

孟子正義序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知通鑑書局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

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竝作

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

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泔水懷山時

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

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

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



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  
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歧  
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  
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  
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  
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爽前  
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  
學說書具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  
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  
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請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  
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舊唐志孟子十四卷 趙岐注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較

熊九勅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註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師是以梁惠王

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例者也

**疏** 梁惠王章

句上○正義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及次第也總而言之則孟子為此書之大名梁惠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聖王之盛唯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七篇之首也此篇凡二十三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此上卷只有七章一章言治國以仁義為名二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禽獸三章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五章言百里行仁天下歸之六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者入則歸之七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專霸之事其餘十六章分在下卷各有言說大抵皆是君國之要務故述為篇章之先凡此二十三章既以梁惠王問利國為章首遂以梁惠王為篇名公孫丑以下諸篇所以次當篇之下各有所

識云章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辭之絕也又言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注**云梁惠至例者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夷狄其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十六年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年獻公卒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武子生悼悼生羸羸生魏獻子子生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文侯文侯卒子繫立為武侯武侯卒子瑩立為惠王惠王二十一年齊趙共伐我邑於是徙都大梁然則梁惠王是武侯之子名瑩謚曰惠謚法云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字林云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為王天下所法也是時天下有七王者魏趙韓秦齊楚燕七雄之王也云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季氏之篇者如顏淵子路子張是弟子名篇也趙岐所以引而為例

孟子見梁惠王註

孟子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王

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註日辭也

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尊禮之

日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亦將有以爲寡人與利

除害者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註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爲利故曰王何以利爲

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

之患矣因爲王陳之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

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

矣註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

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萬乘之國

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註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

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

取其萬乘者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註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

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

其終亦皆弑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下乘當言國

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諸國故稱家  
結臣上下之辭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註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爲不  
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註苟誠也誠令大

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蹙飽  
其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也註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  
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

利註孟子復申此者重嘆其禍也疏孟子見梁惠王  
至何必曰利○

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爲名也孟子見  
梁惠王者是孟子自齊至梁見惠王也王曰叟不遠  
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者王號也以業爲言  
也曰發語詞也叟尊老之稱也言惠王尊老孟子也  
惠王尊孟子曰叟不遠千里之路而至此相將亦有  
以利益我國乎云亦與乎者况外物不可必又非可  
止於一事耳故云亦與論語云不亦說乎不亦樂  
乎同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者是  
孟子答惠王也言王何必曰利亦曰財利我亦有仁義  
之道以利益而已上利以財利爲言下利以利益爲  
言王曰何以利益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者是孟子託言  
也言惠王今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家爲大夫旣欲利益其家則  
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家爲大夫旣欲利益其家則  
爲王之士庶人亦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身假使上  
至下至於士庶人皆且取其利益而國必危亂喪亡  
矣王以國爲問大夫以家爲問士庶人以身爲問者  
王稱國故以國問大夫稱家故以家問士庶人無稱

故以身問而已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者孟子言上下交取其利而國喪亡者是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所弑也無它焉則千乘之家欲以萬乘之利為多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所弑也亦無它焉是百乘之家欲以千乘之利為多也云弑者自下殺上謂之弑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者孟子言凡欲天子之萬乘者且於其內取千乘而為天子之諸侯欲諸侯之千乘者且於其內但取百乘而為之大夫是亦不為少矣何必交相爭奪慕多為勝耶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者孟子言且令臣庶皆後去其仁義而先且以自利則不交相殺奪故不足自飽饜言必殺奪如千乘奪取萬乘百乘奪取千乘然後為飽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者孟子言未有心存乎仁而遺棄其親者亦未有存義而後去其君者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者孟子重嗟歎其禍故曰王今亦當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特止言其利一說云是惠王悟孟

子之言為是而以己言為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注)云孟子曰見之○正義曰案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年惠王以厚幣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是也○(注)曰辭也至之魏○正義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歸首之言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云去齊之魏者案史記列傳云孟子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乃適魏是也○(注)征取也至俱也○正義曰征正也蓋言君子至於利也非釋之而弗取也特不可交征而正取之爾猶季氏聚斂以弱魯趙孟資之傾晉之類故也引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者證其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亡之意也孔子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也云交俱也蓋云俱皆也○(注)萬乘至萬乘考也○正義曰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

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為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云夷羿弑夏后者引之以語千乘取萬乘也案魯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曰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後為少康所滅註云夷羿者左傳襄四年杜註云夷氏也故云夷羿○(注)云齊崔衛衛晉六卿等○正義曰此引之以證百乘取千乘也齊崔衛衛晉六卿等○正義曰語云崔子弑齊君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作亂是也衛甯甯喜也為衛大夫史記世家衛獻公十八年甯惠子與孫文子逐獻公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甯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殤公十二年為晉平公所執獻公復入衛後元年諸甯喜又襄二十六年書甯甯喜弑其君剽是也六卿魏獻子與

韓宣子趙簡子智文子中行氏子范獻子六人是也史記世表云昭公二十八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故也○(注)周制至不多矣○正義曰周制蓋言周之所制也王制云君十卿祿是也云鍾量名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是也○(注)苟誠也至欲矣○正義曰語云苟子之不欲苟能正其身之苟同云厭者說文云饜飽也字從厭從食也飽則厭食也此一章遂為七篇之首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註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

顧視禽獸之衆多其心以為娛樂誇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也註

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

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詩云經始

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註

詩大雅靈臺

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眾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註

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眾民自來趨之若

子來為父使之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

鳥鶴鶴註

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

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

而澤好而已王在靈沼於牝魚躍註

文王在池沼魚

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文王以民力為

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

樂其有麋鹿魚鼈註

孟子謂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

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猶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古之人與民偕

樂故能樂也註

偕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同樂故能

得其樂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註

湯誓尚書

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註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

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哉復申明

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疏

孟子見梁惠王至豈能獨樂哉。正義曰

此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也孟子見梁惠王立於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者是孟子在梁時見亦樂此乎者是惠王稱譽孟子為賢者問孟子亦樂此池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乎云乎意恐孟子樂與不樂所以云乎而作疑之之辭也孟子對曰賢者

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者是孟子答惠王言惟有德之賢者為君然後得樂於此如君之不賢雖有此鴻鴈麋鹿之顧亦不得其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者至魚躍是孟子為王規度始於靈臺而經營之際衆而後樂此也言文王規度始於靈臺而經營之際衆民皆作治之故臺不期日而有成言其成之速也既成之速文王未嘗亟疾使民成之用如此之速也是衆民自然若子來如為父之使耳故如此之速也王在靈囿鹿鹿依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者言文王在靈囿之時鹿鹿皆安其所而伏卧以懷其妊又且不驚動非特不驚動又且濯濯然而肥飽非特鹿鹿之肥飽其於白鳥又且鶴鶴然而肥澤也鹿鹿牝鹿也王在靈沼於魚躍者言文王在靈沼之時則魚盈蒲于沼中又且跳躍喜樂如也言其魚之微物亦且得其所也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樂之謂其臺日靈臺謂其沼日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者是孟子至此又自言文王作臺沼之意而感喻于惠王也

文王雖以民力爲其臺沼然而民皆喜樂而爲之如  
謂其臺沼則曰靈臺靈沼也以靈臺靈沼云者謂其  
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之行如神靈之所至故謂其  
臺沼必曰爲靈臺靈沼凡此者無他焉是衆民感文  
王之德化亦樂其有魚鼈禽獸之多以奉養文王也  
此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者言古之賢君如此  
文王與民同其樂故能得此臺池之樂也湯誓曰時  
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者是孟子列商書謂桀於是時  
無道暴虐百姓故百姓皆欲與湯王共伐之湯於是  
往伐臨於衆中誥誓之曰是日桀當大滅我與女衆  
共往滅之一云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者是桀云故  
湯誓引而言之也謂桀云天有是日櫛吾之有民日  
曷有亡哉曰亡則吾與民亦俱亡矣民欲與之偕亡  
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者是孟子首對惠王曰  
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故引此桀而證其言也言桀  
爲不賢之君民亦欲與湯共伐之雖有臺池鳥獸豈  
能獨享其此樂哉言不能得樂也。注云詩太雅至  
成之也。正義曰周詩大雅篇名曰靈臺註云天子

有靈臺者所以觀稜象察氣之妖祥也神之精明者  
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文王受命于周作邑于豐丘  
靈臺又案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畫  
雲物爲備。注言文王至使也。正義曰案靈臺之  
詩箋云亟憲也度始靈臺之基衆民各以子成父事  
而來攻之。注云應鹿至澤好。正義曰毛詩註云  
應鹿牝鹿也圍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  
十里箋云攸所也言所遊伏毛詩云濯濯娛遊也鶴  
鶴肥澤也。注文王至魚鼈。正義曰詩註云沼池  
也外滿也箋云靈沼之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  
其所。注云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湯誓商書之篇  
名也案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偕亡駟註曰尚  
書大傳云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  
亡則吾亦亡矣尚書孔安國註云比桀於日曰是日  
何時喪我與女皆亡欲殺身以喪桀是也檀弓云  
子卯不樂鄭註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是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註

王侯自稱孤

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

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

凶亦然註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為強

國兼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註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已也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註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

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

喻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填然鼓之兵刃

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

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註填鼓音也兵以鼓進

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

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註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

俱走直爭不百步耳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

鄰國也註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

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

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不違

農時穀不可勝食也註從此以下為王陳王道也使

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註數罟密網也

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註時

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茂暢故有餘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註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註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註廬井邑居

各二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樹桑墻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註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

不食肉不飽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註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

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

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註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日序周日庠謹脩教化申重孝弟之義頒白者班也

頭半白斑斑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頽白者不負戴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註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註言人君但養狗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云莩有梅萼零落也道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周賑救之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

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註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

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

至焉註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

皆可致也疏梁惠王曰至民至焉。正義曰此章言

備也王侯自稱曰寡惠王與孟子曰寡人之於國盡其心而為民耳矣耳矣者言至極也言河內凶荒我則移徙民於河東之地河東粟多我則移之於河內河東之地凶荒我則又如此而移民故曰亦然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察詳視也言詳視鄰國之君無有似寡人如此之用心者然而鄰國之人民不加益其損寡人之人民不加益其多是如之何故曰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遂以

此而問孟子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是孟子答  
惠王言惠王心好征戰故孟子請以戰事比喻而解  
王意填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  
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者  
是孟子言戰事之語也填塞也又滿也趙氏云鼓音  
蓋言鼓音之克塞洋洋而盈滿也言鼓音旣克塞盈  
滿於戰陣之際則兵刃刀鎗旣以交接兵刃旣交接  
乃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反走者或百步之間而止  
或五十步之間而止以五十步之間而止者則笑走  
至百步之間而止者則王以爲如何曰不可直不百  
步耳是亦走也惠王答孟子言凡征戰之際鼓音旣  
填然則不可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相笑走也雖有  
走或只止於五十步或有止於百步言其但自棄甲  
曳兵而反走者是雖止於五十步不至於百步然皆  
是走也豈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哉故曰直不百步耳  
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者是  
孟子答惠王言惠王如能知此不可以五十步笑百  
步則王無更望其國民加多於鄰國也意謂王旣好

而殘民而以轉粟移民爲盡心欲望民加多於  
鄰國是亦五十步笑百步之走者也不違農時穀不  
可勝食至不王未之有也者是皆孟子又爲王陳其  
王道也言使民無違奪其春耕夏耘秋收三時之要  
則五穀豐盛饒穰雖勝食之多亦不可盡也密細之  
網不入於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草木零落  
之時入山林不以草木生長之時入之則材木不可  
勝用也穀與魚鼈旣不可勝食材木旣不可勝用是  
使民得以養生喪死無怨恨於不足也五畝之宅哉  
墻下以桑則年至五十之老可以着其綃帛雞豚飼  
蔬不失其養字之時則年至七十之老可以食其肉  
百畝之田不奪其耕耨之時則七八口之家可以無  
饑凡云可者但得過而已未至於富足有餘也謹庠  
序教化之官以申舉孝悌之義而富以教之則頭班  
班然而半白者不自負戴於道塗之間矣無他人皆  
知孝悌之義爲之壯者必代之爾故曰班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是則五十之老足以衣帛七十之老足  
以食肉而黎庶之民故不饑不寒然而君上能如此

而民不歸往而王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者是孟子以此風惠王也言人君但養其狗彘而食人之所食而王不知檢歛道塗之間有餓死者而王不知發倉廩以救賑之見其人死則推之曰非我之罪是歲之罪也言是歲之凶荒而疫死之也是何異於執其兵器而刺殺人而曰非我殺也是兵器自殺之類也王無罪於歲則天下之民至焉者是孟子諷之而又諷之也言王儻人餓死不歸罪於歲但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莫不歸往而至焉耳為惠王好征戰以糜爛其民故以此諷之○注云王侯自稱孤寡○正義曰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在凶服曰孤老聃云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是也○注云魏舊河東至河內○正義曰案地理云魏地背鰲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地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注云戰事○正義曰莊公十一年左傳曰背陣曰戢杜

預云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注填鼓音兵以鼓進以金退○正義曰賈逵云填塞也○注蒲也禮云色容填填史云車馬駢填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案周官大司馬辨鼓鐸錙鈜鈇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云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鼓行鳴獨車徒皆行鳴鈇且卻是也○注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正義曰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內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語云使民以時包註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荀卿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回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是五穀不可勝食也○注數罟至不得食○正義曰釋云數密也罟網也荀子曰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註云食足之外可貨易也○注時謂至有餘○正義曰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註云陽木春夏生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栢之屬一云陽木生



山陽在南者陰木生山陰在北者荀卿曰斬伐養生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注〕井廬至衣帛矣。正義曰案周禮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地上地夫一廬田百里菜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畝菜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畝菜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夫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廬居也菜謂休不耕者鄭玄云廬城邑之居漢志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爲廬舍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小學之異者移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居富而教之之大畧也王制云五十異糧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是古者五十乃衣帛矣。〔注〕言人君

至救之也。○正義曰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者案毛詩而言也毛詩云莩落也箋云梅實尚餘而未落是其解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註〕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註〕挺杖也曰無

以異也。〔註〕王曰挺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

異乎。〔註〕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註〕王復曰挺

刃殺人與政殺人無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

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註〕孟子言人君

如此是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註虎

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

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爲其家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註備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

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

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孟子陳此以

教王愛其民也疏梁惠王曰至死也○正義曰此一

之蓋言王者爲政之道在生民爲首也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者是惠王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又有以異乎者是孟子答惠

王故託此而問惠王言殺人以挺與又有以各異乎

云乎者是又孟子未知惠王以爲何如故疑之也曰

無以異者是惠王答孟子之問言以挺殺人與及殺

人無以各異是皆能殺人也以及與政有以異乎者

孟子復問以及與政殺人有以異曰無以異也者惠

王復曰政之殺人與刃之殺人亦無以異也言致人

死則一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

殍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是孟子之諷惠王也言庖厨

之間有肥肉棧廄之中有肥馬而民皆有饑餓之顏

色郊野之間又有餓而死者此乃是王率獸而食人

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

食人惡在其爲民之父母也者孟子言獸畜自相食

如虎狼食牛羊且人猶尚惡見之况爲民之父母其

於行政以治民尚不免驅率獸而食人安在其爲民

之父母也言行政如此不足爲民之父母也仲尼曰

象人而用之也故後有秦穆公以生人從葬故曰其無後嗣也○註擬扶也○正義曰釋文云擬木片也○註備偶人也○正義日記云孔子謂焉備者不仁碑蒼云木人送葬設闕而能備跳故名之曰備魯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杜預曰以人從葬曰殉詩有黃鳥之篇以哀三良是也孟子諷之故曰如之何使斯民饑餓而死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註韓魏趙本

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莫強焉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註王念有此三耻求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

百里而可以王註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

下謂文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註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耻之不雪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註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

為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乎故曰仁者

**無敵王請勿疑**註鄰國暴虐已脩仁政則無敵矣王

請行之勿有疑也疏梁惠王至勿疑。正義曰此章

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者是梁惠王欲問孟子之謀策也言晉國為天下之最強叟必知之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者是惠王言晉國逮及寡人之身東則見敗於齊而殺死其長子西又喪去其地於秦七百里南又常受辱於楚寡人心甚愧耻之今願近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當如之何謀則可以洗除此耻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是孟子答惠王言古之聖君其地但止於百里尚可以王天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者是孟子言王自今能施仁政以及民又省去其刑罰輕其稅歛使民皆得深耕易耨壯者以閑暇日脩孝悌忠信入閭門之內以奉事其父兄出鄉黨之間以奉事其長上凡能如此雖作一楛挺亦可以鞭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然以秦楚有堅甲利兵而以一楛可鞭撻者蓋秦楚常違奪其農時使民不得耕耨也故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父母又云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者言民既不得耕耨以奉養父母則為父母者被寒凍饑餓兄弟者與妻子者皆離背散亡彼秦楚陷溺其人民如此而王往彼正其罪夫更誰敢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者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者是孟子請惠王行此仁政而往正其罪而無敵如所謂仁者無敵是也遂請之行而無更遲疑也前所謂閑暇日者蓋言民於耕耨田地之外有休息閑暇之日也。註韓趙魏至強也。正義曰案史記年表云定王十六年魏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敗智伯于晉陽乃三分其地故號為

三晉是為強國云東敗於齊而喪長子者案史記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魏遂大興師太子申自將攻齊遂興齊人戰敗於馬陵是也云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年表云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南則常辱於楚馬陵者案徐廣云地在於元城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下

漢趙氏註

熊九岳

明

熊九岳

較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註襄謚也魏

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

焉註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

問曰天下惡乎定註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

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註孟子謂仁政

為一也孰能一之註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註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

則能一之孰能與之註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註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

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

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

如是孰能禦之註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

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

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救未有不嗜殺人

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

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註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

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疏孟子見梁襄王

正義曰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

歸之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

之而不見所畏焉者是孟子在梁見襄王而語於人

曰遠望之襄王而不似人君言無人君之威儀也就

而近之而不見所畏焉言無人君操柄之威也卒然

問曰天下惡乎定者是孟子語於人言襄王卒暴而

問我曰天下誰能定吾對曰定于一者言我對之曰

一也孰能與之者言襄王又問誰能與之不好殺人者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我對曰天下之人無有不與之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者是孟子比喻而解王之意也故問襄王曾知夫苗乎言夫苗自七八月之時則乾旱而無水苗於是枯槁上天油然而起雲沛然而降雨則枯槁之苗又浡然興起而茂其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有如此苗而興茂誰能止之也又言如有行仁而天下莫不與之誰能止之而不與也今夫天下之人故未有不嗜殺人者也至誰能禦之者是孟子因比喻苗而解王之意又以此復詳時之欲使襄王即曉之也言今天下為養牧人民之君未有不好殺人者也言皆好殺人者有不好殺人者則天下之人民皆延頸而望王以歸之矣誠如此上言之者則民皆歸之亦若水之流自上而下其勢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言無人能止之也○注襄謚也至儀○正義曰案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卒子釁立是為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謚

日襄謚法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注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正義曰周之時蓋以子之月為正夏之時建寅之月為正是知周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謚也宣王

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

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孟子

**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願述必義以來至文武

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繫薄之是以儒家後世

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註既  
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  
王問霸者之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註王曰德行  
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註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  
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註王自恐德  
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註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  
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註王問孟子何以知吾  
可以保民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  
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  
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牛易之不識有諸註胡齧于左

右近臣也觶觶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鍾殺牲以  
血塗其釁郊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太祝曰墮釁逆牲  
逆尸令鍾鼓天府上春釁寶鍾及寶器孟子曰臣受  
胡齧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克之否曰有之註王曰  
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註愛畜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



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齋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  
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  
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  
地故以牟易之也註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  
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卽見其牛哀之屨鍾  
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牟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  
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地則牛牟何擇焉註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  
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

牟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牟王笑曰是誠何心哉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牟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註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已  
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牟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  
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註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  
也時未見牟牟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  
遠庖厨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  
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  
於王者何也註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  
詩以嗟嘆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  
誰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  
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  
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註復白也許信也人有  
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曰否註王曰我  
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  
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  
爲也非不能也註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

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曰不爲者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註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  
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  
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  
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  
類也註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

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耻是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泰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

於掌註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

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

掌上言其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註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

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

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而已故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

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註大過人者

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註復申此

言非王不能不爲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註權銓衡也可以稱輕

重度丈尺也可以度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

當行之乃爲仁心比於物尤當爲之甚者也欲使王

度心如度物也柳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註

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耶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註

王言不

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

所大欲可得聞與註

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

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王笑而不言註

王意大而不可

故正言

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

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

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

哉註

孟子後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

以問之也曰否吾不爲是也註

王言我不爲是也曰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

而撫四夷也註

蒞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臨蒞中

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

魚也註

若順也順濟者所爲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

今之所欲蒞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

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註

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太

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

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註

孟子言盡

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

魚者也曰可得聞與註王欲知其害也曰鄒人與楚

人戰則王以爲孰勝註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註

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註固辭也

言小弱固不可以敵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

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蓋亦反其

本矣註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今王發

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

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

能禦之註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

之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

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註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

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

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曰無恒產而

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註孟

子爲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  
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  
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饑寒則不能守其  
常善之心也**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註民誠無恒心放溢辟

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  
羅罔以罔民者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註  
安有仁人爲君罔罔其民是政何可爲也是故明君  
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

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  
也輕註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今

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  
暇治禮義哉註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

暇脩禮行義乎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  
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註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

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

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

也疏齊宣王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典籍攸

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者齊宣是齊威王之子辟疆

是也。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齊威公小白晉文

是也。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者是孟子答齊宣王之言也言自孔子之門徒無有

道及桓文二霸者事是以後世無傳焉故臣于今未

之曾聞知也云臣者是孟子對王而言故自稱已為

臣也。無以則王乎者孟子言無以問及宓犧以來至

文武周公之法尙當以王者之道為問耳曰德何如

則可以王矣者齊宣又問孟子言德當何如則可以

為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當安民而

為之王則天下之民莫之能止禦之也曰若寡人者

可以保民乎哉者宣王又自問只如寡人之德可以

安民乎王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也曰可者孟子

言如王之德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者宣王

又問孟子何緣而知吾之德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

曰不識有諸曰有之者宣王答孟子以爲是有此言也曰是心足以王矣者是孟子於此言知王有此不忍之心故足以爲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孟子言然百姓盡以王爲愛財也臣素知王有不忍之心故如此也王曰然者宣王復亦自謂百姓是有此疑也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殺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者宣王言誠有百姓以我爲愛財者齊國雖曰褊小狹隘我亦何獨止愛其一半卽是不忍見其牛之恐慄如無罪而就於所死之地又爲釁鍾不可棄故以羊更之也宣王必以羊易牛者以其羊之爲牲次於牛也故以羊易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孟子對宣王言王無怪百姓皆謂我爲愛財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大彼百姓之人安知王以爲不忍見其恐慄又爲釁鍾不可廢故以羊易之之意也彼必曰王若隱痛不忍見牛若無罪而就所死之地則牛與羊何擇焉言羊之與牛是皆

若無罪而就死也何獨擇取其牛而以羊就死也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者是宣王自笑以其已之心不如是故笑之也笑而言曰儻如此者是何心哉然我非愛其財故以羊易牛也云此者宣王又疑孟子亦以爲然故以此言復答之也宜乎百姓不知我之意而謂我愛財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者孟子復解王之自責之意也言如此亦無傷害於爲王也此亦爲仁之一術耳無他是見其牛之殺鯨未見其羊之殺鯨也凡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貌則不忍見其就死聞其鳴聲則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之人凡於庖厨烹炙之事所以遠去之也王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者是宣王見孟子解其已意故喜悅之而引詩之文而言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是小雅巧言之詩也宣王引之而爲如夫子之所謂也云夫子者宣王尊孟子爲夫子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



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宣王言我既行之事尙且反而求之於已而不得其心之所之自今夫子言之於我我心中戚戚焉有動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者宣王言雖有是心其所以得契合於王者是如之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今有人復白於王曰我力能舉得三千斤之重而不能舉一羽毛之輕目之明能觀視其秋毫之末銳而不能見一大車之薪木則王信乎否乎曰否者是宣王答之曰凡如此云者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以此謙之也言今王有恩德足以及其禽獸而其功績不至於百姓者王獨以爲何如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者孟子又言苟如是一羽之輕所以不能舉者爲其不用力也一車薪之大小所以不見之者爲其不用明也今百姓

所以不見安者爲其不用恩也故王之所以不爲王是王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者是宣王問孟子言不爲與不能二狀何以爲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是折枝之類也者是孟子又以此比喻而解王問不爲與不能之異狀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過北海而語人曰我不能挾太山超北海此真不能也如爲長者按摩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爲長者按摩手節是耻見役使但不爲之耳非不能也今王之所以不王非是挾太山超北海之類也是不爲長者折枝之類也以其不爲之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者是孟子欲以此教宣王也言敬吾之所敬以及他人之所敬者愛吾之所愛以及他人之所愛者凡能推此而惠民則治天下之大止如運轉於掌上之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是孟子引大雅思齊之詩文也言文王

自正于寡妻以至正于兄弟自正于兄弟以至臨御于家邦言凡此是能舉此心而加諸彼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者孟子言爲君者但能推其恩惠故足以安四海苟不推恩惠雖妻子亦不能安之古之人君所以大過強於人者無他事焉獨能推其所爲恩惠耳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如詩云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其善推其所爲之意旨故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言非王不能但不爲耳故復云然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者孟子又託物而諷王也言爲之權與度然尚能知其輕重長短其權度之爲物也然尚皆然而人心又甚於權度故請王自忖度之耳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者抑辭也與語曰抑爲之不厭之抑同孟子又以此數事而測王之意也言抑是王欲與甲兵以伐人危士臣以卽戎不以爲危事外結怨

於諸侯如此且然後快樂其心與王曰否者宣王答之以爲不如是也言我何肯快心於此數事我但將以求吾所大欲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者是孟子欲知王之所大欲故問之曰王大欲可得而聞之乎王笑而不言宣王知已之所欲甚大但笑而不言也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至不足使令於前與者是孟子又以此四事而測王所大欲也言王之所大欲是爲其肥甘之味不足以供於口與抑是其聲音之樂不足供聽於王之耳與便嬖之幸不足使令於王之前與采色之飾不足供視於王之日與然此數事而爲王之諸臣者皆足以供奉王矣而王豈用爲此者與故繼之曰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王曰否吾不爲是者宣王答之曰我不爲是四者之事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者孟子言如是則王之大欲我今可得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者孟子知王以此爲所大欲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者孟子言王如若以此欲開闢其土地而求其廣又

欲朝秦楚之諸侯以臨蒞其中國而撫安四夷焉所  
 大欲是若緣喬木之上而求其魚也王曰若是其甚  
 與者宣王亦謂已之大欲若此求魚之甚與曰殆有  
 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者所  
 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者孟子言王如此大欲  
 殆有甚於緣木求魚也緣喬木而求魚雖不得魚又  
 且無後災難所及而王如若以所欲假使盡心力而  
 為之後亦必有大災難所及也曰可得聞與者是宣  
 王又問孟子欲求知其大災難也曰鄒人與楚人戰  
 則王以為孰勝者孟子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鄒之  
 小國與楚之大國戰則王以為誰國勝之曰楚人  
 勝者宣王答孟子以為楚之大國人勝之也曰然則  
 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  
 強者孟子言如是則小國固不可敵大國人之寡小  
 固不可以敵人之眾多劣弱固不可以敵強悍也海  
 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  
 於鄒敵楚哉者孟子又言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有  
 九而齊國但集而有一且以一而服八是何以異於

鄒國之小而敵楚國之大哉言與此無異也王如欲  
 服之蓋當反行王道之本耳故云蓋亦反其本矣今  
 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者孟子於此教宣王王道  
 之本也言今王發政而施仁使天下為之仕者皆欲  
 立於王之朝廷耕者皆欲耕作於王之郊野商賈皆  
 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道塗凡天下欲  
 疾惡其君者又皆欲奔赴王而告愬之其如此天下  
 皆歸之誰能止禦云也商賈漢書云通財鬻貨曰商  
 白虎通云賣曰賈行旅者師旅也說文云軍五百人  
 也王曰吾懼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  
 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者宣王欲孟子明其王道而  
 教之也故曰我之昏亂不能進於此仁政願夫子輔  
 我志以明白教我也我雖不能敏疾而行之但請嘗  
 試教之何如耳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  
 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  
 已至未之有也者是孟子為宣王陳王道之本而教  
 之者也言無常生之業而有常善之心者惟士人為  
 能有之言士窮則獨善其身不求苟得故能有常心

也若民則迫於窮困不能守其常善苟無常生之業遂因之而無常善之心苟無常善之心則放僻邪侈之事無有不爲及其陷溺於罪然後又從而誅戮之是若張羅網而罔民也安有仁人之君在位而以罔民而可爲之也故明哲之君制別民之生產必使其民仰而上之則足以奉事父母俯而下之則足以畜養妻子豐樂之歲終身飽足凶荒之歲又免其死亡然後驅率而從善教故其民從其善教亦輕易也自今之君制民之產仰則不足以奉養父母俯則不足以畜養妻子雖豐樂之歲終身又且勞苦而荒凶之年又不得免其死亡如此則民惟獨於救死尚恐其不足何有閒暇而脩治禮義哉言無及脩其禮義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者言王欲行之則何不反其王道之本五畝之宅至未之有也是又孟子爲宣王陳王道之本其說已在於前此更不解○(注)宣謚也至齊也○正義曰周顯王二十七年史記云齊威卒子辟疆立是爲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謚曰宣謚志云善問周達曰宣云齊桓公小白者莊公八年左傳

王齊僖公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弒君自立九年春弒無知莊公納子糾桓公小白自莒入於是立爲桓公元年史記云桓公小白元年春齊弒無知五年與魯人會柯七年始霸會諸侯於鄆云晉文公重耳者史記云周襄三十二年晉文公重耳立是爲元年又云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二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重耳者乃獻公娶於戎得二女大戎狐姬之所生也十二年居重耳於蒲城二十六年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又立小戍所生夷吾者爲晉惠公七年重耳聞管仲死自狄之齊十四年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  
熊九勅 較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註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

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

其庶幾乎註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註孟子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有是語否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

直好世俗之樂耳註宴乎色愠恚莊子道其好樂也

王言我不能好先聖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

音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

樂也註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

得聞與註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之與曰獨

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註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

與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人註王曰獨聽樂不如

與衆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註孟

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衆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衆註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爲樂臣請

爲王言樂註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樂狀今

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註鼓樂者樂以鼓爲

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二孔詩云左手

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

樂發賦徃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頽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註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註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歛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註王以農隙而出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之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註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

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疏莊暴見孟子至則王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鍾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者莊暴齊臣也莊姓也暴名也言莊暴見孟子謂暴朝見於齊王王語暴以好樂之事暴是時未有言以對答之日好樂何

如者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好樂是如之何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者孟子答莊  
 暴之問也言齊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國庶幾乎其治安  
 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者是孟  
 子自見莊暴言好樂之後他一日見於齊王而問之  
 曰王會與莊子語以好樂之事還有此言否乎孟子  
 稱莊子不稱曰暴者是孟子尊王之臣故不欲稱其  
 名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  
 俗之樂耳者是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常容而有  
 愠怒之色蓋愠莊暴言已之好樂於孟子也故答孟  
 子曰寡人不能好古聖王之樂古聖王之樂如黃帝  
 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是也但  
 能直好世俗樂耳如鄭衛之聲是也曰王之好樂甚  
 則齊其庶幾乎者孟子復對王而言也言王之好樂  
 至甚則齊幾乎治安孟子言齊國其庶幾乎以對莊  
 子對之齊王則止曰齊其庶幾乎者蓋對莊子則稱  
 其國及對齊王故不必稱國焉耳今之樂猶古之樂  
 者是孟子見齊王言不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

樂故以此言今之樂亦若古之聖王樂也但其要在  
 能與民同聽樂為樂耳遂以此問之曰可得聞與者  
 是齊王問孟子言古今之樂一同寧可得而聞知之  
 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者是孟子欲以此問王  
 使王知與民同樂為樂也故問之曰王獨作樂為  
 樂邪與人同樂為樂邪曰不若與人者是齊王答孟  
 子亦以為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為樂也曰與少樂  
 樂與衆樂孰樂者是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同樂為  
 樂與衆人同樂為樂孰樂邪曰不若與衆者齊王亦  
 復答孟子以為不若與衆人同樂為樂也臣請為王  
 言樂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與衆同樂之意乃為王  
 陳其獨樂與衆同樂之効故不待王問而自請言之  
 也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獨樂  
 與衆樂樂之文也言今王鼓作其樂於此國也百姓  
 之人聞王鍾鼓之聲與管籥之音舉皆疾痛其頭又  
 蹙頰愁悶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作樂為樂發賦徯  
 役使我至於此之極也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  
 又皆離散之以其如此故百姓所以頭痛蹙頰愁悶



也又言今王田獵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蹙頹愁悶疾痛其首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田獵禽獸如何使我供給役使不得休息而至於如此之極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皆離散之然則王之鼓樂田獵而百姓皆如此者無他事焉是王之不與民同其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無疾病也何以能鼓樂於此言百姓皆欲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苟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則王亦何以能鼓樂也又言今王田獵禽獸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近於無疾病又何以能田獵也此言又欲王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然則王之鼓樂田獵百姓皆如此欲王之康強者無他事焉是王能與民同其樂也言今之王能與民同樂為樂則為之王者矣云鼓樂者蓋鍾以止為體鼓以作為用故凡作樂所以謂之鼓樂也云音與聲者蓋鍾鼓言聲以其聲之

單也然車馬亦謂之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聲之與音合而言之則聲音一也別而言之則單出為聲雜比為音詩云嘒嘒管聲此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之通論也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瑟卒授之國政是安知與衆樂樂邪此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也○註鄭聲也○正義曰論語云鄭聲淫以其能感人心也孔傳云鄭聲惑人其與雅樂同也○註鼓樂主使民愁○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鍾師掌金奏註云以鍾鼗奏者先擊鍾次擊鼗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鼗夏凡九夏是也故附於此云管籥籥或曰籥若笛而有三孔者案禮圖云籥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爾雅云二十三管為籥風俗通云舜作竹簫以象鳳翼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笛有三孔是也詩云左手執籥蓋坤詩簡兮之篇文也註

云籥六孔言頌人多才藝又能籥舞言文武備也釋云首頭也頰鼻頸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若楚皆感其鼻頸而愁悶也○註田獵至奔走也○正義曰釋云獵田也蒐狩苗獮是也案魯隱公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羽旄者案在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定公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旂羽為旌為王者旂車之所建也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公孫丑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註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註於傳又有是言曰若是其大乎註王恠其大曰民猶以為

小也註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註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囿為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註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註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

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註郊關齊四境之郊皆

有闕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

乎註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

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疏齊宣王至不亦宜乎○

專利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有諸者是宣王嘗聞文王有囿方闕四十里故見孟

子問之還是之否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

之以為書傳之文有言也曰若是其大乎者宣王惟

之以為文王囿如此之闕大民猶尚以為之小也曰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者宣王又問

孟子言寡人之囿但方闕四十里而民猶尚以為之

大是如之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

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者

孟子言文王之囿方闕七十里而採芻草薪木之賤

人與獵雉兔獸者皆得往其中而有所取之是其

與民同共之故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也臣始至於境

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對王稱臣言自臣始

初至於王之齊境問其王國禁令然後乃敢入其國

中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

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

亦宜乎者孟子言自臣入王郊關之內乃聞王有苑

之罪而科之如此則是王為阱陷方四十里之廣於

國中以陷其民也故民以為大不亦宜之乎凡此是

皆孟子譏王之專利而不與民同也傳云天子之囿

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王

之國百里之國或者以為有七十之里為苑囿是如

之何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之國是其始封之時制

也七十里之國乃文王作西伯之時有也周制上公

封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豈七十里之囿特止山川

不可食之地與彼有子虛者以謂楚地方千里而囿

居其九是可食之地亦鞠為遊畋之地耶是安知周

制之法與。○註云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圍以大者。○正義曰案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與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文王繼父之業為西伯於岐邑也商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王因之亦為西伯焉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時宜七十里之圍而民猶以為小也。○註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者。○正義曰周官甸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云四境郊皆有關者蓋四郊之也關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註齊王問與鄰國交接之

道孟子對曰有註欲為王陳古聖王之交也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註葛伯放

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允矣惟其啄矣謂文

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惟智者為

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註獯鬻北狄

彊者今匈奴也太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勾踐退於會

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

大而全其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註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太王勾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註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註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王

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註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徃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而已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註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

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註衡橫也武王耻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註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疏自齊宣王至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者必有勇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者是宣王問孟子以交接鄰國其有道乎孟子對曰有者孟子欲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故答

之曰有道也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至于時保之者是指孟子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湯文也言惟有仁者之君乃能以大而奉事其小是故葛國之伯不祭祀而湯且遺之牛羊而助之是湯事葛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而以采薇薄伐肆不殄厥愠是文王事昆夷也昆夷西戎之國也惟智者乃能以小奉事其大是故太王去邠避狄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免是太王事獯鬻也勾踐退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勾踐事吳也勾踐越王也以大事其小是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覆者也以小奉事其大以其量時畏天者也故樂天者如湯文遂能安天下畏天者如太王勾踐遂能安其國故詩之周頌我將之篇有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言成王能欽畏上天之威故能安持盈守成太平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引之而證其言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者宣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已意故答之曰大哉言矣以言其寡人有疾而疾在於好勇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

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者是孟子又答宣王言宣  
王也今請之無好其小勇也夫按劍瞋目疾視而號  
於衆曰彼安敢當敵我哉此則一匹夫之小勇只可  
以抵敵於一人者也故曰王請大之也詩云王赫斯  
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者此  
詩大雅皇矣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欲言文  
王之勇而陳于王也故曰此文王之勇也其詩蓋言  
文王赫然大怒以整其師旅以止徂莒以篤厚周  
家之福以揚天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也謂文王亦以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書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者此周書之  
文也孟子所以又引此書云者蓋又欲言武王之勇  
而陳于王也言天生下民而立之君師以治以教之  
惟曰其在助相上帝寵安四方有善有惡皆在我天  
下安有敢違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  
之此武王之勇也者一人指紂而言之也言紂一人  
縱橫逆行其道而不順其天故武王心愧耻之於是

伐紂也凡此是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故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者  
孟子言今王若能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則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註葛伯不祀至  
小者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  
云葛國也伯爵也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  
人遺之牛羊又不祀湯又使人往爲之耕是其助之  
也詩云昆夷允矣惟其喙矣謂文王也者蓋引大雅  
縣之篇文也箋云昆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  
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柞棫之中而逃甚  
困劇也又云駮突也喙困也趙註引此而証以解作  
文王事昆夷大與詩註不合又云太王避狄文王伐  
昆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嘗事之也今孟  
子乃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西戎之國也詩之采薇  
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註云昆夷西戎也是也  
今據詩之箋云乃曰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  
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

時也趙註引昆夷允矣惟其喙矣蓋失之矣。○註獯鬻至其國也。○正義曰案匈奴傳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獯鬻戎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餘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爲匈奴是也云越王勾踐退會稽而身自官事吳王夫差者案史記世家云吳王闔廬十五年伐越至吳王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請委國爲臣妾是也賈逵曰會稽山名也。○註周頌我將之篇至太平之道。○正義曰箋云于時於是也言成王畏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是其解也。○註疾視至敵也。○正義曰莊書云蓬頭突鬢瞋目而語此庶人之躬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是與此同意。○註大雅至小勇。○正義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日以遇徂旅今孟子乃日以遇徂莒者又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註尚書逸篇。○正義曰案周書秦誓篇今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安國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違其志趙註乃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其句以四方爲下文則其意俱通故二解皆錄焉。○註衡橫也至伐紂也。○正義曰周書秦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是也釋文云衡橫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註雪宮

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註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



志也不責已仁義不自備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助之憂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爲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註言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註孟子

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儻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脩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註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

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省歛助其力不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註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冒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今也不然註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

**喻喻胥讒民乃作慝註**

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

民人君行師興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饑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在職者又賄賄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惡也方命

**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註**

方猶逆也逆

先王之命但爲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爲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註言驕君  
放遊無所不爲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  
桓與蔡姬乘舟於圃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舡  
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  
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  
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  
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  
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

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景公  
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註景公  
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舍於郊亦  
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困不足者也召太  
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註太  
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詩曰畜君  
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註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  
好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導晏子景公之事者欲  
以感喻宣王非其矜誇雪宮而欲以苦賢者疏齊宣  
王至

好君也。○正義曰：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者，雪宮離宮之名也。中間有池，圍言宣王在雪宮之中而見孟子來至也。王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宣王稱孟子為賢者問之。孟子亦嘗有此雪宮之樂也。云乎者，亦未知孟子可否。若何所以云乎而疑之之辭也。亦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孟子答宣王之言而欲宣王有此雪宮之樂在與民同其樂也。故言有為天下者不得此樂則必非謗其上矣。為天下者既不得此樂而以非謗其上非也。以其不可也。無他，是不知命與分定故也。為民之上者，既有此樂而不與下民同其樂，亦非也。以其亦不可也。無他，是不知義而失之於驕也。蓋為之君在民之上，凡有所樂皆出於民之賦役而成之也。豈可驕之哉？故曰：亦非也。苟為君能以民之所樂而為巴之樂，則在下之民見君之所樂亦樂之而不敢非謗也。以民之所憂而已，亦為憂之則在已有所憂而作

下之民亦分憂之矣。凡此皆君民憂樂施報之効也。故曰：在上為君者，凡有所樂與天下之民同其樂，凡有所憂與天下之民同其憂，然而天下不歸往而為之王者，未之有也。言其無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比於先王觀也。至好君也。者是皆孟子引景公問晏子，晏子告景公之言而論齊宣王也。昔往也。齊景公齊莊公之後，景公并曰：是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在位五十八年，薨，轉附朝儻皆山名也。又云朝水也。言往者，齊景公嘗問於晏子曰：我欲遊觀於轉附朝儻，循海而南，至於琅邪，我何以修治而可以此効於先聖王之遊觀也？晏子齊景公之相，齊大夫也。姓晏名嬰者，晏子答曰：善哉！王之問也。乃言天子往於諸侯謂之巡狩，巡狩者謂巡諸侯為天子所守土也。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二月。此巡狩是也。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已之所守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

也然此皆無非事而已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則補之如周禮旅師春頒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收而有力不足者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是也凡如此是皆下之所以有望於上而巡也故夏禹之世民俗諺有曰我王不遊我何以得其休息我王不豫我何以得助其力此先聖王所以一遊一豫而為諸侯之法度也統而言之則遊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遊者有所縱至於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遊則未至於豫則不止於遊也今也景公則不如此其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之民而不得飽食有勞乏之民則不得休息在位者皆眴眴然側目相視而非其上而下民又皆作為刑慝也故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方逆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所謂方命虐民者是逆先王之命而下則暴虐民人也凡遊豫補助皆先王之命也今則方命而虐民又飲食無窮極而若水之流蓋流連荒亡四行皆為諸侯之所憂也以其皆能喪亡其身而已

故流者是從流下而忘反之謂也如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是也連者從流上而忘反之謂也如書曰罔水行舟若舟朱是也荒者從獸無厭之謂也如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是也亡者樂酒無厭之謂也如殷紂以酒喪國是也故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以其晏子自解之耳言先王無流連之極樂荒亡之濫行惟獨在君所行也君者指景公而言也景公自知已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遂一聞晏子之言而喜悅之景公所以悅者以其能悟而改過也乃大戒勅於國而不敢慢其事出令於郊而不致寧其居於是能興發倉廩而補贍其不足者又召樂師之官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作徵招角招是也必作其徵招角招之者蓋徵以為事角以為民皆以招名之曰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此所以謂之徵招角招矣又引樂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言悅君所以好

君何有其過也故又曰畜君者是好君也凡此皆晏子所言是其畜君者也孟子引此誨宣王亦欲宣王如景公悅晏子之言而悟之也○註轉附朝儻至邑也○正義曰云轉附朝儻皆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澠水名出南陽恐誤澠為儻也並未詳云琅邪為齊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邪南越志云琅邪邑名是也○註沈涵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者○正義曰注云義和涵涵往征之孔安國云義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涵于酒過差非度又曰紂沈涵亂敢行暴虐孔安國傳云沈涵嗜酒春秋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精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釋云腴煮也畚草器也○註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正義曰案魯僖公三年左傳云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圃蕩公公怒杜預曰蔡姬齊侯夫人蕩擗也圃苑也蓋魚池在苑中耳○註書云閣水行舟若丹朱慢遊者○正義曰案書益稷篇云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孔安國云丹朱堯之子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額肆惡無休息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註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正義曰案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道無度曠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註曰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遂廢之魯襄公四年左傳云事錄在梁惠王首章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為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云羿彈十日凡此其說羿為諸侯名皆難取信欲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為人名信如是則不知言以羿為窮國君號為諸侯者何也○註殷紂以酒喪國○正義曰案史記云殷王紂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於是存炮烙之法後為武王所伐是也○註微招角招

樂章也。○正義曰：凡宮商角徵羽，蓋樂之五聲也。音志云：宮土音，數有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清者也。君之象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商亂則諛，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為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亂則哀，其事隳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匱也。凡此乃為樂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註：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正義曰：註云：此者蓋引周書無逸之篇文也。凡注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者，是不敢樂于遊逸田獵者也。故錄此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註：謂泰山下

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

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

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註：言王能行王道

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註：王言王政當

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

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註：言在者文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

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

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

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以施仁必先斯四者註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殍獨註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殍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乎註善此王政

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註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爲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註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註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



若此王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

及色註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對曰昔

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

水滸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肉無

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註

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父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

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

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

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普

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

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疏齊宣王問

有○正義曰此章言齊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劉太

王好貨色責難於君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

堂毀諸已半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為在國之人皆謂

勸我毀壞其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魯太山

下有明堂後為齊侵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

之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

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行王政所以

勸之勿毀耳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孟子

以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知之歟對曰昔者文王

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

無禁罪人不孥至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答宣王為

王政之法也言往者文王為田伯行政自岐邑耕者

皆以井田之法制之一人受私田百畝八夫家計受

私田八百畝井田中百畝是為公田以其九分抽一

分爲公以抵其賦稅也仕者不持身受其祿而至子孫之世亦與土地祿焉閔市司關司市之所但譏問之不令姦人出入而不征取其稅川澤魚梁之所但與民共之而不設禁止之法罪人但誅辱止其一身而不誅辱其妻子孀妻于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鰥寡孤獨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及此四者焉無告者以其鰥寡孤獨單隻上下無所告者之人也是皆孟子言文王在岐邑之時爲王政之法如此而已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者嗇可也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今之世可矣富人但先哀憫此鰥獨羸弱者耳孟子所以引之謂其文王行政是如此也故援之以答宣王王曰善哉言乎者是宣王問孟子答之以文王行王政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之言則何爲不行此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者宣王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貨財也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王何

有者孟子引公劉好貨故詩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答于宣王也言在者公劉好其貨財其詩蓋謂乃積穀于倉乃暴乾食之糧於橐囊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累于囊然後可以日方開道路而行王如能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何有不可云橐囊者大曰橐小曰囊也爰曰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者是宣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爰厥妃詩云至于何有日是孟子又引太王好色故詩大雅縣之篇文也答宣王也宣父太王名也古公號也言在者太王好色爰厥妃其詩蓋謂古公宣父來朝走馬而避惡且早又疾急循西水涯而至于岐山之下曰與姜女自來相土居如此故當是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婚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向外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太王之如此則於王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大姜也是太王

之妃也。○註謂泰山下明堂至巳止也。○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南有泰山，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遂觀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也。云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龜，祭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共殷紂亂天下，脯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執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泰山下明堂，卽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爲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文中子云：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註云：泰山黃帝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官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一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

周堂高九尺，殿三尺，以相參之數，而卑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註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爲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矣，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夾太室，有四室，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大史闕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堂，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爲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聽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聽朔焉。○注：往者文王爲西伯至，妻于也。○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父爲獯鬻戎狄所攻，遂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歷，以傳昌。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云：修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爲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小司徒佐大夫，司徒當都鄙三等之萊地，而爲井田。經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立，四立爲甸，四

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役萬民使管地事而貢軍賦  
出車徒又萊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  
於官也故曰九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爲人  
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  
諫言足以飾非奸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於是厚  
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距橋之粟是紂時稅重也閔  
譏不征稅魚梁不設禁者周禮司閔國凶札則無閔  
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  
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  
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此而推  
之則閔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  
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  
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  
○註詩小雅正月之篇者○註云寄可也獨單也箋  
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憐獨困也○註詩大雅  
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正義曰註云公劉居於郃  
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來西  
戎而遷其民邑於郃爲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

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戢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  
顯於時也箋云公劉乃有積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  
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聞其民乃  
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人民用  
光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又毛註云戚斧也揚鉞也張  
其弓矢秉其干戈威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  
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勾矛戟也爰日也  
公劉之去郃整其師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方開  
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註  
詩大雅縣之篇也至不可乎○正義曰縣詩興也縣  
縣不絕貌也毛註云古公幽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  
或因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弊  
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吾  
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於踰梁山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率循也澣水涯也姜女太姜也胥相也宇居  
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辭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涯  
濕水測也爰於也及與也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

自來相可居者著  
大姜之賢知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較  
熊九勅

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

遊者註假此言以爲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

如之何註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註言當棄

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註士師獄

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註已之者去

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註境內之事王所

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

也王顧左右而言他註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

以答此言也疏孟子至言他。正義曰此章言君臣

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  
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諷之也言王之臣  
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比其反也  
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  
楚國注道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  
饑餒其腹則為交友之道當如之何凍者寒之過之  
謂也設者饑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答孟  
子以為交友之道既如此當棄去之而不必與為友  
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為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又問  
宣王言為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為士師者

當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為  
士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問  
至於此乃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者  
亂而不治則為之君當如之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  
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已乃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  
其他事無以答此言也。注士師獄吏也。正義曰  
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為官鄭玄  
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獄官之吏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註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

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

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註

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註

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進今日爲惡當誅亡王  
無以知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註王言我  
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註言國君欲  
進用人當留意外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  
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  
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註謂選乃臣  
隣比周之譽核其鄉愿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左

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註衆惡之必察

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左右  
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  
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註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註行此三慎之聽

乃可以子畜百姓也疏孟子見至爲民父母。正義  
曰此章言人君進賢退惡翔  
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爲善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  
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

宣王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其有世世脩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脩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用之臣矣往日所進者今為惡而王又不知其亡之亡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宣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者孟子言國君進用賢人當留意揀擇如使混然不能精心揀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將使其卑踰尊疏踰戚而淆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與之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退賢者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則王又未可進而用之也逮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而用

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真足為賢人故然後進取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然後詳察之見其真實不賢不可進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又當莫聽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勿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罪罪故然後方可殺之也無他以其一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而子畜百姓矣○注故舊也至可法則也○正義曰釋云故舊也文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註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為高大之木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書云圖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之謂也○注鄉原之徒○正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註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日



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極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合德也故有三說焉。○注大辟之罪五聽三宥。○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大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註云辭聽者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也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者觀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令律過失殺人而坐死鄭玄云遺亡若間惟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宥也。○注云行此三愼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為之解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註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註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

註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註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

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齊宣王問

君也。○正義曰此章言孟子云紂桀惡夫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成于後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王紂於鹿臺之中還是有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宣王以為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伐紂紂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

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是也曰臣弑其君可乎者  
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爲臣下者得以弑其君土豈可  
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者孟子答宣王以  
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名  
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  
紂矣未嘗聞知有弑其君也故  
尙書有二云獨夫紂是其證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  
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爲不勝其任矣註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  
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比喻之  
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註

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

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女所學而從我  
之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  
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  
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註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

玉也詩云追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  
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  
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  
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疏孟子謂齊宣王至玉  
人彫琢玉哉○正義

曰此車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孟子謂齊宣王以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也者孟子謂齊宣王言爲大宮則王必遣使工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匠之吏求得其大木則王喜以爲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至於匠人斲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爲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比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曉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既以幼少而學先王之道及壯大仕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命則如之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固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

曰且舍去女所學而令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當取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今乃至於治國家則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此哉蓋巨室則國人家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焉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之所寶也然大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己所教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注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自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宮室則大官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玉材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攻色之工五刮

摩之工五博值之工五輪輿方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卽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官室者是也匠人卽斲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巫卜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卽攻木之匠也。  
註金二十兩爲鎰。正義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朱註亦爲二十四兩。今注俱爲二十兩。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註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

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註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筐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註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

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碎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註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

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

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疏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

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

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國之

人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

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

國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足以興舉之非人力所能

至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禍之今則

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

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答齊

宣以為今伐取之燕國而燕國之民悅樂則可以伐

取之也古之人有行征伐之道如此國者若武王伐

紂是也書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歌玄

黃紹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

答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武王也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者孟

子又以此答之齊宣言今欲取之燕國苟燕國之民

愁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

道若此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有云文王三分天

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

又引此答齊宣者復欲齊宣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

之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托以萬乘之國伐取

萬乘之國其有以簞食壺漿而來迎王兵師者豈有

他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彌深火彌

熱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來迎王之兵師哉意謂

今齊誠能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

民皆悅樂之則可以取之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

紂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蓋齊國之時為諸侯者皆

僭王號故皆曰萬乘云簞筭者案曲禮曰圓曰筭方

曰筭飯器也書云衣裳在筭則筭亦盛衣云壺漿者

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

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

腹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

注篚厥玄黃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篚篚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注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借號稱王者說在上卷首章書曰莽三百有六旬者案孔安國傳云追四時曰莽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日爲六月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解也。注武王伐紂至取之也。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發兵七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兵以戰以鬪武王武王馳之紂兵崩敗紂走反入鹿臺蒙云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懸其頭於大白之旗是也。注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者。正義曰語云殷有三仁焉蓋微子箕子比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曰妻之有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微子名啓世家曰開孔安國曰微圻內國名子爵

爲紂卿士箕子者莊子云箕子名胥鄭玄云箕亦在圻內比干者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乃紂之諸父也宋世家云箕子乃紂之親戚也言爲親戚又莫知其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杜預以爲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趙云三仁尚在者蓋文王爲西伯之時三仁尚未之亡去及西伯卒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猶曰爾未知天命紂意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諫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刺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後因武王乃釋之耳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

人者何以待之註

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

將謀救燕伐齊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

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註

成湯脩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

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望雲霓也歸帝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

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註此二篇

皆尙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

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王去王

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

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

而思見之僂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

中也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註拯救也係累

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

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齊之疆也

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註言天下

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

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

止其重噐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註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

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從其寶重之噐與燕民謀置

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

止之也疏齊人伐燕取之至則猶可及止也○正義

將何懼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者齊國伐

其燕國而取其地天下諸侯皆將謀度救燕國也宣

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者是宣王見諸

侯將謀度救燕國而共伐我乃曰天下多有謀度與

燕共伐我者則我當如之何以待他故以此問孟子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

以千里畏人也者孟子答齊宣以爲臣嘗聞有地但

方濶七十里而能爲王政於天下者如商湯王是也

未嘗聞有地方濶千里而猶畏人者也蓋湯爲夏方

伯之時但有七十里而後爲天下商王今天下方千

里者有九而得其一是齊之有千里地也所以云然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

民大悅者此皆尚書遺亡篇文也今據商書仲虺之

誥篇則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

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大抵孟子引此者蓋恐齊王爲

已之臆說以引此而證之欲使齊宣信之也故言書



旱而雨降民皆悅樂之也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者  
註云自上文與此皆逸篇之文也今據仲虺之篇有  
云大抵孟子引此而言者又欲齊王知民如此之慕  
湯而則法湯也蓋謂民皆喜曰後待我君來而蘇息  
我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  
火之中也至如之何其可也者是孟子又言今燕國  
之暴虐其民而王以兵往征伐之民皆以爲王兵之  
來將拯救已於水火之中也故以簞食壺漿迎其  
王師之來今乃若以殺其民之父兄繫縛其民之子  
弟又毀壞其國中之宗廟使民不得其祀復遷徙其  
國中之寶器如之何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  
倍地而不行王政至可及止也者孟子又言天下之  
諸侯素畏齊國之彊也今王又并燕國一倍之地而  
且復不行其王政是所以興動天下諸侯之兵而共  
伐之也王今卽速疾出其命令還其老耄幼小勿遷  
移其寶器復謀度於燕國之衆爲置立其君而後去  
之而歸齊則天下諸侯之兵尙可得及止之也。注  
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至蘇也。正義曰周禮

九服又案禮圖云自王畿千里至夷服凡四千里是  
也云霓虹也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  
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旣雨則  
雲散而霓見矣。注旄老耄倪弱小倪倪者。正義  
曰釋云耄覲案爾雅云黃髮倪齒壽也然則趙註  
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之有弱小爾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  
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註聞聞聲也猶構兵而聞也長

上軍帥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  
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

克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註言往者遭凶年

之阨民困如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  
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註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

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註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

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註君行仁思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疏

鄉與魯閔至死其長矣正義曰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其難象出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嚮也鄉與

魯閔者言鄉國與魯國相聞也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者是鄉穆公問孟子言我國與魯國相聞戰而有司死者有三十三人而民皆莫之死也今欲誅亡其民不可勝誅不可勝誅者是民衆之多難以誅亡也不誅其民則我惡疾視其長上有司之死而不救之故問孟子當何則可以誅亡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至是上慢而殘下也者孟子答穆公以爲凶荒之年而民皆饑餓君之民人老羸者轉落死於溝壑之中強壯者又離散之於四方者幾近千人矣而君之倉廩盈實府庫克塞君之有司者皆莫以告白其上發倉廩以濟其食之不給開府庫以佐其用之不足如此則有司在民之上而以驕慢殘害其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孟子言曾子有云在戒慎之戒慎之以其凡有善惡之命苟善之出乎爾則終亦以善反歸乎爾也苟出乎爾以惡則其終反歸爾亦以惡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

也君無尤焉者孟子言夫民今所以不救長上之死者以其在凶荒饑饉之歲君之有司不以告白其君發倉廩開府庫以救賑之所以於今視其死而不救以報之也然非君之過也是有司自取之爾故曰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上矣○(注)闕闕聲釋云闕闕也故曰猶構兵而闕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註)文

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註)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不能知誰可

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雖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以為也(疏)滕文

可為也○正義曰此章言事無禮義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則小國也今聞側在齊楚二國之間而我今當奉事齊國乎楚國乎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至是可為也者是孟子答文公以謂若此之謀而指誰國可事非我所能及及知也以其齊楚二國皆是無禮義之國孟子所以答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言不得已則有一謀計焉言但鑿此滕國之池築此滕國之城與人民堅守此滕國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謀可以為也其他非吾所及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註)齊人

并得薛築其城以備於滕故文公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註太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焉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註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註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法以遺後世而

已矣疏滕文公至強爲善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窮則獨善其身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者言齊人并得薛地將欲築其城於此故滕文公恐其偏乃問孟子當如何則可免爲不見迫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者孟子答滕文公以謂往者太王居邠國後爲戎狄之國所侵伐遂去之岐山下爲居焉當此之時非太王擇此岐山之下爲居焉不得已而避狄所侵患故之岐山下爲居耳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者孟子言滕文公誠能爲善脩德而布政於民今雖失其薛地至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與作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者孟子又言君子在上基創其業垂統法於後世蓋令後世可以繼續而承之耳若夫其有成功乃天助之也於人又不可必其成功君今豈柰彼齊之大國何但勉強自爲善以遺法於後世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註

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太

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

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註

皮狐貉之裘

幣繒帛之貨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居焉註

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

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矣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

也從之者如歸市註

言樂隨太王如歸趨於市若將

有得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

請擇於斯二者註

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

守之非已身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

此二者惟所行也疏

滕文公問曰至擇於斯二者。正義曰此章言太王去邠權也

效死守業義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

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

我之滕國小國也今竭盡其力以奉事大國則不得

免其侵伐當如何則可以免焉孟子對曰昔者太王

居邠狄人侵之至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者孟子答

文公以謂往太王所居邠國後為戎狄所侵伐是時

也太王事之以皮幣且尚不免其侵伐又事之以犬

馬又不得免其侵伐復事以珠玉又且猶不免其侵

伐也

伐焉乃屬耆老而告之曰至邑于岐山居焉邠人曰  
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者孟子言太王以  
皮幣犬馬珠玉奉事戎狄猶不免其侵伐乃會耆老  
而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在我之土地也我聞君子不  
以所養人之土地而殘害其民汝二三子何憂患乎  
無君我將去之以讓狄也遂去邠國踰梁山而邑于  
岐山下居焉邠國之人遂聞太王此言乃曰仁人之  
君不可失去也故從之者如歸趨於市若將有所得  
耳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者孟子  
父言或人有云土地者乃先人之所受也非已身所  
能為者也乃世世守之也當效死而不可去也故請  
文公釋斯二者而處之二者其一如太王去邠其二  
如或云效死勿去是也（注）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  
貨。正義曰蓋狐貉之皮為裘也釋云狐貉妖獸也  
後人以其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為之裘也孔子曰黃  
衣狐裘又曰狐貉之厚以居是也周禮行人職云合  
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纒以黼  
此六物以和諸侯之好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

也是幣即繒帛之貨也云屬會也釋文云會也又曰付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註平諡也

嬖人愛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註平公敬孟子有

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

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

踰前喪君無見焉註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

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

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註諾

止不出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註樂正

姓也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問公何爲不便見

孟子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

往見也註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

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註樂正子曰

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

五鼎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註公曰不謂鼎

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

不同也註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

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

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

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註克樂了

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

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

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

使予不遇哉註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

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

所能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

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氏之子何

能使我不得遇哉疏魯平公將出至焉能使予不得遇哉

歸天不尤人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者魯平公魯國之君也謚曰平嬖人平公愛幸之人也臧嬖人姓也倉名也言魯平公將欲出見孟子有司皆未知惟臧倉爲平公愛幸之人乃請問之曰所往他日君之所出則必揮命有司同所往今君乘車已駕行矣有司之人皆未知君之所往敢請問之君何所往駕行也之往也公曰將見孟子者魯平公答臧倉言將欲出見孟子也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者臧倉者言君今欲見孟子以其爲何往哉君今所爲自輕薄其身以先往見於一匹之夫夫以謂之爲賢乎臧倉言此謂孟子則一匹之賤夫不足謂之爲賢也故曰禮義之道皆由

賢者所出而孟子乃以後喪其母之喪事奢過於前喪其父之喪事請君無更往而見焉倉謂孟子母喪用事豐備父喪用事儉約父母皆已之所親也其喪用事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不知禮義也故云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者平公許允止而不出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者是日樂正子見平公乘輿旣行而止之遂入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何爲不往見於孟子也樂正子爲平公之臣亦是孟子之弟子也姓樂正名克稱子者蓋男子之通稱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者平公答樂正子以謂或

有臧倉者告我曰孟子後有母喪用事豐備過於前父之喪用事我是以見其如此遂止其駕而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者樂正子見平公爲此而不往見孟子乃曰君不往見是爲其何哉君今所謂孟子以後喪過前喪者蓋孟子前喪父之時孟子正爲之士故以士禮用之後喪母之時孟子以爲之大夫故得以



大夫禮用之爲其前爲士卽得以三鼎之禮祭之其後爲大夫遂得以五鼎之禮祭之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者平公以謂否不謂鼎數之有不同也是爲棺槨衣衾被服之美好有前後之不同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者樂正子謂非所謂孟子有過於前也爲其前後貧富之不同也非薄其父厚其母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憾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者蓋平公先欲見孟子者以其樂正子告之也故樂正子入見平公所問君之不往意已畢乃出而見於孟子遂曰克前告其君嘗言孟子君是以欲往來見之平公愛幸之人有一姓臧名倉者沮止其君所以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孟子見樂正子告之以此意遂曰君所欲行天使之行也君所欲止天使之止也臧氏之子安能使我不遇魯侯哉○注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正義曰謚法云法治而清者曰平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曰嬖親幸也釋云賤而得幸曰嬖○注樂正姓也爲魯臣孟子弟子也○正義曰自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苜爲大司寇又左傳宋上卿正考甫之後是樂正皆姓也趙註樂正者爲姓索禮記有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云孟子弟子者蓋嘗受教於孟子者無非弟子也爲魯臣者蓋非魯平公之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爲魯臣明矣趙註詳其意故云爲魯臣如於他經書則未詳○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正義曰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蓋士則爵卑而賤大夫則爵尊而貴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經云衣衾者蓋衾今之被也案喪大記小歛君錦衾大夫緇士緇凡衾皆五幅

鄭註云衾單被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漢趙氏註

明熊九岳

宋孫奭疏

明熊九勅較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註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

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

問政故以題篇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

惠王為篇題蓋謂君國當以仁義為首也既以仁義為首然後為政可得行之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為此篇之題也此篇凡二十有三章目趙氏分之遂為上下卷據此上卷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德流速於置邨

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爲魯西之所羞二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掘苗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而歸學孔子三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四章言國必脩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五章言脩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命曰天吏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克擴其道以上以正君下以榮身七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耻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八章言大聖之君由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其餘十四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分說○〔注〕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至題篇○正義曰自魯桓公之子慶父之後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同出三桓子孫衛國有王孫賈出自周傾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爲賈孫氏故孫氏多焉又非特止於一族也自封公後其子孫皆以公孫爲氏春秋隱公八年無駭率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公命以字爲展氏杜預曰諸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子之後爲氏也今公孫丑其氏有自來矣案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退而與萬章公孫丑之徒善迹作七篇則公孫丑爲孟子弟子明矣經曰弟子之惑滋甚是也論語第十三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集論語者因其問政故以題篇若此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亦以因其人而題其篇而次之梁惠王也

〔註〕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

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孟子曰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註〕誠實也子實齊

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

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

曾西曾子之孫蹙然猶蹙蹙也先子曾子也子

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

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註**蹙然愠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

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

曾比予於是**註**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

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

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

比我耻見比之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

子爲我願之乎**註**

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

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以其君

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註**

丑曰管

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

不可以爲邪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註**

孟子言以齊國

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

以王業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

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

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註丑日如是言

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若易

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

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

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註武丁

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

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典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

之掌言其易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

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

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

是以難也註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

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

故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

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註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

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

以行王化者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

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

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

能禦也註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以足

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鷄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

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

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

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註言王政不典久矣民患虐政

甚矣若饑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速

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

爲然註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

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疏公孫丑問曰至唯

曰此章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

管晏雖勤猶爲魯西所羞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

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者公孫丑問孟子言

夫子得當仕路於齊國則管仲晏子佐桓景二霸之

功寧可復興之乎管仲管夷吾也晏子晏嬰也夷吾

佐桓公者也晏嬰佐景公者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子實齊

國之人也然但能知此二子而止矣孟子答之以此

乃感踏而言曰我先子曾子所敬畏者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魯西斃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者言或人又曰如是則吾子與管仲孰為賢魯西乃斃然愠怒而不悅曰爾何如乃此我於管仲為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者魯西言管仲得齊桓立為仲父貴戚不敢為之妬與高國之位大臣不敢為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斷焉言如此其專也自立位相職至終四十餘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政又如此其久也其終也不能致君為霸者而已而其功烈只如此之卑也爾故何如乃此我於是之甚焉功烈者蓋致力以為功成業以為烈言管仲以力致齊桓則止於為霸功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為霸烈故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所以引此或人與魯西之言者意在於王佐為貴也不以霸者之佐為貴也故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者孟子言管仲魯西之所不願為也而子以為我願比之子云子者指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

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夫孟子言管仲以佐其君為霸晏子以佐其君而顯名管仲晏子猶若不足為耳言我能佐齊國之大而行王道為王其易則若反覆手掌也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此蓋譏管晏二子不能致君行王道耳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者公孫丑不曉孟子意在譏管晏二子但為霸者之佐故於孟子曰如此之言則弟子之蔽惑益甚也弟子者蓋公孫丑自稱為孟子弟子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者公孫丑言今且以文王之德化觀之起自百里之微加之百年之久而後崩喪其尚不能及身而王天下浹洽其德及武王周公繼續之然後德化大行為王於天下今言以齊王若反手之易是則文王不難以為之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王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王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安何當此言由湯至於武王其間賢聖

之君六七作故天下德化被民也久恩澤漸人也深而天下之民歸心於殷固以久而難變也是以武丁朝諸侯而有天下若反運手掌之易也武丁高宗也云六七作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自殷紂去武丁之時尙未久故其世嗣續之故家其民習尙之遺俗上之化下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尙有存者不特此也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者皆是賢人相與同輔相其紂故紂之失亡亦至久而後失也雖一尺之地莫非紂之所有一民莫非爲紂之臣然而如此尙能自百里之地而興起爲王是以難而不若武丁之易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者孟子又言齊國之人有言云人雖有智慧之才亦不如乘其富貴之勢雖有田噐如耒耜之屬亦不如乘三時農務之際也蓋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鎡基田噐之利也言人雖有智慧之才然非乘富貴之勢則智慧之才有不運比之齊國

則今時易以行王道者也故曰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至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自夏后殷周三代之盛治其封畿皆方千里未有過千里之地者也而齊國今有其地亦得其千里鷄鳴狗吠相聞而廣達乎四境是其齊國不特有千里之地而已其間鷄犬相聞而又有其民相望而衆多也如此土地亦以足矣故不待更廣闢其土地矣民人亦以足矣又不待聚集其民人矣卽行仁爲政而王之人莫能禦止之也且王者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不興作未有如疏於此時者也而民人憔悴困苦於暴虐之政又未有如極甚於此時者也以若饑餓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矣故孔子有云其德化之流行其速疾又過於置郵而傳書命也郵驛名云境土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罰負說文曰境土行書舍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者孟子又言當今齊國之時爲萬乘之



國行仁政而及民則民皆喜悅之如得解其倒懸之  
索也云倒懸者喻其困苦之如此也故事半古之人  
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者孟子又言故於當此之時  
其施恩惠之事但半於古人其成治功亦必倍過於  
古人矣故曰惟此當今齊國之時為能如是也○管  
夷吾晏嬰○正義曰管仲齊之相也案左傳魯莊公  
八年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請囚鮑叔  
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  
使相之可也杜註云堂阜齊地西北有夷吾亭或曰  
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又云高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  
仲治理政事才多於高敬仲遂使相之晏嬰姓晏名  
嬰齊大夫也語云晏平仲善與人交周註云謚為平  
謚法曰法治而清省曰平案左傳文知之是晏桓子  
之子也相齊景公○注魯西魯子之孫及子路○正  
義曰魯西為魯子之孫者經云魯西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先子是魯子也以祖稱之也即知魯西乃魯子  
之孫也其他經傳未詳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  
子路卞國人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少孔子九歲性鄙

好勇力抗直冠雄雞佩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教  
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云感然猶  
蹙蹙者語云蹙蹙如也馬註云蹙蹙恭敬之貌○注  
蹙然慍怒之色○正義曰釋云蹙不悅也字從弗色是  
即知慍怒之色也○注武丁高宗也至湯也○正義  
曰孔安國傳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始  
號為高宗云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謂太甲太  
戊盤庚等是也者案史記世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  
早卒欲立次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卒立外丙弟仲  
壬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甲太甲成  
湯適長孫也太甲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三年悔  
過自責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脩德諸  
侯咸歸百姓以寧稱為太宗太宗崩子太丁立丁崩  
弟太庚立庚崩子太甲立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  
侯或不至已崩弟太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  
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丁遷于囂丁崩弟外壬立壬  
崩弟河甲立殷道復興衰甲崩子帝祖乙立乙立殷  
道復興乙崩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

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庚崩弟小辛立殷道復衰辛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殷道復興散號爲高宗是也。注云磁基田器耒耜之屬。正義曰釋名云磁基大鋤也云農特者左傳莊公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註云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元晨見東方三務始畢火見而致用註云大火心星次角元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註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註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畢若其門戶道橋城郭墻塹有所損壞則隨時救之僖公二十年云凡啟塞從時是也又案七月之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豔彼南畝註云三之日夏之正月也四之日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耕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

**不思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註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

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

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

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

不敢欲行也**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註孟子言禮

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曰若**

**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註且曰若此夫子志氣堅勇

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註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

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註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曰有註孟子欲爲言之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

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

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

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註北宮姓黜名也人刺其肌

膚不爲撓却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

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

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已已必惡聲

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

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

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註孟姓舍名

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

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

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孟施舍似曾

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註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

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

黜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昔者曾子

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禍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註子襄曾  
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憚懼也詩云憚憚  
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  
已已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禍寬博一  
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  
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  
之爲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可得聞與註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孟子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註不得  
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  
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已不復取其心  
有善已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  
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  
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  
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註**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

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註

志爲至

要之本氣爲其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註暴亂

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

怒加人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者何也註

丑問暴亂其氣云何

曰志壹則動氣氣

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註

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而氣不行氣

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

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

氣之相動也敢問夫子惡乎長註

丑問夫子才志所

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註

孟子云我

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

之大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註

丑問浩然之氣狀

如何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則塞于天地之間註

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

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

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

無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註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受群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克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饑虛若人之饑餓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註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生受氣所自有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註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于害浩氣則心腹饑餒矣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註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

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註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註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

趨走也。稿，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  
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  
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註：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  
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  
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遲  
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  
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  
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亦若此揠苗者。

矣。何謂知言？註

丑問知言之意。何謂曰：誠辭知其所

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註

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鷄  
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  
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欲  
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王賜環  
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  
辭。若秦客之瘦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  
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也。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註  
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  
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  
作官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饑寒之患也吾  
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宰  
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註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  
教命則不能如二子然則夫子旣聖矣乎註丑見孟  
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

子故曰夫子旣已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  
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  
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仁且智夫子旣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註惡  
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  
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謙爲聖故  
再言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  
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徵註體者四肢  
股肱也孟子言昔者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



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此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敢

問所安註丑問孟子所安比也曰姑舍是註姑且也

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曰伯夷伊尹何如註丑

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否曰不同道

註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註非其君非已

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

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伊尹也註伊尹日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

民者何傷也更欲爲天理物與得行道而已矣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註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

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註此皆古之聖人我未

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

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

班乎註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

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

有孔子也

註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

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然則有同與

註丑曰然則

此三人有同者耶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

爲也是則同

註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

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

孔子同之矣曰敢問其所以異

註丑問孔子與二人

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

其所好

註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

下也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

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

子之道孔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

矣

註予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

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

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

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

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註見其制作之禮

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

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遠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註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

所以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汗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

**疏**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正義曰此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虧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歸學於孔子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者是公孫丑問孟子言以夫子之才加之以齊國卿相之位以得行其道雖曰用此卿相之位而輔相其君而行之亦不異於古之霸王矣如此則夫子寧動心畏懼其

不能行乎否不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孟子曰否我  
四十不動心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我年至四十之  
時內有所定故未嘗動心有所畏懼也曰若是則夫  
子過孟賁遠矣者公孫丑見孟子以謂四十之時已  
不動心言如此則夫子是有勇過於孟賁之勇士也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者孟子言我之有勇過  
於孟賁此不難也孟子之意蓋謂已之勇勇於德孟  
賁之勇但勇於力必能過之也所以謂不難也以言  
其易過之也言告子之勇已先我於未四十之時而  
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者丑問孟子謂不動心  
寧有道乎曰有也此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至  
故答之曰有也此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至  
孟施舍之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以至又不如曾  
子之守約也者此皆孟子答公孫丑而言養勇者也  
此宮黜北宮姓黜名孟施舍孟姓名施舍發言之音  
也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竝  
爲孔門之徒弟也言北宮黜之養勇人刺其肌膚不  
爲撓却人刺其目不以目轉睛而逃避思以一毫之

毛而拔於人若見播撻於市朝之中矣不受物於被  
褐者之獨夫亦不受賜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  
但若刺被褐者之獨夫無嚴畏諸侯有惡聲加已已  
亦以惡聲反報之此北宮黜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  
之養勇嘗謂視敵之不勝猶勝之也若以量度其敵  
可以敵然後進而敵之謀慮其必能勝敵然後方會  
其兵此是畏三軍之士也非勇者也故自稱名曰舍  
豈能爲必勝其敵哉但能無所畏懼而已矣此孟施  
舍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養勇其迹近似於曾子北  
宮黜養勇其迹近似於子夏以其孟施舍養勇見於  
言而要約如曾子以孝弟事親喻爲守身之本聞夫  
子之道則喻爲一貫之要故以此比之也北宮黜養  
勇見於行而多方如子夏况在於紛華爲已有雜於  
小人之儒教人以事於灑掃之末故以此比之也雖  
然以二子之實固不足比於曾子子夏但以粗迹比  
之耳是二子之養勇皆止於一偏未如君子所養得  
其大全而已孟子所以言夫二子黜與舍之養勇又  
未知誰以爲猶賢然而能無懼而已者近能知其本

也故曰孟施舍守約也昔者魯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至守約也孟子言往者曾子謂子襄曰子能好勇乎言我嘗聞夫子有大勇之義告於我以謂自反已之勇爲非義則在人者有可陵之辱故雖一禍寬博之獨夫我且不以小恐備之而且亦大恐焉自反已之勇爲義則在人無可憚之威故雖千萬人之衆我且直往其中而不懼矣如此則孟施舍養勇在於守其氣勇又不如魯子以義爲守而要也言此則黜不如子夏可知矣以其養勇有本末之異則言北宮黜之多方不若孟施舍之守約以其守約有氣義之別則又言孟施舍之守其氣勇不如魯子以義爲守而要也然論其不動心則同根共德則大不相侔矣曰敢問夫了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者公孫丑又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道可得而聞知之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至勿求於心不可者孟子答孫丑以謂告子言人有不善之言者是其不得於言者也故不復求其有善心告子豈以

謂人既言之不善則心中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人有不善之心者是其不得於心者也故不復求其有善辭氣告子意以謂人心既惡則所出辭氣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如告子之言可也如人但有不善之言便更不復求其心之有善則告子之言以爲不可也無他蓋以人之言雖有不善而其心未必不善也其心之不善則所出辭氣必不善故也以其告子非得其大全之道故其言此一可行一不可行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者孟子言人之志心之所之之謂志所以帥氣而行之者也氣但能克滿形體者也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以其人之辭氣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帥而行之矣氣者但惟志是從也所以又言志至焉氣次焉蓋以氣由志之所發志得氣而運之也然則氣爲所適善惡之路豈非志至焉氣次焉之意乎至言無以過之以其足以制於氣不爲氣之所制次言有以先之以其從於志而又有以持於志也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孟子言氣惟志之是從但持揭其志則無暴亂其氣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者孫丑未曉孟子之言志氣故問之曰夫子旣以言志至焉氣次焉而又再言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如之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者孟子答孫丑言志鬱壹而不通矣是謂志壹則動氣氣鬱壹而不通矣是謂氣壹則動志也今夫志氣皆鬱壹而不通以之顛倒趨蹙者是乃反動其心焉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蓋志則將帥譬也氣則衆卒譬也心則君譬也君任將帥將帥御衆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倬則動衆卒矣氣壹則動志如衆卒倬則動將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旣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敢問夫子惡乎長者公孫丑問孟子曰夫子之才志所長以何等敢請問之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孟子答孫丑之問以謂我之所長是我能知人之言而識其人清之所嚮我又善養我所有浩然之氣也敢問

何謂浩然之大氣者公孫丑之言敢問如何謂之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者孟子答公孫丑以爲浩然之大氣難以言形也蓋其爲氣至大而無所不在至剛而無所不勝養之在以直道不以邪道干害之則克塞于天地之間無有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者孟子又重言爲氣也與道義相配偶常以克滿於人之五臟若無此氣與道義配偶則餒矣若人之饑餓也能合道義以養其氣卽至大至剛之氣也蓋裁制度宜之謂義故義之用則剛萬物莫不由之謂道故道之用則大氣至克塞盈滿乎天地之間是其剛足以配義大足以配道矣此浩然大氣之意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者孟子又言是氣也是與義雜生所自有者也從內而出矣非義之所密取而在外入者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如有道義不足於心者則餒餒者矣以其有邪干害其浩然之氣者爲孟子所以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以告子以仁內

義外爲言此孟子乃曰告子未嘗知義是又不知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正心於爲福然後乃行仁義也止在其不忘於爲福不汲汲於助長其福矣以其人生之初蓋性固有不但爲之然後有也惟在常存行之耳斯亦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又一說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不汲汲求助益之而已斯則先事而慮謂之豫豫則事優成後事而慮謂之猶猶則不立之意也以其在常存正心於事未然之前耳矣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言勿忘勿助長則同意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至而又害之者此孟子引宋人揠苗而比喻之以解勿助長之意也言人苟欲速得其福而助長之者則宋人揠苗者也故言無若宋人然宋人宋國之人也宋國之人有憐閔苗之不長茂而以揠拔欲亟

其長者芒芒然罷倦而回歸謂其家中之人曰今日我罷倦成病矣我其爲助長其苗矣其宋人之子見父云助苗長而罷倦成病乃趨走而往視其苗遠助得其長否及往至田所視之其苗則皆枯槁而死矣孟子又言今天下之人不若助苗長者少矣言當時人皆欲速其福而助長之者也以其爲善無所益而舍去之者是忘其善也是若不耘其苗者也助長者是若揠苗者非特無益其善而又適所以殘害其善也善者即仁義是也仁義即善也苗是種之美者以譬則人之美質也固非可以增減之耳孟子之意蓋欲人之所行當內治不當外求其福也此亦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之意也孟子所以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者公孫丑旣得孟子言浩然之氣又問孟子知言之意謂何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此孟子又答孫丑問知言之意也誠辭其言有偏諛不平也孟子言人有偏諛不平之言我則知其蔽於一曲而已若告子言仁內義外是也趙云若賓孟言雄辯自

斷其尾之事也淫辭言過而不中也孟子言人有過而不中之言我則知其所陷而陷又無所不蔽而已如人墜於陷阱之陷以其無所不蔽也若楊墨無父無君之言是也趙云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也邪辭悖正道者也孟子言人有悖正道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離畔矣若陳賈謂周公未盡仁智而况於齊王之言是也趙云若豎牛觀仲壬賜環之事也遁辭屈其理也孟子言人有屈理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窮也若夷子與孟子相勝以辯卒以受教是也趙云若秦客之瘦辭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孟子又言此上四事皆非出於其心者即皆出於異端之學者也人君苟生此四者於心中必妨害其仁政既妨害其仁政則又妨害其事政則本上之所施而正人者也事則下之所行以治職者也故事為政之末政為事之本如孔子問冉子之退朝何晏也則謂之事故不謂之政是知政事有別矣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者孟子言後之聖人有能復興起者必從事吾此言而行之矣宰我子貢善為

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者孟子既言其說淫邪遁之辭為非故於此言其善為說辭善言德行為是者也蓋言宰我子貢二者皆善能為說辭說辭者以辭說人者也宰我子貢皆得聖人所以言者也故云善為說辭論語四科二人所以列於言語之科也冉牛閔子顏淵三者皆善言德行善言德行者言之必可行是善言也行之必可言是德行也冉牛閔子顏淵皆得聖人所以行者也故云善言德行論語四科三者所以列於德行科也孔子兼之者孔子天縱之將聖故多能鄙事則於說辭德行兼而能焉而曰表於辭命則不能也孟子蓋以儒道遊於諸侯而諸侯賓之不敢臣又為國人所矜式故於辭命又安用之哉此所以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孟子於辭命非誠不能也但不為之耳以辭命人者故謂之辭命以其末也非本也故不言不能德行以其本也非末也孟子之意蓋欲當時之人務本不務末耳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者公孫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之末不言不能德行之



本故謂孟子如是則夫子既已爲聖矣以其等我子貢雖善爲說辭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言冉牛閔子顏淵雖善言德行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行故數子者但爲孔子之高弟惟顏淵三子於聖但其體而微者而亦未得其爲聖矣公孫丑見孟子言之辭命則不能者以知孟子之意蓋有在於此矣所以於辭命則言不能也故問之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者孟子答公孫丑爲不敢安居其聖故曰惡是何言也惡數也以其不敢居聖故歎而言之也又言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言昔者子貢嘗問於孔子而謂夫子聖矣乎孔子答之曰於聖則我不能爲也我但學不厭飽教人不倦也子貢曰夫學道能不厭飽是有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能學道不厭也教人能不倦是有仁也以其仁足以及物故能教人不倦也仁而且智是夫子既以聖矣孟子遂言夫聖於孔子尚不敢居而今丑言我既聖矣是何所言也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者孟子常自謙故言我往日竊聞之有子夏子游子張三人皆有聖人之一體亦未得其全才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但而微小者也孟子言此是宜孫丑於前有夫子既聖矣乎而問之也敢問所安者丑見孟子又言此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數者意欲知孟子於此數者之中何者爲此也曰姑舍是者孟子言且置去非我之願此者曰伯夷伊尹何如者丑見孟子不比數者又問之以伯夷伊尹二者可比之何如曰不同道者孟子答之以爲伯夷之行不與伊尹孔子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者孟子言非其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以正道得民者不命使之天下有治道之時則進而仕之天下無道則退藏其身是伯夷之所行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者孟子言伊尹曰何所事之君爲非君蓋所事者即皆君也何所使之民爲非民蓋以所使皆是民也天下治亦進而行道天下亂亦進而行其道是伊尹之行如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

父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者孟子言可以進而進而爲仕則進而仕之可以止而不仕則止之而不仕可以久則久雖終身不仕亦不爲之久可以速則速雖接漸而行亦不爲速是孔子所行如是也皆古聖入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言此數者皆是古之聖人也我俱未有所行若此而已乃言我之所願學則孔子是學也孟子之意蓋謂孔子所行於伯夷伊尹孔子皆兼而有之也故可仕則仕而不爲伯夷之必於退可止則止而不爲伊尹之必於進無可無不可矣故於終所必歸之但願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者公孫丑見孟子言之以伯夷伊尹又言之以孔子乃曰皆古聖人也故問之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者孟子答之以爲否不齊等也自其有生民以來至今未有與孔子齊其等者也然則有同與者公孫丑又謂孟子以謂如是則伯夷伊尹孔子三人有同者耶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是則同者孟子答之以謂此三人有所同也

蓋得百里之土地而爲君三人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也然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罪而得天下則三人亦皆不爲之如是則同若其他事則所行又有不同焉故曰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者公孫丑又問孟子曰丑敢請問三人其所以有異者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至未有盛於孔子也者此皆孟子爲丑言此三人其所以異者也言宰我與子貢有若三者其有智皆足以知其聖人然雖有小卑污不平處蓋亦不至於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其言皆有可用者也遂引宰我知聖人之事爲公孫丑言之故言宰我有曰以予觀於孔子其賢過於堯舜遠矣予宰我名也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位之聖人故其行道易孔子無位之聖人故其行道難故以難易爲言也又謂堯舜治天下但見効於當時卽一時之功也孔子著述五經載道於萬世以其有萬世之功故以功爲言也孟子又引子貢有曰見其孔子制作之禮而知孔子有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聞孔子雅頌之樂音而知孔子有德與文武同也

從孔子之後推而等之百世之聖王者無有能遠逆其孔子之道者是其自生民而來至於今未有如夫子者也凡此是子貢之知聖人有如此也孟子又引有若有曰豈獨其民有類乎哉言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然而走獸之中以麒麟爲之長飛鳥之中以鳳凰爲之王丘垤之中以泰山爲之尊行潦之間以河海爲之大人民之間以聖人爲人倫之至也聖人之於民類也物亦類也以其出乎民人之類而超拔乎衆萃之中自生民以來至于今未有美盛過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於此三子言之是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也故孟子所以願學則學孔子也。注四十強而仕。正義曰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而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凡此是其禮文也。注孟賁勇士也。正義曰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是爲之勇士也。注云

北宮黝北宮姓黝名也又云褐篋傳獨夫被褐者釋云褐編象裘也一日短衣北宮黝其人未詳於他經傳亦未之聞焉孟施舍亦未詳云縮義也備懼也開記云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衡終則縮者理之車也是知縮訓義也詩云備備其慄注云恐也傳曰小恐備備大恐纓纓是也。注密聲取敵曰襲。正義曰左傳云凡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襲杜預注云密聲取敵曰襲是其文也。注云賓孟言雉鷄自斷其尾至諸大夫也。正義曰案魯昭公二十二年左傳云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劉獻公之庶子伯嚭事單穆公惡賓孟適郊見雉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爲人用手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凡此是也云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者案魯莊公二十八年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夫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路外嬖

梁五與東閔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公之宗也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王宗邑無王則民不威疆  
場無王則敵戒心若使太子王曲沃而重耳王蒲夷  
吾王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  
廣莫於晉爲都晉之敵土不亦宜乎晉侯悅之夏使  
太子申生王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惟二姬之子  
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  
二五耦凡此是也云堅牛觀仲王賜環之事案左傳  
昭公四年云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適齊娶於國  
氏生孟丙仲王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  
深目而猥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耳且召其徒無  
之及後婦人獻雉婦人是穆子及庚宗之地常遇而  
宿者也因問其有子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矣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問其名曰牛兒使爲堅臣有寵  
長使爲政豎牛欲亂後仲王與公御荼善觀於公公  
與之環使牛入視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  
仲王而何叔孫曰何爲而不見旣自見矣公與之環  
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叔孫疾惡命召仲牛辭而不

召有進食則止之而弗進叔孫不食乃卒立其子而  
相之昭公五年又曰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  
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  
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外  
殺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凡此是也云秦客瘦辭者案  
國語晉文王時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  
曰有秦客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二二焉武  
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  
於朝吾不在晉國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凡此者  
是也大抵瘦辭云者如今呼筆爲管城子紙爲楨笮  
生錢爲白水真人又爲阿堵物之類是也○注予宰  
我名也○正義曰案史記弟于傳云宰予字子我鄭  
玄曰魯人也○注埤疇封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  
○正義曰釋云埤疇冢也潦雨水盛也經云行潦是  
爲道傍流潦也萃亦云集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較

熊九勅

公孫丑章句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

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註

言霸者以大國

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

已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

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



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註

瞻足也以

已力不足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已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子子貢等之服於

仲尼心服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註**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

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疏**

孟子曰至此之謂也

正義曰此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上服心服優劣不同也孟子口以力服仁者霸至文王百里者孟子言以大國之力而假以仁義之道行之者乃能為仁政者乃能為之王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有大國而為之也湯徂以七十里起而為商之湯王文

王但以百里而天下歸是其以德澤行仁政於天下故不待有大國而為之王此湯文二者是也以力服人者至服孔子也者孟子言但以力而服人人雖面悅樂而誠心服也如七十子之服仲尼者也是其以誠心服之也非面從而服之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者此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文也蓋孟子引此而證其誠服之意故援之曰自西而自東自南而自北而四方皆歸之無有所思而不服是亦此之謂與。註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正義曰此篇蓋言文王繼伐武王能廣文王之聲率其伐功也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而心無不服者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

而居下也註

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

仁則國破民殘蒙其耻辱惡辱而行不仁譬由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註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註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脩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註

詩邠風鴟鴞之篇邠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猶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魯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敝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註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傲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註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

有多福也。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註殷王大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

宗雉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

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疏

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國必脩政，君

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也。孟子

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

居下也。者，孟子言國君行仁，則國昌，民安享其榮樂。

行不仁，則國破，民殘，故已蒙其耻辱。今之國君，既能

疾惡，其有耻辱於已，而以居處於不仁之道，是若疾

惡其濕汚，而以居其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

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者，言今之國君

如能疾惡，其耻辱莫若尚其有德之賢，而尊敬其有

道之士也。既能貴德尊士，則賢者居其官位，能者在

其官職也。所貴德者，為其有德也。所以尊士者，為其

專道也。能為人所不能為，賢長於德行者也。能為人

之所能為，能長於道藝者也。得賢能在位，在職則國

無不治也。所以謂仁則榮之意也。今國家閑暇，及是

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者，言今國家閑暇，無

事以及此。時若能脩明政教，刑罰雖強，大之國亦必

畏服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至誰敢侮之

者，自迨天至，或敢侮予。蓋詩邪國鴟鴞之篇文也。言

此鴟鴞小鳥，尚知天未陰雨之前，取彼桑根之皮，土

以纏綿，罅戶喻人君能於閑暇之時，治其國家，以明

其政刑，則今此下民誰敢侮慢我也。詩人蓋以天之

未陰雨，國家閑暇之譬也。徹彼桑土，綢繆罅戶，明其

政刑之譬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大國必畏之，譬也。

鴟鴞所以徹彼桑土於天，未陰雨之前，以纏綿罅戶，

則風雨莫得以漂搖人君，所以明政刑於閑暇之時，

以維持國家，則鄰國莫得以侵侮此孔子，所以曰作

為此詩者，是能知其治道者也。以其能治其國家，則

誰敢侮之矣。是宜孔子善之以謂焉。此詩者，其知道



乎今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  
無不自已求之者孟子傷今之人君於國家閑暇以  
及於此時乃大作樂怠情敖遊而不脩明刑政是自  
求其禍也以其禍福無有不自於已求之矣如所謂  
夫人必自畏然後人畏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是其禍福無不自已求之意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者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永長也言我也蓋  
謂我長配天命而行以自求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太甲殷王之名  
也言太甲嘗謂上天作其災孽尚可違避如已自作  
其災孽不可得而生活也如高宗宋景二者脩德以  
消去者是天作孽猶可違也帝乙慢神震死是自作  
孽不可活也凡此孟子所以引之者是亦證其禍福  
無不自已求之之意也。注詩邠國之篇。正義曰  
鴟鴞之詩蓋言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  
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毛云鴟鴞鴟也迨  
及也微剝也桑土桑根也網繆猶纏綿也箋云鴟鴞  
自說作巢至苦矣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

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今女我  
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  
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  
矣。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  
受命作周之詩也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脩祖德常  
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求也。注殷王太甲至  
不可活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太甲成湯適長孫也  
太丁之子也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  
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及善  
伊尹迺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脩德諸侯咸歸百姓  
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以褒太甲號稱太宗云高  
宗雖雉者案史記云武丁也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  
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祖乙曰王勿憂先脩政事武  
丁乃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武丁崩祖乙嘉武丁之以  
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是也  
云宋景守心之變者案史記云慢頭立一十七年變  
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章曰可移  
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

待民日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  
日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  
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是也云帝乙慢神震  
死者案史記云庚丁之子也武乙立爲帝無道爲偶  
人謂之天神與之搏今人爲行天神不勝乃謬辱之  
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日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  
間暴雷震死  
武乙是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

於其朝矣註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市廛而

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註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

稅周禮戴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

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

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註言古之設關但譏禁

異言譏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

譏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譏之征司關口

國凶扎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

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

令復古之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耕者助而不稅則

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註助者井田什一

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廛無夫里

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註里居也布

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戴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實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氓矣氓者謂其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

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註今諸侯

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如此則

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註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

吏天吏者天使之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

謂之天吏也疏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

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也孟子曰尊賢使能後傑

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者孟子言今之國君能尊敬賢者任使能者後傑大才在官位

則天下爲之士者皆悅樂願立其朝廷矣市廛而不

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者

言市廛宅而不征取其稅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而不

征其廛宅則天下爲商賈者皆喜悅而願藏貯於其市矣閔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其路矣者言閔門之所但譏察其異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出

入者則天下行旅之衆皆悅樂而願出於其道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者言耕田者但以井田制之使助佐公田而治不以  
橫稅取之則天下爲之農者皆悅而願耕作其郊野  
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者言一夫所受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  
地而不取其里布則天下之民皆悅樂而願爲之氓  
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  
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  
也者言今之國君誠能信行此上五者之事則四鄰  
之國民仰望之如父母而親之矣鄰國雖欲勉率其  
民如子弟攻其父母言自有生民以來而至於今未  
有能濟成其欲者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親敬之不  
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  
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言國  
君行此五者之事而民仰望之如此則是無敵於天  
下也言天下之人無與敢爲敵者也既無敵於天下  
者是名爲天吏者也天所使者是謂天吏也然而爲

天吏而不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廛者一夫所  
受之宅也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也野曰氓者秦周官  
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爲主其主民有郊於內故其地  
爲郊而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  
耕爲主而其民有遂於外故其地爲野而民故謂之  
氓以其遠主而無知者也此孟子云野云氓之意也  
蓋孟子或云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或曰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者以其貴士之有德尊士之有  
道者爲其賢也爲其能也即其賢而授之位所以尊  
其賢即其能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能若夫俊傑則行  
而敏速立而絕衆賢之豪者非可使以職也故曰在  
位而已註廛市宅至廛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  
廛而不稅者案鄭註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  
物也註云周禮載師云宅無征者載師者掌任土之  
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也宅無征所以  
言宅無稅也。註言古之設闕至旅稅之也。正義  
曰云王制曰古者闕譏而不征禮記有王制之篇中  
有云此案鄭註云譏異服譏異言也云周禮太宰曰

九賦七日關市之賦一日邦中之賦二日四郊之賦三日郊甸之賦四日家削之賦五日邦縣之賦六日邦都之賦七日閔市之賦八日山澤之賦九日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司閔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爲札春秋傳曰札遘天昏無閔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也註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應人職掌歛市之次市儂布買布罰布塵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鄭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註

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

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

上註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

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註乍暫也孺子未

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

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  
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由是觀之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註言無此四者當若  
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  
行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註端者首也人  
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人之有是四端也猶  
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註

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謂其君不  
能者賊其君者也註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  
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  
克之不足以事父母註擴廓此凡有四端在於我者  
知皆廓而克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  
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克大之可保安四海  
之民誠不克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  
何以事父母也疏孟子曰至不足以事父母。正義  
曰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孟子言人之爲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至掌上者又言古先聖王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斯有不忍傷民之政既以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以行其不忍傷民之政其治天下之易但若轉運走丸於掌上之易者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至然也者孟子又言所以謂人之爲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者且以今人乍見孺子言之孺子無知之小子也今人乍見無知之小子稚將匍匐欲墜於井但見之者皆有怵惕恐懼惻隱痛忍之心所以然者非是內掌結交於孺子之父母然後如此也又非是所以欲要求美譽於鄉黨朋友也又非所以惡有不仁之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至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者孟子言由此見孺子將入於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觀察之是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心皆非是人也乃若禽獸之類也禽獸所以無惻隱不忍之心又無羞惡慙耻之心又無辭讓揖遜之心又無是

非好惡之心者也言苟無此四者所以皆謂之非人也乃禽獸之類也惻隱之心至智之端也者孟子言人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是義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之端本起於此也以其仁者不過有不忍惻隱也此孟子所以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爲仁義禮智四者之端本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至賊其君者也者孟子又言人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之四端若其人之有四肢也既有此四端而自謂已之不能爲善者是自賊害其善而不爲善也以之事君如謂其君不能爲善不匡正之者是亦賊害其君使陷於惡也無他以其人之爲人皆有此四端也但不推用而行之耳如能推此四端行之是爲仁義禮智者矣所謂仁義禮智者卽善也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故孟子所以言之以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至不足以事父母者孟子又言凡人所以有四端在於我己者能皆靡而克大之是若火之初燃泉之始達而終極乎燎原之

熾襄陵之蕩也苟能克大之雖四海之大亦足保安之也苟不能克大之雖已之父母亦不足以奉事之故曰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是亦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之意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

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註矢箭也函

甲也周禮曰函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凡術當慎脩其善者也孔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註里居也仁最其

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註爲仁則可以

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人是仁道者又安得爲之智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註若此爲人所役者也人役

而耻爲役由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也註治其事而耻其業者惑也如耻之莫如爲仁註如其耻

爲人役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註



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仁恩有所未

至也不怨勝己者

**疏**

孟子曰至反求諸己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各治其術術有

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耻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故術不可不慎也者孟子言作矢之人其性豈不仁過於函人哉其所以不仁於函人者以其術使之然也作矢之人其心於所作箭之時惟恐不利不能傷害人也作函之人其心於作函之時惟恐不堅厚而有傷害於人也不特此二者如此雖作巫祝梓匠之人亦如是也以其巫人祝在於活人梓匠作棺欲其速售利在於人死也此孟子所以故云其治術人亦不可不慎擇也矢箭也函鑑也甲是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者孟子言孔子有曰所居以仁最爲美也然而人所揀擇不處於仁里又安得謂之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也不知擇處於仁豈謂之智哉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

仁是不管也者言夫仁之爲道是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謂之尊爵者蓋授之於人而彼得以賤之者非尊爵也仁則得之於天而萬物莫能使之賤是尊爵也安宅者蓋營於外而彼得以危之者非安宅也仁則立之自內而萬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今夫天下之事有形格勢禁而不得有爲者爲其有以禦之也仁之爲道乃天之尊爵而得之自天者人之安宅而立之自我者但欲仁則仁矣誰其禦之而不爲哉今仁之爲道人莫禦之使不爲而自不爲仁者是亦不智者也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至莫如爲仁者言人之不仁不智者是無禮無義爲人所役者也既爲人所役而耻辱爲人所役是若作弓矢之人不知擇術而耻爲弓矢也如耻爲人所役莫若擇術而爲仁也以其爲仁則禮義隨而有之矣雖欲役之不可得已然則仁則榮不仁則辱亦此之謂也仁者如射至反求諸己而已矣者孟子比之於仁者如射也以其射者必待先正其身已然後而發矢射之也既發矢而射之不中其的則又不怨恨其射勝於已

者但反責求諸已而已矣蓋君子以仁存心其愛人則人常愛之猶之正已而後發也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猶之發而不中也自反而不以責諸人猶之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此孟子所以比仁者如射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註子

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尙書曰禹聞善言大舜有

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註大舜

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已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自耕稼陶漁以至

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

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註舜從耕於歷山及其

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

疏孟子曰至與人爲善。正義曰此章言大聖之君猶采善於人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禹聞善言則拜者孟子言子路之爲人人有告之以過事則喜樂從人之言而改其過大禹之爲人聞有善言則拜而受之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者孟子又言大舜之爲帝有大巍巍之功焉無它以其善能與人同之也已之善亦猶人之善人之善亦猶已之善是與人同善也所以能如此者亦以能舍已之所見而從人之見又樂取諸人以爲善也自耕稼至與人爲善者此孟子自引舜之事迹而自解舜取人以爲善之言也言舜自耕稼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之時以至爲帝無非取人之善謀而從之也取諸人以爲善是亦與人爲其善者也所謂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

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是亦與人爲善之事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者此孟子所以復言凡爲善之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也。〔注〕大舜虞帝至同者也。正義曰虞舜之國號也云孔子稱曰魏魏者案論語有云魏魏乎其有成功孔註云功成化隆高大魏也。〔注〕舜從耕歷山及其陶漁。正義曰此皆索史記帝紀有云然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註〕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

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已也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註〕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潔

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註〕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

其號也進不隱已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薄也善

已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  
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去已註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竝立偕俱  
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已之正心而已耳援  
而止之謂三黜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潔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註伯夷隘懼人之汚來及已故無所舍容言其太隘  
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憚正之心言  
其太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

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疏

孟子曰伯夷至  
君子不由也○

正義曰此章言伯夷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也孟子曰  
伯夷非其君不事至是亦不屑就已者孟子言伯夷  
非已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與已同志之友則不  
與爲交友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不事非其君也不與  
惡人言是不友非其友也謂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  
言語如以服其朝衣朝冠而坐於塗泥炭墨之中矣  
以其有汚於已也推已惡惡之心乃至於與鄉人立  
其冠有不正且望望然慙耻而遠去之若相將有汚  
於已也如此故諸侯雖有善辭命而至者亦不受也  
以其不受之者是亦不潔而不忍就見也故以不就  
爲潔也屑潔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至是亦  
不屑去已者孟子又言柳下惠不羞耻事其汚君汚  
君濫惡之君也雖居小官之位而不卑辱進而仕則  
不隱已之賢才必以欲行其道雖遺佚於野而不怨  
恨雖阨之使窮困而不哀憫故曰爾爲之爾我爲之  
我雖袒裼裸裎襲其身體於我身側爾又安能浼瀆

於我哉以其不昧於俗一於和而已如此故由由然  
浩浩與人偕儼而行但不失已之正心焉牽援而止  
之而則止之以其援而止之而止是亦不潔而去已  
故以不去爲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  
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復言伯夷之行失  
之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爲狹隘柳下惠失之太和而  
輕忽時人故爲不恭敬然隘狹與不恭敬是非先王  
所行之道故君子不由用而行之也。註伯夷孤竹  
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正義曰案春秋少陽  
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謚爲夷太史公云伯夷  
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不肯立亦逃之國人  
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  
焉及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  
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  
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  
薇而食之及餓死者是矣孤竹北方之遠國也號爲

孤竹案地里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邵曰故伯夷關  
是也。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姓長名禽字季柳下是  
其號者。正義曰案史記傳云柳下惠姓展名禽魯  
人也爲魯典獄之官任以直道故孔子云柳下惠爲  
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孔註云士  
師典獄之官  
鄭玄亦云然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

熊九勅較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上

四章一章言民和為貴二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  
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三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  
禮於其可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四章言人  
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五章言執職者劣籍道  
者優六章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七章言孝必盡心  
匪禮之論八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九章言聖人  
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譎其上十章言君子正  
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罔十一章言惟賢能  
安賢智能知微十二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  
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十三章言聖賢典作與



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十四章言祿以食  
功志以率事無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此下四章  
合上篇卷是公孫  
丑有二十三章矣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  
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註天時謂時日

支于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  
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  
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城非不高也池  
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

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註

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

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  
焉能戰是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

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註

域民居民也不以

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  
不憑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已矣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  
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註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



當戰戰則勝矣疏

孟子曰天時至戰必勝矣。正義曰此章言民和為貴也孟子曰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至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者孟子言其用兵之要也謂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內有三里之城外有七里之郭以為之禦雖環轉而攻之則莫能勝焉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鑿池深之使其不可踰築城高之使其不可攻又以甲兵之堅利米粟之多積是地利亦有得矣然而上下異政君民異心不能効死以守至皆委却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於前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乃設此文於後而解其言也故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至是地利不如人和而已矣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至戰必勝矣者此又孟子復言而詳說之也故曰所居之民不在以封疆之為界欲牢固其國又不在以山谿之為險威震天下又不在以兵

甲之為堅利以其得道之君則人多助之失道之君則人寡助之而已孟子所以言此者蓋謂但在得其道不在於封疆山谿兵甲之為矣故復言人有寡助之至極者則親戚離畔之親戚離畔者戰必不勝而敗績有多助之至者則天下皆順從之以天下之所順從而攻伐其親戚所離畔者故君子在有不戰而已如戰則必勝。註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正義曰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為支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是為干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天師之執同律之類是也。註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正義曰案

左傳魯閔公二年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是其文也。註得乎立民而  
為天子。正義曰此蓋經之文。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

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註孟子雖

仕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  
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來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  
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  
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  
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註孟子

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明日

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

乎。註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註孟子言我昨日病

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註王以

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

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我不識能至否乎。註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

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

憂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註仲子使

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必當造朝也不得已而之

景丑氏宿焉註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

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具以

語景丑氏耳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

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

敬王也註景子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

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註曰

惡者深嗟嘆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

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

於是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

莫如我敬王也註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

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也景子曰否非此

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

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註景子曰非

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

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

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註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常言不義之事那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

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註三者天

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註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

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註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

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

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註醜

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

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勅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

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

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

者乎註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已也是

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疏孟子將朝王至而况不

此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同為

志者也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

至得見乎者言孟子自將欲朝見王未及行而齊王

欲見之乃先使人來曰寡人如往而就孟子所館處

相見以其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倘可以來朝見而

我將視其來朝不知可使寡人因此而得見孟子否

乎此皆齊王使人而言也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者王之使人既以見孟子而導王之言孟子乃答

王之使人亦曰我之不幸而有其疾不能趨造而朝

見王以其孟子不喜王欲使來朝故云有疾以拒之

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

弔或者不可乎者言孟子自辭王以為疾不能造朝

之明日乃出弔問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其弟子公

孫丑問孟子曰昨日辭王之使以為疾不能造朝而

今日以出弔問於東郭氏或者以為不可出弔曰昔

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昨

日有疾今日已差愈如之何為不可弔孟子於是往

弔之王使人問疾醫來者王見使人回報以謂孟子

有疾乃謂實有疾遂遣人問疾醫者來問其疾孟仲

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疾小

愈趨造於朝我不知能至否乎者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孟仲子時見王使人問疾醫來至而孟子已往弔於東郭氏乃權其言而答問疾醫者曰昨日有王命來使孟子朝孟子辭之以其有采薪之憂小疾不能趨造而朝王今日病以小愈已趨造於王朝我不知于今能至於王朝否乎以爲未曾至乎使數人要于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者孟仲子恐孟子歸以爲失言乃使數人而求告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趨造於王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者孟子見孟仲子使數人要於路乃見迫於仲子之言遂不得已而往齊大夫景丑氏之家宿焉以其心不欲朝王故往景丑氏家宿而已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者景丑見孟子不造朝而乃止其家宿焉於是曰在閨門之內則有父子之親出而邦國之外則有君臣之義此人之大倫而不可泯也父子則存乎慈孝之恩君臣則存乎恭敬之義今丑每見王之敬重其子也而未嘗見子之所以

能尊敬於王也曰惡是何言也至莫大乎是者孟子答景丑言乃嘆惜言是何言而責我也齊人皆無以仁義之道與王言者豈以仁義之道爲不嘉美也其齊人心已謂是王何足與言仁義之道也言爾之不尊敬於王莫大乎此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者孟子言我非是堯舜二帝之道則不敢鋪陳於王之前故齊人未有如我如此之敬王也所謂堯舜之道卽仁義之道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至若不相似然者景丑言否我不謂不陳堯舜之道也以其禮云父召而子無諾而不至君有命召不坐待駕今子固將欲自朝於王而聞王命以遂不果行亦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以其有逆此禮也曰豈謂是歟曾子曰晉楚之富至是或一道也者孟子又言於景丑曰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乎以其曾子言晉楚二國之富人不可及也然彼旣以其富我但存吾之仁彼旣有其爵而我但存吾之義吾何慊不足於彼乎哉夫晉楚之富豈爲不義然於曾子言是止於一道而言之

也一於道而言之則曾子所以但言吾仁吾義而不  
嫌於晉楚之富與其爵也蓋謂晉楚於富者以其不  
過有所施而已然我之仁固足以有施矣晉楚貴於  
爵者以其足以有制而已然我之義固足以有制矣  
然則富之與爵而仁義得以并而有焉耳此曾子所  
以一於仁義之道而晉楚富貴不足以爲富貴也孟  
子所以執此而語景子者意欲以此齊王之有富貴  
亦晉楚之富貴不足爲富貴也而我猶曾子但以仁  
義敵之何有不足於齊王哉此所以不欲朝王之意  
也天下有達尊三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者達  
通也孟子又言天下有達尊者有三爵一齒一德一  
是也自朝廷之間莫如以爵爲之尊自鄉黨之間莫  
如以齒爲之尊自輔治其世長養其民莫如以德爲  
之尊以其朝廷貴貴在爵故以爵爲朝廷之所尊鄉  
黨長長在齒故以齒爲鄉黨之所尊賢者有德故以  
之輔世而佐佑之則天下待之而後治以之長民則  
天下之民待之而後安故以德爲輔世長民之所尊  
今齊王但有其爵而安可止以一而慢去其齒德二

者哉此孟子所以言齊王不能尊有德之士故於晏  
子而云然也故將大有爲之君至而況不爲管仲者  
乎者孟子又言故將大有與爲之君必有所不可命  
召之臣凡欲有所謀計則就而謀以其不敢召也其  
尊德樂道不如此有謀則就而不召是不足有大與  
爲也故湯王之於伊尹乃就而師之然後方敢得而  
爲臣故湯王自七十里而爲天下但不待勞而爲之  
王者齊桓公之於管仲乃就而師之然後方敢得而  
爲臣故桓公亦不勞而爲諸侯之霸者今天下於齊  
國其地亦有類於湯桓其德亦與湯桓齊等其未能  
有相加尚者無他事焉但湯桓好受臣其所教而齊  
王不好臣其所受教也夫以湯王之於伊尹齊桓之  
於管仲則不敢召而見之管仲霸者之佐且猶尚不  
可召見之而况我不爲管仲者乎此孟子所以見齊  
王之召已是以不往而見也。注云東郭氏齊大夫  
家也。正義曰東郭者齊國之東地號爲東郭也經  
云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則東郭是齊國之東地也  
氏者未詳其人註云齊大夫家也以理推之孟子之

所以吊問者必齊之賢大夫也如非大夫之等孟子亦何由而吊之。(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正義曰未詳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注)景丑氏齊大夫亦未詳其人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註)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百百鎰

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予何爲不受。(註)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贖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註)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註)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



財見取之乎是其禮當其可也疏陳臻問曰至可以

此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也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至必居一於此矣者陳臻孟子弟子也問孟子前日於齊王之所而齊王餽兼金百鎰而

也若於齊之時其以無事於我未有所處於我未有所處而餽我以金是以貨財見取於我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之乎是所以於齊不受百鎰亦為是也云有處未有處者如宋以遠行乃以贖焉餽於薛有戒乃以兵為餽是皆若有處以餽之也於齊亦無遠行亦無戒備餽之者亦無以辭處之而餽於我亦無有辭處而受之故也注云陳臻孟子弟子至二十四兩正義曰云君子者蓋時有所問於孟子者即知為弟子也如非弟子又安得有問於孟子云二十四兩為鎰案國語有云二十四兩為鎰又鄭註之文然亦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

伍則去之否乎註平陸齊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

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

之也以昭果毅曰不待三註大夫日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註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註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收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註收收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乎何爲立

視民之死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註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者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註孔姓也爲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爲王言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已故受其罪也疏孟子之平陸至寡人之罪也。正義曰也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日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者孟子往齊平陸之邑謂其邑之大夫日子之持戟之戰士一日三次失其行伍則殺之否乎日不待三者邑大夫答孟子以爲不待三次失行伍也言一次失行伍則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者凶年饑歲子之邑民老  
羸弱者皆轉乎溝壑壯健者皆散而奔往於四方者  
幾近於一十人矣此孟子首以持戟之士失伍比之  
欲終以此諷之故也蓋軍法以五人爲伍而以下士  
一人爲之長則持戟之士伍長之士也所以保衛其  
伍者也不能保衛其伍故一日三失伍此不稱其職  
也如齊之平陸大夫所以保衛其邑之民不能保衛  
其邑之民故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其亦不稱職  
也孟子故以此喻而終歸諷之曰此非距心之所得  
爲也者距心齊大夫之名也距心言是其齊王行政  
故不肯發倉廩而賑救其民非我所得而專爲者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  
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  
視其死與者孟子又以此比喻而歸諷之也言今有  
受人之牛羊而爲牧養者則必於牛羊之主求其牧  
養之芻草矣求牧養與芻草而不得則歸反還於其  
主乎抑亦但立視牛羊之死不爲求牧與芻草歟  
故以此喻而諷問之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者距心因

孟子以此此比喻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也他日見於  
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至此則寡人之罪  
也者言他日距心自見於王曰王之治都之臣者臣  
知五人焉然於此五人之中能知其有罪者惟孔距  
心故爲王言誦之孔距心之姓也王亦自知治都之  
臣有其罪者以其本皆自於已故云此則寡人之罪  
也○注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至不素餐兮○正義  
曰周禮云都鄙鄭注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  
夫之采邑王弟子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  
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者也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者詩國風伐檀之篇文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  
人仕有功者乃肯受祿毛氏云熟食曰餐箋云如魚  
餐之

孟子謂紙盡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  
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註紙盡齊大夫靈丘

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日以五戒先後刑罰無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蚺鼃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欲其知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歟以感責之也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註三諫不用致仕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註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蚺鼃謀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不用而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公都子以告註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曰吾聞

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註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綽裕皆寬也疏孟子謂蚺鼃曰至綽

綽然有餘裕哉○正義曰此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也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至未可以言歟者孟子謂齊大夫蚺鼃曰子之辭去其靈丘之邑而請爲王治獄之官以近王得諫其刑罰不中者今既以數月矣而不言是其未可以言歟否故以此責而感之也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

去者於是。是。既。盡。諫。於。王。而。王。不。用。其。諫。乃。致。其。臣。而。去。之。齊。人。曰。所。以。爲。既。盡。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若。齊。國。之。人。見。孟。子。謂。既。盡。乃。言。曰。孟。子。所。以。爲。既。盡。使。之。諫。不。納。用。而。去。之。則。善。矣。美。矣。其。所。以。自。爲。其。已。之。諫。不。見。納。用。而。不。去。則。我。不。知。也。以。言。其。爲。既。盡。謀。使。之。去。而。不。知。自。去。之。故。也。公。都。子。以。告。者。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公。都。子。見。齊。國。之。人。有。此。言。乃。以。此。言。告。於。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者。孟。子。答。公。都。子。以。爲。我。嘗。聞。之。有。官。守。職。者。不。得。其。職。而。守。之。則。去。之。而。致。仕。有。言。責。諫。諍。之。任。不。得。其。言。而。諫。正。其。君。則。亦。去。而。致。仕。今。我。無。官。職。之。所。守。又。無。言。責。而。諫。諍。則。我。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哉。綽。綽。皆。寬。裕。也。注。既。盡。齊。大。夫。靈。丘。齊。下。邑。至。罪。麗。於。民。正義。曰。既。盡。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丘。者。案。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是。也。云。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者。今。案。其。文。云。一。

日誓用之于軍旅二日誥用之于會同三日禁用諸田役四日糾用諸國中五日憲用諸都鄙鄭註云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其誓大誥之屬禁則軍禮日無于車無自後則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註孟子

嘗爲齊卿出弔於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齊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

何也註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

予何言哉註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

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蓋言道不合者故不相與言所以有是而言之也

已疏孟子為卿於齊至予何言哉。正義曰此章言

滕至未嘗與言行事也者言孟子嘗為卿相於齊時自齊國出弔於滕國之君齊王使齊之下邑大夫名曰王驩者為之輔行輔行言其為副使也王驩且夕見孟子及反歸自齊滕之道路而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問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言齊王卿相之位不為卑小矣自齊至滕其相去之路又不為近矣然而自滕反歸齊其於道路之

中未嘗與王驩言行治之事是如之何也以其公孫丑有怪孟子不與王驩言故問之以此耳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夫王驩既以嘗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以其王驩自專為善不諮訪人故孟子所以未嘗與之言也。注王驩後為右師。正義曰此蓋推經於離婁篇有云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是知王驩後為右師也王驩姓王名驩字子敖又云至於公行之喪以其禮解之者蓋亦經之文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  
熊九勅較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克虞請曰前日不知  
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羨然註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贏

齊南邑克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恐  
木若以泰羨然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

**心註**

孟子言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

公制禮以來棺槨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  
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墻妻之飾  
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  
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為  
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不得不可以為  
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  
**何為獨不然註**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

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  
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末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  
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不然者言  
其不如是也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

**平註**

校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

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吾聞之君子不

**以天下儉其親註**

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

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論語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

**疏**

孟子自齊葬於魯至不以



天下儉其親。正義曰此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也。孟子自齊塋於魯反於齊止於贏者言孟子仕於齊國喪其母乃歸塋於魯國既塋又反於齊下贏邑而止焉。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虞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者克虞孟子曰前日孟子喪母之時孟子不知虞之不肖乃使虞敦匠厚作其棺以其是時喪事嚴急故虞不敢請問。孟子今孟子既塋而又願竊得而請問也。木若以美然此克虞請問以此也。其問孟子為棺椁之木若以美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至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者此皆孟子答克虞而言也。言上古之人棺椁厚薄無尺寸之度自中古以來棺厚七寸以椁相稱之。自天子通於庶人皆然非謂直為人觀美好也。然後乃為盡於人心也。以其不得其厚用之則不可以為悅於心也。既得以此厚用之而財物無以供贍其度亦不可以為悅於心如得

之以此厚用又有財物以供其度古之人皆用之此厚塋其親也。我何為而獨不如是也。且棺椁敦厚此親體之變化無使其土壤親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無快乎。狡快也。以其人子之心如此得厚塋其親乃快然而弗恨也。我問之君子者不以天下所得用者而儉薄其親也。注贏齊南邑。正義曰案魯桓公三年左傳杜預註云贏齊邑今泰山贏縣是也。注重累之數。墻翬之飾。正義曰案禮記檀弓云周人墻置翬鄭註云墻柳衣也。凡此皆後王之制又案阮氏圖云柳柳車也。因輪一轅車長丈二尺高五尺案喪大記云君飾棺繡翬二級翬二畫翬二龍翬二禮器云天子八翬大夫四翬又鄭註喪大記引漢禮翬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以白布畫著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旣定樹於壙中障板也。注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塋之以禮。正義曰經於滕文之篇亦引為曾子言也。已說在前。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註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  
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  
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  
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  
伐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  
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  
異於是註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齊  
人伐燕註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

曰勸齊伐燕有諸註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  
也註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  
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  
則可以伐之註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  
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  
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矣今有殺人者或問  
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  
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

勸之哉註

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日可

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  
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  
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勸  
齊國伐燕國乎疏沈同以其私問曰至何爲勸之哉  
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者也沈同齊之  
大臣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歟孟子曰可子噲不  
得與人燕子之名也言沈同非王命以其私情自問孟  
子曰燕王可伐之歟孟子各之以爲可伐之也蓋以  
燕王不得天子之命而擅與其國於子之亦不以  
得天子之命而私受燕國於子噲故其專擅如此可  
以伐之也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

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  
乎何以異於是者此皆孟子設此譬喻王之罪而可  
伐者也吾子謂沈同也言今有爲之仕於此齊國而  
子喜悅之爲人乃不告於王而私自與之吾子之祿  
爵夫爲之士者又無王之所命而私自受爵祿於子  
則可矣否乎今燕王所以爲可伐之罪何以有異於  
此齊人伐燕者以其沈同問以孟子之言爲燕可伐  
於是歸勸齊王而伐之或問勸齊伐燕有諸者言有  
人或問於孟子以爲孟子勸齊伐燕是有勸之之言  
否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  
之也者孟子答或人以謂我未嘗勸王也以其沈同  
問我謂燕可伐之歟我應之曰可彼以爲是而伐之  
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  
伐之者孟子又答之或人言彼如問我曰孰可以伐  
之我將應之曰爲天吏天所使者而可以伐之矣今  
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至何爲勸之哉者孟  
子又以此言而比喻齊之伐燕也言今有殺人者或  
問我曰人可以殺之歟我將應之曰可以殺之彼如

復問誰可以殺之我則將應之曰爲士師主獄之官則可以殺之矣今以齊國之政亦若燕之政是皆有燕之罪以燕伐燕我何爲勸齊王以伐燕乎以其燕之雖有其罪亦當王者則可以誅之耳。〔注〕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子噲立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王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遺蘇代百金乃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子之以謂堯賢者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燕國讓子之子之亦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於是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憫恐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王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軻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燕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凡此是其事也。〔注〕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此

蓋論語季氏孔子之言也言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禮作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註〕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

聞孟子與沈同言爲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

**惡是何言也**〔註〕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

公仁智乎欲爲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數曰

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

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註

賈欲以此說孟子也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註賈

問之也曰古聖人也註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

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註賈問有之否乎

曰然註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註賈問之也曰不知也註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

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註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

謬誤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註

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不知其將畔周

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

親之恩也周公之此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

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

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

徒順之又從爲之辭註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

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

是周公改之也今之君子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

非就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

解之疏燕人畔至又從爲之辭○正義曰此章言聖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者言燕人皆離畔不肯歸齊王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未嘗勸王伐燕今果不能得燕乃曰我甚慙耻而見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者陳賈齊國之大夫也言於齊王以為無用憂患慙於孟子也且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乎賈欲以此解王故問之以此王曰惡是何言也者齊王乃歎曰此是何言也周公大聖人安可得而及之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者言陳賈謂周公使管叔為三監於殷管叔乃背畔於殷周公知管叔有背畔之心而復使為監是周公不仁也周公不知管叔將有背畔之心而使之為監是周公之不智也仁與智而周公大聖人也向未之能盡而况於齊王乎賈今請以此見孟子為王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遂見孟子果以此說問於孟子以為周公是何等人也曰古之大聖人也孟子答之以為周公是古之大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又問孟子以謂周公使管叔為監於殷管叔以殷而背畔之有之否乎曰然孟子答之以是有之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又問之以謂周公知管叔將欲背畔故使之為監與曰不知也孟子答之以為周公不知管叔將背畔然則聖人且有過與賈又問之如是則周公為古之大聖人尚且有過謬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能知其將有畔之心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而使為監管叔念是周公兄也故亦望之是則周公有是之過謬不亦宜之也以親親之故不得不然耳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至今之君子又從為之辭者孟子又言古之君子如周公雖有此過然而乃能誅三監作大誥以明勅庶國則周公故能改之也今之君子非真君

賈不能匡正齊王之過又從爲此周公管叔之辭順其王之過而文之也。○注燕人畔王聞孟子與沈同言。正義曰此蓋前段案史記世家言之詳矣。○注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正義曰案尚書大誥篇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孔安國云三監管蔡商是也言作大誥以誥天下又案史記云周公奉成王命典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

**孟子致爲臣而歸**註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

**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註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

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註來就爲卿君

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今又棄寡人而歸註今致

爲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註不

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對曰不

敢請耳固所願也註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

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

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註時子齊

臣也王欲於國中而爲孟子築室使教養一國君臣

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

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

也謂時子何不爲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時子

因陳子而以告孟子註

陳子孟子弟子陳臻也陳子

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註孟子

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爲欲富

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

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爲欲富乎距時子之言所以

有是云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註

二子孟子弟子也

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

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使

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

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註

孟子解二

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

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

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

斷之類也我則耻之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

自此賤丈夫始矣註

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



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堞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耻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也疏孟子致為臣而歸至自此賤丈夫始矣。正不為利回也孟子致為臣而歸是孟子辭齊卿而歸處於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至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是齊王見孟子辭齊卿而歸於室乃就孟子之室而見孟子曰前日未仕齊時聞孟子之賢願見之而不能得見後得侍於我而為之卿遂得同朝相見故甚喜之今乃又棄去寡人而歸

處於室我不知可以繼今日之後而使寡人得相見否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日之後當自來就見故云不請見固我心之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至盍為我言之時子齊王之臣也言自見孟子已往他日齊王又謂其臣時子曰我今欲以中國授孟子為築其室教養一國之子弟故賜予以萬鍾之祿使其諸大夫與一國之人皆有所敬法時子何不為我以此言說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陳臻也是孟子弟子也時子於是因陳臻而以齊王之言使陳臻告於孟子也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至是為欲富乎是陳子乃以時子所告齊王之言而告於孟子孟子乃答之曰然如是也夫時子又安知其有不可也如使我欲富其祿我以辭去十萬之祿而受其萬是以為我欲其富乎云乎者是不為欲富也孟子欲以此言距時子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季孫子叔二子皆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遂時之子言而心尚欲孟子就之故但言異哉弟子之

所聞也子叔疑之亦以為可就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至有私龍斷焉者孟子又言齊王使已為政之道既以不得用則我亦以辭之而止於其室矣又欲以子弟之教而使我為卿以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其富貴乎然以此者是亦猶獨於富貴之中私登龍斷之類也以其耻之所以言然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至自此賤丈夫始矣者孟子又言古之所以為市也以其有無相貿易耳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不征稅也有賤丈夫則必求立龍斷之高者而登之以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以為賤丈夫焉故後世亦從而征取其市中之稅以其所以征商之稅於後世者亦自此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為之始矣故曰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周禮有司閔司市是有司者也。注云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閔市之征。正義曰此蓋前篇說之諄矣此不復說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註**晝齊西南近邑

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

者追送見之欲為王留孟子行坐而言不應隱几而

**卧註**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

倚其几而卧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

**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註**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

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

絕也曰坐我明語子註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

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

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註往者魯

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則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註長者老者也

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為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愠恨也疏孟子去齊至絕子乎。正義曰此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知道之所以乖也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

王留行者晝齊之近邑也言子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而宿齊人見之有欲為王留行者也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言為王留行者危坐而說留孟子之行言孟子乃隱倚其几但卧而不應答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客為王留行者也齊敬也宿素也言客見孟子不應答其言但隱几而卧焉遂欲退乃曰弟子素齊敬其心而後方敢言留夫子之行夫子今乃卧而不聽其言自今請絕於此後勿復更敢見夫子矣曰坐我明語子孟子遂止客且坐言我分明言告於子云自昔繆公至長者絕子乎是皆明告之言也言往日魯國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以導達其意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於魯繆公之側以稱譽其賢則泄柳申詳不能安其身以其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今孟子所以言此者是謂齊之士不能為王謀安於孟子未去之前逮至出晝然後方為

留行此所以隱几卧而不答也齊之留行之士不知以此但以爲孟子不應遂不悅而請勿復見如此是留行之士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但請勿復見爲言以其自絕於孟子矣故孟子所以言子爲長者慮而不及於子思是子絕其長者乎是長者絕子矣以其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於未去之前是爲孟子慮者不及子思特欲爲泄柳申詳之所爲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之以曉其所以隱几而卧不應之意也長者孟子以年已之老自稱爲長者也○註畫齊西南近邑○正義曰蓋以鄒在魯而魯又在齊之西南上孟子去齊歸鄒至畫而宿是知畫之地爲齊之西南近邑者也故云近邑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註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

孟子不知則爲求祿濡滯淹久也旣去近留於畫三日怪其淹久故云士於此事則不悅也高子以告註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

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

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註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

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

出畫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予註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

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註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註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註我豈若猶猶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

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爲小節也尹士聞之

曰士誠小人也註尹士聞義則服故曰士誠小人也

疏孟子去齊至士誠小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也孟子去齊者言孟子去齊而歸鄉也尹士語人曰

至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尹士見孟子去齊而宿於晝乃語人曰不知齊王不可以爲湯武之王則是孟子蒙昧而不明鑒也知齊王不可爲湯武之王然且自鄒至齊而爲仕則是孟子于求其祿也今自千里之遠而見齊王不遇不行其道故復去而歸然而三宿而後方出晝而行是何其滯滯淹久也我則以此不悅之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爲孟子弟子也高子以此尹士語人之言而告於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至而後宿哉孟子答高子以謂夫尹士者安知我之志哉我千里而見王是我欲行道也不遇於齊王不得行其道故去豈我心之所欲哉我不得已

而去之矣我三宿而後出晝邑而行於我必尚以爲  
悉速也齊王如能改之使我得行其道則必反留我  
回耳夫出晝邑至三宿而齊不我追而還齊國我然  
後浩浩然有歸志也我雖然有浩然歸之之志然而  
豈肯舍去王哉王猶可足用爲之善政王如用我則  
豈徒使齊國之民安泰天下之民亦皆安泰矣王庶  
幾能改而反我我日常望之於王矣我豈若猶猶  
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爲其諫於君而不受則悻悻  
然心有所怒而見於面容去則極日力而後方止宿  
哉孟子如此所以云然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聞孟子言之以此故服其義而言於孟子曰  
士實小人也以其不能知孟子之志有如此矣

**孟子去齊克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註路道也於路中問  
也克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曰彼一

**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註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

是其一時也五百年王者興有興王道者又名世次  
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  
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  
時則可有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註孟子自謂  
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

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  
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矣疏孟子去齊克虞  
路問曰至吾何為不豫哉。正義曰此章言聖賢與  
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孟子去齊  
克虞路問曰至不尤人言孟子歸鄒弟子克虞於路  
中間孟子曰夫子若有不悅豫之顏色然前日虞問  
夫子有言君子之人凡於事不怨恨於天不見過於  
人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至吾何為不豫哉孟子答  
克虞以謂彼時聖賢之所出是其時也此時今時亦  
是其一時也五百年之後必有王者興為於其間亦  
必有名世大賢者今自周興太王文王以來已有七  
百有餘歲矣以其年數推之則過於五百年矣以其  
時考之而其時亦可有也今天自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天欲使平治天下則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此孟  
子所以歸於天命道行與不行皆未嘗有不悅之色  
也故曰吾何為不豫哉蓋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自

謂徒當名世之士而時又值不得施爾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註

休地名丑問古入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  
不受其祿也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歸志不

欲變故不受也註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

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  
欲即去若為變詭見非太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

復受其祿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也註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

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

**疏**

孟子

至非我志也。正義曰此章言祿以食功志以舉事

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留也孟子去齊居休休乃

地名也言孟子去齊居處於休之地蓋齊邑下之地

也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公孫丑問孟

子曰夫為仕而不受其祿古之道誠然乎丑以其怪

孟子於齊不受祿故疑而問之曰非也於崇吾得是

王至非我志也者孟子答之曰我非不受祿也亦非

古之道如此也然我於崇之地我得始見於齊王知

王不能納善故退而有歸之心又其不欲遽變為苟

去故於祿有所不受也以其道不行不敢無功

而受祿也巳既去而繼以賓師之命而禮貌之

故由是為善遂不也但不得是

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

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

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

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

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

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

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

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

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但不得是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下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畝  
熊九勅較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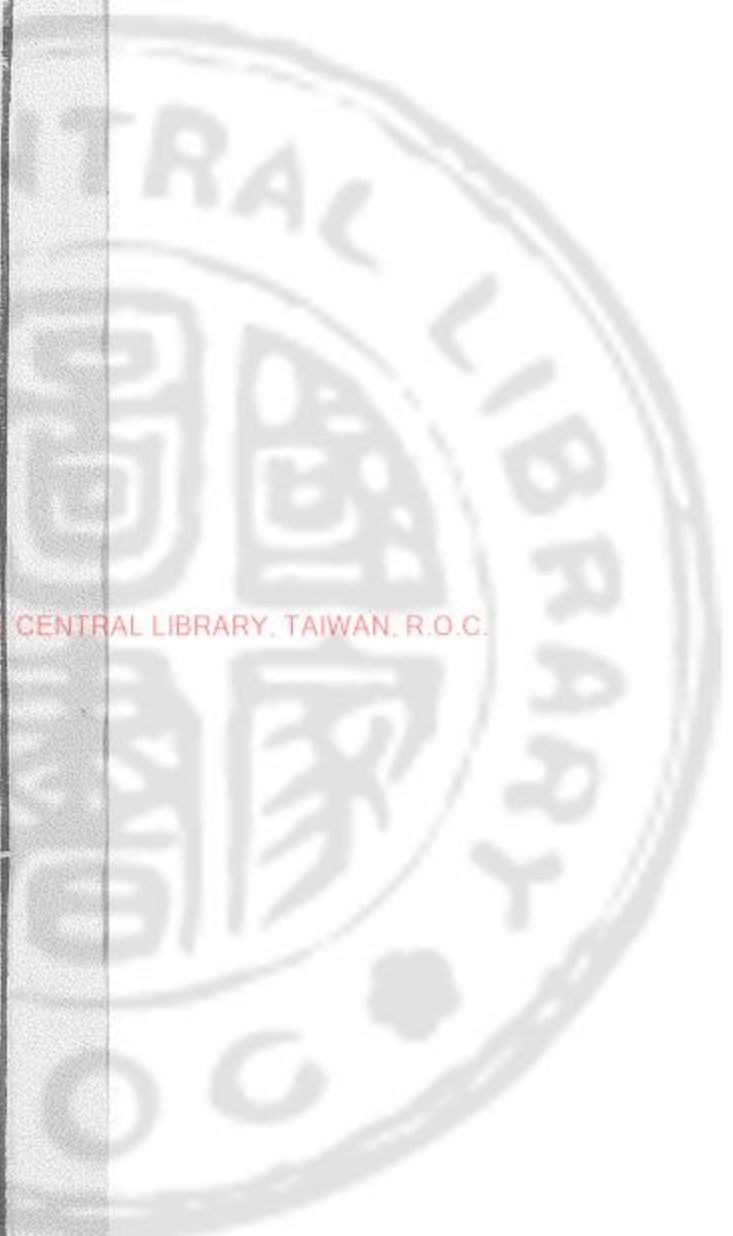
註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

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

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疏

正義曰前

篇章首論公孫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故曰公孫丑為篇題蓋謂行政莫大乎反古之道是以此篇滕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篇所以捐滕文公為此篇之題也此篇凡十五章趙註分之遂成上下卷據此上卷凡五章而已一章言人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三章言尊賢師智乘人之善脩學校勸禮義勸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四章言神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蔽道君臣同耕陳相背師降于幽谷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正之五章言聖人緣情制禮以直正在其餘十章趙註分爲下卷各有所爲焉○  
註滕文公至題篇○正義曰案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註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之國卽滕侯之後也謚法曰慈惠愛民曰忠信接禮曰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遂以爲之篇題故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註**  
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

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廩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克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世子**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註**  
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註  
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惟有行善耳復何疑邪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註

成魄勇果者也與

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為之何為畏彼之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註言箴有為當若顏淵庶幾成魄不畏乃能有所成

耳又以是勗世子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

欺我哉註

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

法則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註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夫五十里子男之

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註

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

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治也

疏

滕文公為世子至厥疾不瘳○正義

曰此章言人上當則聖人秉仁行義者也滕文公為

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

舜者世子諸侯適子之稱也言滕文公為世子之時

往楚國而在宋國過見孟子孟子乃與世子文公道

其人性皆有善但當行之而已凡有言則必以堯舜

為言蓋堯舜古之受禪之帝其治國所行之事皆為

後世所法故言必堯舜之事言於世子焉文公以其欲

勉世子文公也文公者後謚世子為文公也世子自

楚反復見孟子者是世子文公自宋而見孟子之後

畏彼哉者孟子又引往日成鬪嘗謂齊景公曰彼之尊貴者即丈夫也我亦丈夫也言即一耳我何畏彼之哉是言我能為之亦如彼之尊貴矣又何畏顏淵有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亦言其一人即一耳但有能為之者亦若此舜矣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者孟子又以公明儀有曰文王者我師法者也周公豈欺誣我哉言周公我亦信而師法之耳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者孟子謂世子言今之滕國之地絕長補短其廣大亦將有五十里也尚可以為行善之國也五十里者子男之國也故曰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此蓋今之尚書說命之篇文也孟子引書云若藥之攻人人服之不以瞑眩憤亂則其疾以不愈也所以引此者蓋孟子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猶可為善國有致世子之所嫌乃引此而喻之抑亦所謂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之意而解世子又有以勸勉焉○註文公為世子至勉世子也○正義曰此蓋古紀世

本之文也云滕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洪與文公相直後世因避諱之故更考公為定公元公為文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為諱以其能慈惠愛民故以文為諱魯有文公定公之號周有文王定王之名其諱雖與滕君同然稱其實蓋不無異焉凡稱公者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伯小國稱子男之君亦得稱公者非僭之也以其國人尊之故稱公而已○註云成鬪勇果者也公明儀賢者也○正義曰以意推之則成鬪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亦未詳禮於檀弓有公明儀而註亦無所說亦以孟子之時事罕有所戴學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註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義曰商書說命篇孔氏傳云開汝心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

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註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

謂大喪也然友之鄒問於孟子註

孟子歸在鄒也孟

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註

不亦者亦也問

此亦其善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喪之以禮祭之

以禮可謂孝矣註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

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註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

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飭糜粥也然友反命

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

可註

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

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

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

有所受之也註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

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

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  
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也謂然  
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  
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註父  
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  
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  
使其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  
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歡踊而深墨卽位  
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註孟子言如是不

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  
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歔粥不食顏色深墨  
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  
以君先哀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註  
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  
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  
是誠在我註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註諸侯五月而葬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

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及至葬

### 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註四方

諸侯之殯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

行之高美也巳疏滕定公薨至弔者大悅。正義曰

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定公薨者滕文公之

父死也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

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者然友世子之傳也世子謂然友言往且

孟子曾與我言於宋國之事於我心至今常有終焉

不忘之也今也不幸至於父母之大故我欲使子問

於孟子然後行其父喪之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者

孟子將以自宋歸鄒也然友乃往鄒國問孟子以世

子所問之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國所自盡也者

孟子答然友謂不亦善然友以世子所問也曾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至三

代之共之者孟子以此答然友之問言曾子言父母在

生之時當以禮奉事之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其

禮也父母死之時當以禮安葬之如躄踊哭泣哀以

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其禮也及祭之禮如春

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簋簋而哀戚之是也能如此

則可謂之能孝者矣如問其諸侯所行之禮則我未

禮我之先君亦莫之嘗行也今至於子之身而反違之以為三年之喪不可言其不可反背先君而以自為三年喪之禮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言之後復引記有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我但有所承受之也不可於己身獨改更為三年喪耳滕與魯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故云吾宗國魯先君志記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者滕文公既定為三年之喪禮而父兄百官見之皆不欲為乃復謂然友曰我所往他日未嘗學問禮但好驅馳走馬試劍事今也定為三年之喪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之禮子復為我之鄒問孟子以為如何當使父兄百官服其心而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者是然友自文公所乃因其命復往鄒國見孟子而問焉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命莫敢不哀先之也至是在世子者孟子答然友為

世子之問言如此則不可更以他事求也惟當以哀戚感之耳故引孔子曰國君之薨其政事皆委冢宰大臣聽行之嗣君者但歆糜粥而不食面之顏色亦變為甚黑之色即喪位而哀哭之故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是所謂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耳且君子之德如風也小人之德如草也草加之以風必偃伏而從風所趨耳是在世子但以身率之爾凡此皆孟子答然友為世子之間而以此復教之矣然友反命世子曰是誠在我者然友自問孟子之後乃以孟子之言反歸告於世子世子於是五月居於喪廬不敢入處故未有命以令人未有戒以號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言也百官族人皆以為知禮能行三年之喪乃曰可謂曰知以其百官族人指文公而言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者言及至葬日四方諸侯來弔慰而觀之顏色之戚而形於容哭泣之哀而形於聲於是弔之者皆大悅以喜其有孝行也

注定公文公父也。正義曰說在前段已詳矣。注曾子傳夫子之言。正義曰



案論語孟孫問孝於孔子孔子對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魯子傳孔子之言而云孟子所以引為魯子言矣。注滕魯國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與薛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侯辱在寡人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後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杜預云薛任姓以此推之則知滕為魯之後與魯同姓也。注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至孟子也。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兩說者其意皆行謂之父兄百官言亦行謂之世子亦行但不逆意則可矣。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又大喪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是也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註問治國之道

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

務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註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

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

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民之為道也

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

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註義與上篇同孟子

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究陳其義故各自  
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註古之

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十一之制  
也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註陽虎魯季氏

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  
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註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

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

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八

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

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

借力助之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

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註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

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

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樂歲

粒米復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註樂歲豐年復戾猶狼藉也粒

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常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之也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註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蒲之至使老少轉尸溝壑安可

以為民之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註古者諸侯

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註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惟殷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註**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

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

人倫也**註**養者養者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

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

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彛倫攸序謂其常事有

序者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

法是爲王者師也**註**有行二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

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

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註**詩大雅文王之篇

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

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

國也使畢戰問井地**註**畢戰勝臣也問古井田之法

時諸侯各去典藉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孟

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註**子

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

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

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

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註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也必相侵凌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註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註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

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童法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註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緇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尙

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死徙無出鄉**註死謂葬死也徙謂受土易居也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註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惡也

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和睦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註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供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註畧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慈惠潤澤之則

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

**疏**

滕文公問為國至則在君與子矣。

正義曰此章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脩學校勸禮義勸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滕文公問為國者滕文公問孟子治國之道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者孟子答文公言治國之道惟民事當急而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者此蓋詩之邠風七月之篇文也言民事於日中則取茅夜中以索綯絢絞索也晝日中也宵夜中也及爾閒暇之時則亟疾采蓋其野外之屋春事始興以為播百穀為也以其民事當無休已孟子所以引此而教之文公也亦欲文公教民如此者焉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者此義同前篇此所以復言之者以其前篇孟子為齊宣陳之也此篇蓋因文公為治國之道故孟子復此為答遂兩載焉此更不說是故賢君制民必恭儉禮

下取民有制者言古之賢君必身行恭儉恭則不侮人儉則不奪人非特不侮人不奪人且又禮下接於賢人其取民之賦又有什一之制什一蓋十分則取一而已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者陽虎魯季氏之家臣也孟子言陽虎有云凡為富者則常聚民之財賄焉已所有故不仁凡為仁者以其常務博施濟眾故不能富矣孟子今引之而教文公者蓋欲使得其中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者言夏后氏之時民耕五十畝田其於貢上之賦但五畝而已是夏后氏五十而貢也殷人之時民耕七十畝田其助公家則七畝而已是殷人七十而助也周人之時民耕百畝其徹取之賦則十而已是周人百畝而徹也總而論之其實皆什一之賦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此孟子自解之義也徹猶徹取助但借民力而耕之矣故藉借也夏后氏與殷人周人之稱不同者蓋禹之受禪以繼舜有天下故夏稱后君也殷周以征伐順人心而有天下故云人也龍子曰治地

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  
龍子蓋古之賢人也孟子言龍子有云治土地之賦  
莫善於助者也莫不善於貢也以其助則倍民力而  
耕之其所出在歲之所熟如何耳貢者以其檢校數  
歲之中以爲有常之例也其歲之所熟則貢之數亦  
然歲之荒則貢之數亦然蓋以歲荒則有損於民也  
故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  
而不爲虛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  
焉者此亦孟子自解其上文之言也言豐樂之歲其  
粒米狼籍饒多雖多取之而不爲暴虐則以寡取之  
凶荒之年糞其田尙不足則以取滿其常數焉是則  
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之意也爲民父母使民矜矜然  
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  
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言人君爲下  
民之父母使民矜矜相顧將至終歲勤苦勞動不得  
以贍養其父母人君在上又更稱貸而益之以滿其  
常數之貢致使老少羸弱饑餓而轉尸於溝壑之中  
如此安更可在上爲下民父母也言其不足以爲民

父母矣以其爲民父母當子養其民不當如此故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孟子言今夫滕國於世祿固已  
知行之矣但亦當憐憫民之老少與其勤勞者也世  
祿者以其有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土地也謂其  
子雖未任居官得食其父之祿亦必有土地祿之也  
詩云爾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  
雖周亦助也者此詩蓋小雅大田之篇文也惟助至  
助也孟子又自言之因詩而解周之亦助也其詩蓋  
謂民樂其上願欲天之先爾及公田次及我等私田  
也孟子緣此而觀之遂知雖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  
亦有助之制焉以其惟行助則爲有公田如貢徹則  
非有公田矣孟子於此所以復辨其周之亦有助法  
而取民之賦蓋謂其莫善於助之義也設爲庠序學  
校以教之者此孟子亦欲文公富而教之之意也言  
又不特止於制民之賦而已旣制其祿又當開設爲  
之庠序學校以教之矣故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至是爲王者師也者此孟子欲詳說其庠序  
學校之意也言庠者所以養者老於此者也校者所



以教禮義於此者也序者所以講射於此而行尊卑  
揖遜之禮者也夏之時謂之校殷之時謂之序周之  
時謂之庠然而為學則三代皆共之皆所以於此而  
明人倫之序大倫既備明於上小民既親之於其下  
如有王者興起而用之必來取法於此是為王者之  
師也孟子所以區區為滕文公言及此又欲文公由  
此化民成俗故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  
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者詩云蓋詩大雅文  
王之篇文也其時周雖自后稷以來但為之舊邦其  
受王命復脩治而維新之是文王之謂也孟子言文  
公但能力行如此而脩治亦以新子之國矣以其欲  
以此勉文公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  
滕文公之臣也滕文公自問為國之道孟子告之民  
事貢賦勅禮義之意其後又畢戰問孟子以  
井地之制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  
穀祿不平而以至在君與子矣皆孟子答畢戰問井  
地之制也孟子言子之君將欲行其仁政選擇而使

子來問以井地之制子必當勉力與民同行之耳夫  
仁政必自經界為始如經界不能正之制井地由此  
不均齊井地不均則穀祿亦不平矣穀所以為祿故  
云穀祿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經界至定也者孟子  
言此故暴虐之君汗濫之吏必慢其經界所以告之  
以此者孟子欲滕君不為暴君畢戰不為汗吏也故  
如是云然經界既以正則田由此而分平祿由是而  
得制是其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之也以言其易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  
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言今夫滕國土壤之  
地褊小即止於五十里然將為之君子人焉為之野  
人焉以其無君子則莫能治其野人無野人則莫能  
養其君子孟子所以言此者蓋以滕國亦有君子亦  
有野人足以為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  
自賦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者此皆孟子欲  
滕國為善政故以是請效之也今言請於郊野行井  
田之制以九一而助佐公室為之賦國中廬園以什  
一之法使貢自賦之以其十中取一也古者自卿以

下皆有其圭田謂之圭田者所以名其潔而供祭祀之田也言自卿以下皆受此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以其一家之人受田其餘老幼尚有餘力者亦受此圭田二十五畝而已死徙無出鄉以其死葬易居無出其本鄉耳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以其為同鄉之田共井之家者凡有出入皆相交為伴所以同其心也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疾病則相扶持其羸弱而救其困急則百姓於是相親和睦矣方里而井以其方一里之地為之井田九百畝以其一井之田有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以其畝以八口之家皆受八百畝以為己之私田苗稼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其八口之家同共耕養其公田乃至公田之事了畢然後耕治己之私田以為之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所以為野人之事以別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孟子言此則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若夫加之

以慈惠潤澤之則有在於滕君與子矣子者稱畢戰為子也○(注)詩邶風七月之篇至無休已○正義曰毛氏云宵夜也緇紵也乘升也箋云爾汝也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紵索以待時用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期來年百穀于公社也此詩蓋陳王業之艱難○(注)陽虎魯季氏家臣非賢者也○正義曰案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傳云陽貨陽虎也季氏之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是則姓陽名虎字貨也孔子不見所以知其非賢故也○(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至亦助也○正義曰此蓋幽王之詩也箋云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注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言民枯君德蒙其餘惠○(注)洪範彜倫攸叙○正義曰孔安國云彜倫常道也言常道所以大叙也洪大也範道也此箕子陳之於武王者也○(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永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注)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敘其田

野。正義曰鄭注云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以井之字因取名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鄭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者有一易者有再易者通率二而當一是一之謂井牧昔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注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正義曰鄭司農云園廩亦輕之者廩無穀園少利也。注周禮曰餘夫亦如之王制曰夫圭田無征。正義曰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夫圭田無征者鄭氏云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注周禮大宰曰八日友以任得民。正義曰案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日牧以地得民二日長以貴得民三日師以賢得民四日儒以道得民五日宗以族得民六日主以利得民

七日史以治得民八日友以任得民九日族以富得民註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長諸侯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教民者也備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也宗繼別爲大宗牧族者也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至不絕者也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耨作者數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者使其地之民守其財物者此大宰之職有是以掌之也

孟子註疏解經五卷上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下

漢趙氏註

明熊九岳

宋孫奭疏

明熊九勅較

滕文公章句上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廬而為氓註神農三皇

之君炎帝神農氏許姓行名也治為神農之道者踵

至也廬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為氓氓野人也文公

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相屨織席以為食註文



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  
捆猶叩膝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飲  
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  
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註陳  
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  
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註棄陳  
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子道許  
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註陳相  
言許行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  
也惡得賢註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

各自食其力養殮熟食也朝日饗夕日殮當身自具  
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  
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  
無事故道若此者也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註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註相曰然許

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註孟子曰許子自

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註相曰不自織布

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泉衣也

日粗布衣也許子冠乎註孟子問相冠乎曰冠註相

日冠也曰奚冠註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註相

日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註相言許

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為不自織註孟子曰許子自

織素乎曰害於耕註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

曰許子以釜餽粢以鐵耕乎註粢炊也孟子曰許子

寧以釜餽炊食以鐵為犁用之耕否邪曰然註相曰

用之自為之與註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曰

否以粟易之註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

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

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

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註

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

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止也

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

交易紛紛而為之煩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

也註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易也然則

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

註

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尙

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  
此反可耕且爲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  
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  
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者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  
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  
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註

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

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  
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

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  
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註

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

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  
義所常行者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  
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  
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註

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

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

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  
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舜使益掌火益  
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註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  
之火正也烈熾益視山澤草木藏者而焚之故禽獸  
逃匿而奔走遠竄也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  
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  
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註  
疏通也滄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  
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

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如此寧可得耕也注

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註棄爲后

稷也樹種藝植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

養人也故曰民人育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  
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註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  
夫婦婦兄兄弟朋友貴信是爲契之所教也放勳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註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德也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註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註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已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爲已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註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

傳與人尚爲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註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註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

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陳良楚產也  
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  
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  
師死而遂倍之註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  
有先之也所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  
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  
非之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  
獨居三年然後歸註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

子塚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  
慎終追遠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  
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註有若之貌似孔子  
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  
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  
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  
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  
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今也

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  
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水者未聞下喬  
木而入于幽谷者註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  
惡如缺舌耳缺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鳶應陰而後  
動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之道不務  
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缺舌與曾子  
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  
入於幽谷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  
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註詩魯頌閟宮之篇也

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  
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  
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爲不善變更矣孟子  
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  
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  
同則賈相若麻纒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  
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註陳相復爲孟子  
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貳價不相僞  
詐不相欺愚小大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

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爲之哉徒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註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八寸厚薄適等其價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

作其細哉時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疏**有爲神農之言至惡能治國家。正義曰此章言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

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淳樸者有爲神農者許行至願受一廛而爲氓者神農炎帝氏也許行南蠻之人也姓許名行也自楚蠻之地往滕國至門而言告於文公曰我是遠方楚蠻之人聞滕君行仁政於此我今所以來至心願受一廛居之以爲之氓也氓野人之稱已說在孫丑篇文公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蓆以爲食言文公乃與許行之居而處之其許行之徒弟有數十人皆衣短褐叩楛織屨席以供其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至願爲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與其陳辛二人皆陳良徒弟也言陳良徒弟陳相與其弟辛皆負其耒耜而從宋國往滕國而向滕君曰我聞知君行聖人之政事是爲聖人者也今願爲聖人之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言陳相至滕乃見許行而大悅樂

之遂盡棄去陳良之儒學而就學於許行之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至惡得其賢言陳相後見孟子乃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爲賢君者也雖然未聞至道也古之賢君乃與民同耕而食糞殮而兼治政事朝食日饗夕日殮今也滕君乃取財稅而有倉廩府庫之富則是厲病其民以自奉養也安得謂之賢君乎倉廩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廩倉有屋曰廩孟子問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爲許行是自種而後食也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又問許子必自織布然後衣着乎曰否許子衣褐也許子冠乎孟子問許子戴冠乎曰冠陳相答之許子戴冠也曰奚冠孟子又問許子戴何冠曰冠素陳相答之許子以素爲冠其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許子又問許子以素爲冠其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織爲冠以粟更易之而已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孟子又問許子何爲而不自織爲之乎曰害於耕陳相答之以謂許子不自織爲之也以

其自織有妨害於耕也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耜乎孟子又問許子寧以釜甌炊食以鐵爲耜用之耕否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爲許子用之也自爲之歟孟子又問許子是自爲釜甌炊食鐵耜耕乎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以爲許子不自爲也以粟更易之而已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至何許子之不憚煩孟子又復問以許子將粟更易械器者不以厲病於陶冶陶冶亦以器更易之以粟豈爲病厲其農夫哉陶冶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且許子何不自爲之陶冶止皆取其宮室之中而用之乎何爲更紛紛然交易於百工歟何許子之不畏其煩故以此欲排之陳相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陳相又答之以謂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之也所以用交易而用之耳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之歟孟子又排之如是則爲國君治天下獨可自耕且又爲政事以治天下歟陳相及此以應答故孟子一向自言而排之乃曰有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國君行教化也有小人之事即農工商也且以一人之身而用百工之所

作爲備具如必皆用自爲然後方行用之也此則驅  
率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又一說云如此是驅率  
天下之人郊道路之人但乏視而不知上下貴賤耳  
以其許行陳相皆欲君民並耕不知有上下貴賤相  
待故以此說據下文意義相通堪以此說爲尚所以  
亡羸困之路者但趙註之說耳詳而推之羸困之路  
不若此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至天下之通義也者  
此下文之如此也言天下之人有但或勞其力但或  
勞其心者勞其心所以制政教而治天下之人耳勞  
其力所以見治於上人也治天下之人者以其爵祿  
皆出民之賦稅故食於人而已言此是天下通義人  
常行者也上之人君爲言也下之人民爲言也以  
此推之則上下貴賤有所相待耳當堯之時天下猶  
未平至舉舜而敷治焉孟子又言當古之唐堯盛帝  
之時天下猶尚未平是以其大水橫流逆其水氾氾  
濫濁偏於天下草木由是暢茂敷實禽獸又由此而  
繁息而生植焉五穀黍稷稻麥菽於是豐登禽獸

亦偏害於人猛獸之迹交馳於中國之道堯帝乃獨  
自憂懼之以其有傷害於人民故舉用虞舜而廣治  
之廣治其水土也舜使益掌火至禹疏九河后稷教  
民稼穡又至使契爲司徒止於亦不用於耕耳言舜  
因堯帝舉用乃使伯益爲掌火之官益視山澤草木  
煩盛乃烈山澤而焚燒之禽獸於是懼而逃匿遠竄  
而不敢出又使禹疏通九河又淪治濟漯潔水而流  
注歸海又開決汝漢之水而斟壅淮泗二水而同流  
注歸之江九河在東北秦爾雅云九河一曰徒駭二  
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湖蕪六曰簡七曰  
潔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是也江九江也案尋陽地記  
有云一曰烏江二曰薛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  
五曰箇江六曰提江七曰廩江八曰源江九曰畎江  
是也然後中國之地人方可耕藝而食也當此之時  
大禹八年在外治水土經三次過其家門而不得入  
其家雖欲於時耕作之其可得乎又使后稷棄教天  
下民稼穡種樹藝盧五穀五穀既豐熟而天下人民  
於是得養育其生稼穡者說文云種曰稼歛曰穡也

人之於是是有養生之道飽食而煖衣逸樂居處而無以教之則近類於禽獸以其不知高下也聖人有憂懼其民如此舜又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使天下之人知父子有親親慈孝君臣有尊卑之義夫婦有交別長幼有等序朋友有忠信又言放勳有口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民之有勤勞於事者有以償其勞故曰勞之因其民之來歸者有以償其來故曰來之民之或曲其心故心故以正其直爲之正故曰匡之民之或曲其心故以正其曲爲之直故曰直之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故曰輔之翼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故曰翼之勞之來之匡之直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故自得悅樂之而已矣民既自得而悅樂之於是又從加之恩惠而振德之振德卽恩惠耳言聖人之憂於天下之民如此尙何暇以耕爲乎又言堯以不得舜而舉用使敷治焉則於民之憂舜旣得堯舉而用之如舜復不得皋陶禹爲輔則亦爲已之憂今夫以百畝之難耕恐爲已所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

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謂之仁以言其以已之財物布與人者是謂忠惠也以已之有善而以教諸人謂其心之忠也中心之謂忠爲天下求得其人而治天下者是謂其仁者也愛人之謂仁所以爲天下求得其人不過愛天下之人故如是也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孟子言如此故以天下傳與其人尙以爲易也爲天下得其人而治天下者猶以爲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至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又引孔子有云大哉堯帝之爲君也惟上天之爲大而不可尙惟堯帝又能則法上天而行之故蕩蕩然其德之大而民無有能指名之者亦若上天之蕩蕩其覆載之德人亦不能指名而窮極之故也德於堯如此其大故孔子所以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魏甯乎其功德之大如此而天下之事未嘗自與及焉無他以其急於得人而輔之耳所以但無爲而享之故不必自與及焉然則堯帝舜帝之治天下豈爲無所用其心哉以其但急用心於得賢亦且不用於躬耕耳

孟子所以言至於此者蓋欲排許子於陳相欲以滕君與民並耕而食故演之以此也是所以謂之之云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至亦爲不善變矣者此蓋孟子又欲以此而譏陳相學於許行者也言其間用中夏之禮義而變化於蠻夷之人未聞也蠻夷之道而變化於中夏也且陳良自楚國而生也悅樂其周公仲尼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北求學於中國蓋中國以楚地觀之則中國在北之地故也北方之學者未能有人或先之陳良彼陳良所謂察察遠人之士者也子之兄弟以師事數十年矣至師死而遂皆去其所學而學於許行故以此而譏之言往曰孔子喪沒至於三年之外其門人有治擔任而將歸室者乃至子貢之所入揖於子貢相嚮面而哭乃至悲不成聲然後歸之室復感發子貢追思孔子又反至築室於孔子塚上之壇獨居又至三年然後方辭冢室而歸處又及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三人以有若之貌狀似孔子聖人三人遂欲以往日所事孔子之禮旦夕奉事有子至勉強曾子同以此事之

曾子乃曰不可言江漢以濯之則至清而不可汚秋陽以曝之則至明而不可掩其孔子如此江漢秋陽皜皜然清潔明白不可得而尚耳故不可以有若比之而以事孔子之禮事之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孔子之死至三年之久而門人尙歸與子貢相嚮而哭乃至悲而不成聲又感子貢復築室於冢上而追思之以至子張子游子夏欲慰其心思乃強曾子同以往日事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尙不忍以有若加於孔子而今子之兄弟但自師死之未久遂便以背去之而欲以許行爲師而就學之何忍之如是邪故以此非之然前又所謂用夏變夷卽陳良比學中國以周公仲尼之道爲悅是又孟子明言之也豈見如許行陳相兄弟用蠻夷之事而欲變於滕國也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信子之師而學之至於不善變矣孟子言今也許行乃南蠻馱舌之惡如於鳥者也所行豈非先王之正道而子之兄弟皆背去其已之師陳良而以學許行是亦有異於曾子不忍以有若加孔子矣我聞出自幽谷之內



而遷登于高大之木者未聞有下高大之木而遷入于幽谷之內者也又魯頌闕宮之篇有曰戎狄之人不善周公於是庸擊之荆舒之人亦不善周公於是懲誠之然則戎狄之人周公方且庸擊之今以南蠻之人反悅其道而以學之亦為不善變更者矣蓋戎欲荆舒皆南蠻之地也然周公一則庸擊之一則但懲誠之是何邪夫以戎狄之地遠荆舒之地近以遠者有所庸擊則近者自然從而治也故戎狄是庸荆舒是懲矣此孟子所以又執此而非之陳相兄弟學于許行為不善變更其師者焉從許子之道則市價相若者此乃陳相之言從許子之道為美之意於孟子也言今從許子之道而行之則市中物價貴賤則一而不二也國中亦無姦偽欺詐雖使五尺之童子往市中亦莫有人或敢欺瞞之也以其布與絹帛長短則同其價例則相若不異麻縷絲絮四者輕重又同而價例亦相若而更無高低五穀斗量多寡亦則同而價例亦相若膠屨大小亦同而價則相若凡此是皆市無貳價也故以此言於孟子曰夫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至惡能治國家此孟子又從而辨之也言夫萬物之不齊等是物有貴賤好惡之情也然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其不同之有如此而子今以為上者同之而無二價是使天下交爭而亂之也大屨豈為之哉言凡屨之大小則其他物之貴賤不言而可知矣今從許行之道者是相駮率而作詐偽者也又安能治國家焉此孟子至終而闢之以此也○注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正義曰案皇甫謐曰易稱包羲氏神農氏作是為炎帝班固云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注褐馬衣至粗布衣也○正義曰案說文云編象襪也一日短衣也又曰袍也馬被衣也○注古火正○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顓頊氏之子曰犂為祝融是為火正故也○注書曰辛壬癸甲厥呱厥而泣○正義曰案孔傳云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啟禹之子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啟泣聲不暇子名

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注〕放勳堯名也。正義曰案徐廣云放勳號陶唐也。孔安國云堯能放上世之功化也。〔注〕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正義曰案史記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甬甃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之無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作柝維離女貞五味兔檀之樹營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注〕魯頌閟宮之篇。正義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憇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荆與群舒是其解也。

**墨子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註〕夷之治墨家之道者

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吾**

**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註〕我常願見之今

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却之**夷子不**

**來他日又求見孟子**〔註〕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

他日復往求見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註〕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

不直言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

**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

**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

**是以所賤事親也**〔註〕我聞夷子爲墨道者墨者治喪

貴薄而賤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

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始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事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以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註之夷子名也蓋儒家者曰古之治卽若愛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親疎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

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

赤子之罪也

註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

鄰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愛救

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

以愛况之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

**本故也**

註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由今夷子以他人

之親與已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

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

註上世未

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之棄於壑也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額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註嘍相共食之也額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為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藁裡籠重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亦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註

孟子言是以為墨家薄

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

也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疏墨者

至命之矣。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互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而受命也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因孟子也徐辟孟子弟子也言治墨家之道者夷之因孟子弟子徐辟而見孟子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正病且待病之瘥愈我以往而見之也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夷子聞孟子以為尚病故不來見至於他日復往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見夷子復來求見遂不得已先言於徐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欲不見則不得直已之道而正之儒家先王之正道則我而不見我日見而直已之道而正彼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

喪也以薄爲其道也至是以所賤事親也此孟子以此告徐子是其直已之道而正夷子也以其夷子既以厚葬其親而尚治其墨家之道故不知以此厚其親是儒家之正道而已孟子所以反覆直而正之乃因徐子而告之曰我聞夷子治墨家之道者也夫墨者治喪不厚但以薄之是爲其道也夷子思以墨道以變易天下之化豈以薄其喪而不貴之者也然而夷子葬其父母以厚爲之則是以墨家所賤者而事父母之親喪也以其墨家賤厚而貴薄也徐子曰告夷子徐子因孟子此言以告之夷子也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至施由親始此文夷子以言於徐子而以墨道爲是也乃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人治民若保赤子者是言何謂之乎是則以爲恩愛之道無有差等之異也但施行恩愛之道當自父母之親爲始耳我所以厚葬其親何爲獨非以墨道也之夷子自稱已之名也徐子又以夷子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至亦必有道矣孟子又言今夷子以爲愛無差等是夷子

信以爲人親愛其兄之子爲若親愛其鄰家之赤子乎然彼夷子蓋亦有所取而云耳故亦不足怪也彼夷子必謂孺子有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故云愛無差等又以古之人若保赤子爲言也蓋其赤子匍匐將入於井非赤子之罪惡也但以赤子未有知人故不忍見焉故救之耳今夷子必以此况之而遂以爲愛無差等如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同是則親兄之子必亦待將入井然後救之矣是夷子未達人情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皆使其由一本而出也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已之親同是爲有二本也又安知先王制禮而稱人之情以爲之厚薄施於父子者不以同於兄弟行於同宗者不以行於鄰族也蓋上世於太古未制禮之時常有不葬其親者其親之死則擗舉而委棄於路傍坑壑之中他日子過之於此見其狐狸野獸食之蠅蚋飛虫且共噉食其子之額泚泚然出汗故泚泚而不敢詳視夫子所以有泚泚然之汗於額而出者非爲他人而慙也故如是而泚泚泚泚然而出於額也以其中心有所不

恐其親之如是故自中心之所痛恨故發之於面  
所以有泚泚然之汗出於額也蓋不忍之如是乃歸  
取蘩糲籠車取士而遮掩之誠是其不忍其親之道  
也是則孝子仁人之心而掩其親亦必有道耳孟子  
所以言是者蓋非墨家薄葬爲非而以厚葬爲是故  
以直其正道矣夫以謂太古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  
其親爲獸虫所食尙知掩之之道况今之世先王所  
制定其禮而可蔽之墨家道而薄葬爲是而以厚葬  
爲非邪夷子旣以能厚其親而尙不知以墨家之所  
薄爲非所以執此而直之使正耳徐子以告夷子至  
命之矣者徐子又因孟子此言而告於夷子夷子乃  
憮然而覺悟其已之罪故頃然爲問曰我今受孟子  
之教命而不敢逆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較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疏

正義曰此卷趙註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有十章

一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二  
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  
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下祿踰墻之女人之所  
賤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  
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歿五章言德  
修無小暴慢無強六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七章言道異不謀迫  
斯強之段泄已甚驪之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八  
章言從善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九章



言憂世饑亂勤以濟之義以正之十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取介奇特比此十章合上卷五章是滕文公一篇十有五章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註陳代孟子

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

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平如

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

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註虞人守苑囿

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

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註志士守義者

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設溝壑而不恨也勇

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

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

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為

也已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為與註尺小尋者尚可枉大就小而



以要其利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

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註趙簡子晉

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

禽故反命於簡子謂主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或以

告王良良曰請復之註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

而後可註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良工也註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

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註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謂

王良良不可註王良不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

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註範法也王良曰我

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

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小

習於禮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

乘請辭註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

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

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

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

彼何也

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羞恥此

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在正道而從彼驕慢

諸侯而見之乎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註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

何能正人

疏

陳代曰至未有能直人者也○正義曰

君子不許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者陳代孟子弟子也問孟子以謂今不見諸侯是宜若小其身然今一往見諸侯大則行道可以輔佐君為王小則得行道而佐召為之霸且記云枉一尺而直其一尋宜若可以為之也尺十寸為尺尋十丈為尋也陳代欲孟子往見諸侯故以此言問之孟子曰昔齊景公問至何哉者孟子言往日齊國景公問

獵招聘其虞人以旌旃招聘之如有虞人不至者則

將殺戮之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志士守其

義者常念雖死無棺槨但沒在於溝壑之中而不恨

也勇義之士念雖喪去其首而且不顧也孔子於此

何取焉蓋孔子以取非其所招而能不往者也如此

則虞人不得其所招之禮尚且守義雖死而且不往

應其招如何為之君子且以不待所招聘而往見諸

侯是何為哉蓋先王制招聘之禮旌旃所以招其大夫

者虞人之招但以皮冠而已今齊景公以旌招虞人

虞人守其職分所以雖死而不往也孟子引此意以

謂今之諸侯所以聞有能招已者又非招已之所招

而待之也故我何往見之哉所以不往見之也且夫

枉尺而直尋者至亦可為與孟子又言且夫子今以

謂枉其尺而直其尋以利言之而已如以利為之雖

枉其尋而但直其尺而利亦可得而為之耳孟子所

以言之以此者蓋謂我苟志於利雖枉尋而直尺我

亦為之况子以為枉尺而直尋乎本其我志於分義

不肯枉道以徇利所以不欲屈已而求見於諸侯也

以其見之諸侯但爲之狗利者矣故雖枉尺而直尋不爲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孟子又引往者晉卿趙簡子常使善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畋終日而不能得一禽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天下之賤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或有人以嬖奚報簡子之言爲王良之賤遂告王良王良聞之故請復與嬖奚乘而畋強而後可王良強勉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乃天下之遂得十禽嬖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至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言於嬖奚曰我使王良與女乘於是簡子謂王良而使之良乃不肯遂言於簡子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我與嬖奚驅馳而畋終一日而不能獲其一禽後爲之詭而橫射之止一朝而以能獲之十禽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云不失其馳驅之法而所中者應矢而死如破矣此君子之所射也我今不慣習與嬖奚小人同乘而

畋也故請辭之不與掌乘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引至此乃自爲之言曰夫王良但爲之御者且尚能羞恥與嬖奚之射者比竝雖使王良與嬖奚比之如得禽獸若丘陵之多亦必不爲之比矣今子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傲之諸侯而往見之是何如哉且子言此者已夫之過謬也如枉已之正道者未有能直其人者也必自正己之道然後可以直人矣是亦楊子所謂識道而伸身雖天下不可爲也同意○注招虞人當以皮冠○正義曰經於萬章篇云萬章問孟子招虞人何以孟子曰以皮冠是其文也○注趙簡子晉卿至工師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趙景公卒趙鞅是爲簡子爲晉卿晉出公十七年卒張華云簡子家在臨水界冢上氣成獲闔○注詩小雅車攻之篇○正義曰此篇蓋言宣王復古也箋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謂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二矢發則中如

雖破物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註

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公

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

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

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孟

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

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註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

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

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註

廣居謂天下也正

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

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

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

可以爲之大丈夫矣

說

景春曰至此之謂大丈夫。正義曰此章言以道匡君非

禮不運故妾婦以况儀術者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  
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  
春問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二者豈不實為大丈夫之  
夫也孟子曰西伯伯也自當用辭說則天下兵革於是乎熄滅景  
春故以此送謂二人實為大丈夫孟子曰是焉得為  
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至妾婦之道孟子答之景春  
曰二人如此安得為之大丈夫乎子未嘗學禮也夫  
禮言丈夫之冠也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  
蓋以冠者為丈夫之事故父命之以責其成人之道  
嫁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以責其為婦之道也以女  
子之臨嫁母則送之於門而戒之女子曰雖往女之  
家必當敬其舅姑亦必當戒慎以貞潔其已無違遵  
敬夫子以其夫在則從順其夫夫沒則從其子以順  
從無違為正而已固妾婦之道如此也乃若夫之與  
子在所制義固不可以從婦矣苟為從婦以順為正  
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孟子所以引此妾婦而言者蓋  
欲以此妾婦比之公孫衍張儀也以其二人非大丈夫

夫耳蓋以二人處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君希意導  
言靡所不至而當世之君謔毀稱譽言無不聽喜怒  
可否勢無不行雖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未  
免夫從人以順為正者也是則妾婦之道如此也豈  
足為大丈夫乎若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至此之謂大丈夫孟子言能居仁道以為  
天下廣大之居立禮以為天下之正位行義以為天  
下之大道得志達而為仕則與民共行乎此不得志  
則退隱獨行此道而不回雖使富貴亦不足以淫其  
心雖貧賤亦不足以移易其行雖威武而加之亦不  
足屈挫其志夫是乃得謂之大丈夫也今且以公孫  
衍張儀但能從人而不知以此正其己是則妾婦以  
順為正之道固不足以為大丈夫者焉注景春至  
華想也。正義曰云景春孟子時人經傳未詳公孫  
行魏人也號為犀首為秦王之孫故曰公孫案史記  
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  
善張儀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  
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但欲

得韓地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  
功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犀  
首入相秦常佩五國之相印爲從長司馬彪曰犀首  
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者案史家本  
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鬼谷先生後相  
魏而卒凡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註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

當仕否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出疆必載質**註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

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公明

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註公明儀賢者也言古

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

平註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

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註諸侯耕助者

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

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

脯也惟辭也言惟緇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

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曰

不亦可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註周霄問出疆何為

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

舍其耒耜哉註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

也君子之難仕何也註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

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

何為不急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註**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古之人未嘗不欲

仕也又惡不曰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

類也註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

者無異疏周霄問至鑽穴隙之類也。正義曰此章

動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問孟子曰古之

君子欲為仕乎孟子曰仕傳曰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出疆必載質者此孟子答之以為古之君子欲

為仕也傳文有云孔子三月不得仕其君則心皇皇

如有所求而不得也出其疆土必載質而行費者如

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至亦不足弔乎孟子又答之曰夫仕者欲行其道若失其職位則如諸侯之失其國家也如此三月無君則弔豈足謂之急歟且禮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給其粢盛稷稻夫人乃親養蠶繅絲以爲之祭服如犧牲不成肥腍稷稻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社稷宗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不祭無它以其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非特不敢祭又且不敢以宴樂也如此是亦不足爲弔之急矣若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曰稱喪人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爲壇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復蓋亦此意也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弔尚何以爲急乎牲殺器皿牲必殺故曰殺器皿所以覆器者也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又問孟子曰士之出疆必載其質是如之何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答之曰士之進於爲仕也若農夫之於耕也夫農夫豈爲出疆而耕乃以舍去其耒耜哉

此士之爲仕所以出疆亦必執其贄也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仕如此之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周霄又問孟子曰今之晉國亦可爲仕之國也然而未嘗聞有仕者如此之急又以仕旣如此之急然而君子之難進於仕是如之何故以併問之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又答之曰大丈夫之生乃願爲之有室婦女子之生乃願爲之有家而事之其於欲慕爲人子之父母心人皆有之矣然而欲爲父母其爲室家乃不待父母之命媒妁而言之遂私鑽穴隙而相窺踰牆而擅自相從終雖得爲父母其於國中之衆人亦且皆賤之而不美矣夫古之人未嘗不欲爲之仕也然而又惡其不由其道而爲之仕所以君子難仕也如不由其道而往爲之仕者是與此鑽穴隙相窺而慕爲人子之父母之類也孟子所以終答之周霄以此者以其士之仕猶男女之相求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至不得爾○正義曰蓋贄之爲言至也



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贊以見其君與自相贊同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

以泰乎註

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

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為甚奢泰者也孟子曰非其

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註

簞筭也非其道一筭之食

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為泰乎曰否士無事

而食不可也註

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士無功而

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

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

於子註

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

梓匠木工也輪人與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

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餘羨

者也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

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

仁義者哉註

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悌順也守先

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

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

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註

彭更以為彼

志食於此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

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註

孟子言

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註

彭更以為當食志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

乎註

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

之為也然而其志反欲求食則可食乎曰否註

彭更

曰不食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註

孟子曰如

是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疏

彭更問曰至食功也。正義曰此章

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彭更孟子弟子問孟子以謂車有數十乘之多從徒又有數百人之衆皆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為泰甚乎傳食蓋以孟子食於諸侯車徒又食於孟子要之所食之祿皆出於諸侯之所供耳故云傳食諸侯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若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之泰子今以車徒傳食於諸侯為之泰以其不足為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又曰否不以舜為泰而言也蓋以士之無功事於諸侯固不可虛食於諸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至皆食於子孟子又答之曰今且以子言之如子不通功易事而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則農夫有餘粟而人有受其飢女有餘布而人有受其寒子如通功易事乃可以各奉其事業則梓人成其器械以利用匠人管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是皆得食於子矣事與功者蓋所

作未成則謂之事事之成則謂之功孟子所以言之者蓋謂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如得以通功易事而皆得食於子况有君子之功效於道者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故以下文言之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孟子又言今有人焉入於閨門之內則以孝爲仁出於鄉黨邦國之間以悌爲義是守先王仁義之道以待覺於後之學者是有功於道者也而乃不得食於子是則子何獨尊於梓匠輪輿小人之功而以輕爲仁義有功於道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彭更又以此言於孟子曰彼梓匠輪輿者是其有志將以此業而求食者也今以君子之爲於道其志亦將以爲道而求食歟彭更之意以謂士志於道不志於食故以此疑乃問孟子也曰子何以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然則子言之則子今有食於人者是則食其有志於爲食者乎是則食其有功者乎曰食志彭更又答之以爲有

食則食其有志於求食者矣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又欲排之故以此喻之言今有人於此但以毀破碎之瓦而畫地又復毀滅之是其志將以此求其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彭更以爲如此者不食之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乃言之曰如是則子非食其有志於求食者也是則食其有功者也以其毀瓦畫墁但有志而無功者而彭更不食之是則知彭更是亦食於有功者矣然則孟子志非欲傳食於諸侯而諸侯所以食之者亦以孟子有功而已矣○注周禮攻木之工○正義曰此蓋梁惠王下卷說之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

之何註

問宋當如齊楚何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

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

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註葛

夏諸侯羸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

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

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

仇餉此之謂也註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尚書逸

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為其殺是

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

婦復讎也註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為一

夫報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

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

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

罰註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

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

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

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

也不使芸者變休也有斂不斂臣東征綴厥士女筐

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  
玄黃于筐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  
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註從有攸以下  
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  
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  
執臣子之節筐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  
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  
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  
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註

太誓古尚書百二

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  
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  
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  
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  
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  
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  
畏焉註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  
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

畏齊楚之國焉

**疏**

萬章問曰至齊楚雖大何畏焉○正義曰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

強也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問孟子言宋國小國也今將欲行王者之政齊楚大國惡其行之而欲伐之則宋國當如之何而處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至此之謂也孟子答之曰湯王居亳地與葛國為鄰葛國之伯放縱無道而不祀先祖湯王使人問之葛伯何為而不祀先祖乃答之曰無以供其犧牲也牲之色純無雜色謂之犧牲湯乃使人遺賜之牛羊葛伯既受之牛羊又自食之而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葛伯何為而不祀葛伯又曰又無以供其粢盛也湯復使亳之衆往為葛伯耕作以助其粢盛有老弱者饋耕者之食葛伯又率已之民於路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而食之有不授與之者乃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飯餉其耕者葛伯率民殺其子而奪其黍肉故書有云葛伯仇怨其有所餉者故害之是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

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孟子又言為其葛伯殺此童子而湯乃往而征伐之四海之內人皆曰湯王非貪富於天下而征葛也是為天下一匹之夫一匹之婦復報其讎也湯始征自葛載至後來其無罰者言湯王初征自葛國始也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敢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先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狄之國怨之以為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彼故怨云何為而後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降也遂使歸市者得奔趨而貿易芸苗者亦得芸而不為之休亦以湯即誅其君之有罪者而又能弔問存恤其人民故如時雨之降民皆大喜悅之書云民徯待我君之來言我君之來則我無誅罰矣一說云十一征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者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是征二十二國也有攸不惟臣至取其殘而已矣此皆逸書之文也言殷之民有所征之則無不惟念臣服之節故武王東征而綏撫其士女則為之士女皆以箱篚盛其玄黃

之帛以昭明我之周王見休美惟臣皆得就附于大  
邑周家也故其君子實則玄黃之帛以迎其君子小  
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故商民有君子有小人迎之者  
也言武王所拯救殷民於水火之中獨取伐其殘賊  
其民者也今據書乃曰昭我周王而此乃曰紹我周  
王蓋紹者繼也民皆以玄黃之帛盛於筐而隨武王  
之師後而繼送之也蓋周王者即武王也然必以玄  
黃於筐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之否  
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以覆載以養民者也必言士女  
者以其武王所綏不特匹夫匹婦而已雖未冠之士  
未笄之女亦且綏之故曰綏厥士女太誓曰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古之  
大誓篇之文也言太誓有云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  
揚也侵于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於是殺伐之功  
用張行之故比于湯王伐桀之時又有以光于前代  
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至齊楚雖大何畏焉孟  
子於此乃曰今宋國不行王者之政故云齊楚惡而

伐之爾如宋國苟能行其王者之政則四海之內八  
皆舉首引領而望之欲以為之君也齊楚二國雖大  
然何畏之有○注葛憂諸侯嬴姓之國○正義曰案  
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駟亦引之而證  
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為鄰書曰湯征諸侯葛伯  
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  
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言伐始於葛也書  
於是乎作湯征今尚書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  
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孔傳  
云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  
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  
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  
後予者蓋怨者之辭也○注從有攸下至殘賊也○  
正義曰云筐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者禮  
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是帛  
也鄭司農云三染謂之纁此亦周禮鍾氏有三入為  
纁故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註不

勝宋臣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

傳諸使楚人傳諸註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

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使楚人自傳相之邪

曰使齊人傳之註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傳之衆

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

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註言

使一齊人傳相衆楚人咻之者嚙也如此雖日

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

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子謂薛居州善士

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

也王誰與爲不善註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

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卽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

則王誰與爲不善者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

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註如使

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

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

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疏孟子謂至宋王何○正義

曰此章言自非聖人在所



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類也孟子謂戴不勝曰至亦不可得矣不勝宋王之臣也姓戴名不勝孟子謂之曰子今欲子之宋王為善歟我今明言而告子且假喻今有楚國之大夫於此欲使其子學齊人之言則當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不勝答之以為當使齊人傳相之孟子又言如使一齊人傳相其子之言而衆楚人皆咻嚙之雖日加鞭撻其子而求為齊言也不可得已如引其子置之閭巷之間數年之久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為楚言亦不可得已子謂薛居州善士也至如宋王何孟子又言今不勝謂薛居州善士者也使之居於宋王之所如在宋王之所者長幼卑尊皆如薛居州善士者也則宋王誰與為不善也如在宋王之左右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之善者也則宋王誰能與為善今以一薛居州獨佐於宋王為善其能如宋王何無他以其一人之寡不能勝其衆也故孟子所以齊人楚人而比喻之也薛居州宋國之善士者也

### 卷第六上終

##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下

漢趙氏註

明

熊九岳

較

宋孫奭疏

熊九勅

### 滕文公章句下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註

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

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

不見註古者不為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段

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註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

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陽貨欲見孔子

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註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矚孔子之亡也

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

陽貨先豈得不見註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

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

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

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

拜見之哉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註脅肩竦體

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

月治畦灌園之勤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

然非由之所知也註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

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而面赤心不正之貌

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由是觀之

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註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

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

不以入邪也疏公孫丑問曰至可知已矣○正義曰

甚矚亡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

畦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見諸

侯故問之曰不見諸侯其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  
為臣不見至可知已矣孟子答之公孫丑言古之不  
為臣者不肯見不義而饗富貴者也如段干木踰垣  
墻而避魏文侯於外泄柳閉門而拒魯繆公於內然  
皆不見之者是皆文侯繆公而就見已甚迫切斯可  
以見矣然干木泄柳且不見之耳陽貨欲願見於孔  
子而畏孔子惡已之無禮而不見之意已謂已為大  
夫而有遺賜孔子但為之士彼不得受其遺賜於其  
家則必往謝已門故陽貨視孔子不在遂饋送孔子  
蒸豚之禮然而孔子至後亦以視陽貨不在乃往其  
門而拜謝之故當是之時陽貨豈先不得見孔子以  
其不合視孔子不在乃饋蒸豚孔子所以不欲見亦  
復其亡而往謝之也蒸豚熱豚也會子又有云魯肩  
諛笑竦縮其身強容而笑者其勞苦有甚於夏之五  
六月而灌園也治畦曰灌園也子路有云未合其志  
而與之言觀其色赧赧然面赤而心不正者非我之  
所知也由子路自稱名也孟子曰由此數者觀之則  
君子之所養以義可得而知矣蓋就此數者論之孟

子必答孫丑以此者則孟子不見諸侯是亦分也義  
也孫丑乃不知之柰之何哉今且以孟子不見諸侯  
必以段干泄柳為言者蓋謂魏文魯繆二君欲見此  
二子如此之迫切而二子尚不見之而况已往見諸  
侯哉必以陽貨為言者蓋謂孔子不見陽貨者乃陽  
貨自取之爾今已之不見諸侯者亦以諸侯不禮於  
我矣必以會子所謂而言者蓋謂已如往見諸侯亦  
是脅肩諛笑者也必以子路所謂而言者蓋謂已如  
就見諸侯亦是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之人也此  
孟子所以執此而論其意於孫丑也說文云𦉰菜畦  
也是知即園也○注論語曰饋孔子豚○正義曰案  
孔安國傳云陽貨欲使孔子往謝故遺孔子豚陽貨  
陽虎也名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  
孔子將使之仕也豚豕之小畜故論語於陽貨篇云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  
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寶而  
迷那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凡此是其

事也。○注子路剛直。○正義曰。案孔子弟子列傳云。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是爲剛直也。後死於衛。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

年。然後已。何如。註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

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

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

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

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

年。註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

惡。當卽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

之之言。若此類者也。疏戴盈之。曰。至何待來年。○正

待且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雞多少。同盜。盜惡

遠。然後可也。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

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卽戴不勝。字

盈之也。爲宋國之大夫。問於孟子曰。欲使宋君去關

市之征。稅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取之。以待來年。然

後盡去之。如之何。孟子曰。今有人至何待來年。孟子

以此比喻之。以答盈之之言。非也。言今有人日日攘

取其鄰家之雞者。或有人告之曰。此攘雞。乃小人盜

賊之道。非君子大公至正之道也。乃曰。請損之。但月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註公都子。孟

子弟子。外人。它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

之徒辯爭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註曰  
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  
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註天下  
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  
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埤下者  
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  
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  
水也註尚書逸篇文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

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  
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還鳥獸之害  
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註堯使禹治洪水通

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  
謂澤有草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  
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堯舜既  
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  
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  
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註暴亂也亂君更興殘

壞民室屋以其處為汚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圃長  
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  
小人則放僻邪侈故作邪偽之說為姦寇之行蒞草  
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  
謂羿桀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註 奄東方無  
道國武王伐紂至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  
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

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  
多方曰王來自奄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  
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註 書尚書逸篇也丕大  
顯明承續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續承  
夫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  
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  
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  
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註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

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  
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  
取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  
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  
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  
無君是禽獸也註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與戰國  
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  
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  
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註公

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也崇庖厨養犬馬不恤民是爲

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

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

相食註

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

之甚也吾爲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

者不得作註

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

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註

說與上篇同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

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註** 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

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註 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膺也註 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註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諛行以奉禹周公

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註 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

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疏公

子曰外人皆稱至聖人之徒也○正義曰此章言憂

世撥亂勸以濟之義以匡之也公都子問孟子曰外

人皆稱夫子好與楊墨之徒爭辯敢問是何如孟子

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答之曰我豈好與

彼爭辯之哉但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辯之也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至上者為管窞孟子言天下之

生民以來至于今以久矣其間一治一亂甚多當堯

之時水道勢而流行汜濫濁於中國蛇龍由是居處

於其間民亦無所安其居處以至居於墀下者乃於

樹上為巢如鳥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鑿

為穴窟而處之書曰泮水警余泮水者洪水也使禹

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

尚書逸篇之文云泮水警懼我此蓋舜言故稱余余

我也孟子引之故自解之泮水言泮水則洪大之水

也故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地因其勢順而流注



水從地中流行故不汜逆所謂導江導淮導河導入漢之水是禹之治也危險艱阻既以遠去而無汜濫之患鳥獸之害於人者遂消滅然後人皆得平坦之地而居之所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爲巢營窟之難於是免矣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至及紂之身又至咸以正無缺者孟子言自堯舜既沒之後聖人所行之道衰微暴虐之君更興乃毀壞民之宮室以爲之汚池而民皆無所安居休息又棄五穀之田以爲之園囿而恣遊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民有飢寒其小人皆放僻邪侈作邪偽之說爲姦寇之行又作園囿汗池於是草木沛澤茂盛而禽獸至衆及紂之世又爲大亂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又伐奄國終始三年討戮戎賊之君乃驅逐飛廉諛臣於海隅之地而戮殺之遂滅與紂共爲亂之國者有五十國然後驅遣其虎豹犀象之野獸而遠去之天下之人已皆大悅而歸武王書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是斯之謂歟蓋言大明文王創始之謀謨大續集武王之功烈

命開後人皆以正道行之故無虧缺也後人是爲成王康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至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是微滅邪說暴行之人又有起作於是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惟孔子於此時乃恐懼正道遂滅而害人正心故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之經蓋春秋者乃設素王之道皆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綱者其惟以春秋知我矣罪我以謂迷亂天下者其亦惟以春秋罪我矣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至是禽獸也孟子又言自孔子之後聖王無有興作於其間諸侯乃放恣爲亂布衣之處士乃橫議而遊說於諸侯於是楊朱墨翟偏蔽之言盈滿於天下天下之言者不歸從楊朱之爲已則歸從墨翟之兼愛以其爲已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君也兼愛之言行是使天下無其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之類也非人也公明儀曰至率獸而食人也孟子又引昔公明儀有云君之庖厨乃多有其肥肉棧廩之中多養其肥馬而下民以有飢餓之顏色郊野之間以有餓死之孳者如此是國君率獸而

食人也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至吾爲此懼  
又至吾言矣孟子又言揚墨自爲兼愛之道不熄滅  
則孔子之正道不著明是邪說欺誣其民而充溢掩  
其仁義之道也仁義旣以邪說充塞而掩之則不特  
率獸食人而人亦將自相食也孟子故言我爲此恐  
懼乃欲防閑衛其先聖之正道而排斥距其揚墨放  
逐其淫辭使邪說者不得興作於其間所謂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必從吾  
言矣此蓋說在上篇此更不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  
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此皆孟子言至於此又復自堯至於孔  
子再詳總說之也言往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而天  
下於是乎得平安至周公相武王兼征夷狄驅逐暴  
獸而人民於是乎得寧靜以至孔子作成春秋而褒  
貶著而亂臣賊子於是乎恐懼之詩云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在上篇詳矣孟子言如是則  
無父無君者是周公所欲膺擊而伐之也我今亦欲  
正其人心息滅其邪說距止其險陂之行放逐其淫

辭以奉承禹周公孔子三聖者豈我好與揚墨之辯  
哉是我不得已故當與之爭辯也然而能言距止揚  
墨之道者是亦爲聖人之徒黨也故曰我亦欲正人  
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注堯使禹  
治洪水通九州至消盡也○正義曰禹通九州者蓋  
始自堯所都冀州而起遂從東南通於兖州齊州旣  
達又東南通於青州揚州旣達又從南通於徐州徐  
州旣達又南通於揚州揚州旣達又西通於荊州荆  
州旣達又從南而北通於豫州豫州旣達又從豫而  
西通於梁州梁州旣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  
旣達於是又通乎冀州冀州乃帝都也凡此是皆禹  
通之耳○注奄國在淮夷之北裴駟亦引而證史記云  
案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裴駟亦引而證史記云  
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  
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編  
京是王自奄也云飛廉紂諛臣案史記云飛廉乃纘  
項之苗裔也飛廉善走其子惡來惡來有力父子俱

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是矣舜放四罪所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凡此是也注禹稷胙胙周公仰思仲尼皇皇○正義曰經云禹稷手足胼胝是也凡此蓋言皆能勤於爲生民耳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蠹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註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蠹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孟子曰

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充仲子之操則蝻而後可者也夫蝻上食槁壤下

飲黃泉註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

爲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蝻丘蝻之蟲也充滿其操

行似蝻而可行者也蝻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

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蝻也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與柳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

夷之所樹與柳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註孟

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

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

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註匡章曰惡

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纊以易食宅

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纊故云辟纊曰仲子齊

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

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

處於於陵註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各

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

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窟於於陵也他日歸則

有饋其兄生醵者已類願曰惡用是醵醵者爲哉註

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醵而非之已仲

子也類願不悅曰安用是醵醵者爲乎醵醵醵鳴聲

他日其母殺是醵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醵

醵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

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

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註異日母食以醵不

知是前所類願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醵醵之肉也仲

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

屨纊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

尚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是以

孟子喻以丘蚓而比諸巨擘而已疏匡章曰至操者

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  
激濁不可常法者也匡章曰陳仲子至目有見者匡  
章齊國之人也仲子齊國一介之士也匡章謂孟子  
曰陳仲子之為人豈不誠為廉士者哉言仲子居處  
於於陵之地三日無食故不求食以至飢餓使耳聾  
而無聞目盲而無見井里之上有李果為螾蟲所食  
者其實已過半矣但匍匐往而取食之食至三吞然  
後耳方有所聞而不聾目方有所見而不盲言仲子  
之至如此之甚尚不肯苟求於人是所謂豈不誠廉  
潔之士哉孟子曰於齊國之士至下飲黃泉孟子答  
之以謂於齊國之衆士中吾必以陳仲子但如指中  
之大者耳雖然大指又安能為廉潔之士哉如充滿  
其仲子之操守則必似丘蚓而後可行也故蚓但上  
食其槁壤之土下飲其黃泉之水是謂極廉矣今仲

子所居處之屋且以為伯夷之所築而居之歟抑亦  
即盜跖為利者之所築而居歟仲子所食之粟米且  
以伯夷之所種而食歟抑亦即為盜跖者之所種而  
食歟故孟子以此問之匡章乃曰仲子所居之室伯  
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  
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然孟子必以伯夷言之  
又必以盜跖言之者蓋謂伯夷之清最為潔者盜跖  
最為貪利者而仲子必不能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  
乃居食之也但亦盜跖所築樹而居食之也豈足謂  
之廉士哉故曰是未可知也以其但亦盜跖所築樹  
也殆未可得而知也曰是何傷哉至易之也匡章又  
言於孟子曰此何傷於仲子為廉哉言雖盜跖之徒  
而築樹之而仲子所居食之亦不足傷害仲子為廉  
潔之士矣以其彼仲子親織其草屨妻緝績其麻以  
更易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至蚓  
而後充其操者也孟子又言仲子者乃齊國世卿大  
夫之家也其仲子之兄名戴者食采於蓋之邑祿受  
萬鍾之秩仲子乃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以

兄所居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遂逃避其兄離去  
其母而自處於於陵於陵齊之別邑也異日歸省其  
母見有饋遺其兄之生餼者乃頽顛不悅而言曰安  
用是醜醜者爲饋哉又至異日其仲子之母乃殺此  
餼與仲子而食之其仲子之兄自外而歸至見仲子  
食此餼肉乃疾告之曰此是前日所饋我醜醜者之  
肉也仲子覺爲餼肉出門外哇而吐之以其母所殺  
之食而且不食乃食於妻于所辟纒而易所食而食  
之以兄所居之屋而且不居乃以於陵之人所居之  
屋而居之如此尚何能充爲人之類乎若仲子者但  
如蚓之性然後可充其所操也孟子意謂仲子之廉  
以此是不足爲廉者矣人安可得而法之邪匡章子  
所以言仲子爲廉士者以其欲則法之宜孟子以是  
言而比喻巨擘丘蚓之類而排拒之也巨擘大指也  
○注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纒○正義曰釋名云辟  
斥辟也纒布纒也是知爲緝績練麻也○注食采於  
蓋○正義曰蓋齊之下邑也公孫丑之篇亦有證焉

孟子註疏卷第六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  
較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註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

以爲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

朱卽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

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

篇疏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

公爲篇題次於公孫丑問政謂其爲政莫大於  
反古也然則此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爲篇  
題次於滕文公問以古道是亦反古道者莫大乎明

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離婁爲此篇之題此篇凡六十章趙氏分之以爲上下卷此卷只有二十八章而已一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二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三章言安仁在於爲仁惡弗去則患及其身四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諸身責己之道也五章言天下國家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六章言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充四海七章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無敵八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九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十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十一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十二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十三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十四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者十五章言知人之道十六章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十七章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十八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十九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二十章言小人爲政不足間非君正國定下不邪侈二十一章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

足懲咎二十二章言言出於身不惟其責則易之矣二十三章言人患在爲師二十四章言尊師重道二十五章言鋪啜沈浮君子不與二十六章言無後不可二十七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二十八章言天下之富貴不若得意於親其餘三十二章分在下卷不無攸焉○注離婁至各篇○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蓋其人也離朱卽離婁也論語第七篇首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其旨也

###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註**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

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註**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



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註

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

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註

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

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世之法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註

但有善

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

度亦不能獨自行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註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

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

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

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註

盡已

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

可勝極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

用也註

音須律而正也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

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註

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

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故曰爲高必因丘

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註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惟仁者宜在

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註仁者能由

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上無

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

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註言君無道術可以揆

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

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

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此亡國

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

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

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註言君不知

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

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

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

之道者猶沓沓也註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

也言天方動汝無敢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先王之

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註

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

責難爲之事使君爲敬謂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爲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之

義疏

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正義曰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固由先王禮義

爲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者公輸子魯般魯之巧匠也孟子謂離婁明雖足以察秋毫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不以規矩之度不能成其方圓之器規所以圓也言物之圓者皆由規之所出也師曠之聽不以六律不能正方者皆由矩之所出也師曠之聽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者師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聰善

能聽音然不得六律以和之固不能正其五音也六律五音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是六律也宮商角徵羽是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堯舜二帝唐虞之盛者也然而不以仁政而施於天下故不能平治天下而享無爲之功矣以其天下平治由仁政之施也如物之方員必自規矩之所出五音之正由六律以和之者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者孟子言今之人君雖有仁人之心又有仁聲而遠聞四方然而民皆不得霑被其恩澤不可爲後世之所法者以其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無它蓋以先王之道有恩澤足以被民其法可爲後世取象故也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仁聞亦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堯舜之道不得以規矩六律仁政爲之亦無如之何也已矣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此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復言之者也徒善不足以爲政蓋謂雖有先王之道而爲之善然而人不能用而行之是徒善不足以爲政也徒法不

能以自行蓋謂雖有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成其方員正其五音也堯舜之道自不足以爲之政必待人而行之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爲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者孟子引大雅假樂之篇文而云也蓋謂不愆不忘去其故舊典章皆循而用之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典章者卽先王之法也聖人旣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旣竭已目力而視續以規矩準繩而爲方員平直故其用之不可勝極也蓋規所以能員矩所以能方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直故也旣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旣已盡其耳力而聽之又續以六律而正五音故其用亦不可勝極也蓋六律所以正五音也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旣已能盡心之所思慮續

以施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蓋於天下矣無他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者孟子言至於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譬言人之欲爲高者必因其丘陵而爲之也爲下者必因其川澤而爲之耳無它以其丘陵之山其本高矣川澤之地其本下矣言爲政於天下者而不因先王之道爲之豈足謂之智者乎言不可謂之智矣以其先王之道是爲之所本焉故智足以有知苟爲政而不知以先王之道爲本豈謂之智乎大抵孟子言規矩準繩六律者皆譬爲政而言也抑亦知孟子長於譬喻者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居高位是猶其惡於衆也者孟子於此畢其譬喻乃曰是以惟仁者之君宜其處高位爲尊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其處高位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衆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爲君無道術以表率其下下之爲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

信其道德百工之作皆不信其度量君子之人以之  
觸義之所具小人之入以之犯冒其刑憲然而如此  
而國尚存而不亡者以其僥倖得存焉必云幸也蓋  
少有存者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  
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  
民興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之也故云  
城郭頽壞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爲國之災害也  
田野荒蕪而不開辟貨財竭盡而無貯聚此非爲國  
之害也然而上之爲君無禮法以檢制下之爲人臣  
不學法度以守職賊民相殺戮以之興起是則國之  
喪亡俱在朝夕無復有日矣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  
泄泄泄猶沓沓也幸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  
之道者猶沓沓也者自天地方蹶至泄泄猶沓沓也  
是詩大雅板之篇詩也自事君至沓沓也是孟子自  
解上云沓沓之義也其詩蓋言王者方動而爲非爲  
之臣者無更沓沓但復爲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故  
曰天地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蹶動也天謂  
王者也泄泄則沓沓是也孟子復自解之言事君以

無義之事事之其進退無禮節其言則非先王之道  
而爲言者是若沓沓者也以其當匡正其君不可復  
長君之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  
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又復言  
之者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以善能責君難惡  
以爲之善是爲恭臣恭其君也陳之以善事而閉其  
君之邪心是謂敬其君者也如不責君之難不陳善  
而閉君之邪而乃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諫正之者  
是謂殘賤其君者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  
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注公輸子至矩也○  
正義曰案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  
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  
之巧工作爲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  
今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  
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  
攻是公輸卽魯般也或云是魯昭公之子也○注師  
曠晉平公之樂太師至羽也○正義曰案呂氏春秋  
云晉平公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師曠曰不調請

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爲恥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善聽爲晉平公之樂師也云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案律曆志云呂不常春秋言黃鐘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淮南王安延致儒生博士亦爲律呂云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位在子太簇其數七十二姑洗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射之數四十五以黃鐘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角生應鐘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太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爲音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三十六故三百六十

五日以當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音之謂也○注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意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典之文章舊典謂周公之禮法也○注云詩大雅板之篇○正義曰箋註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更變先王之道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註至極也

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欲

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註堯舜之爲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

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註**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

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

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也**註**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

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于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

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

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註**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

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亡

也**疏**孟子曰規矩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法

則堯舜鑒戒桀紂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者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爲方員之

至者也謂之至者以其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聖

仁爲二而已暴虐其民以至於甚極則身必爲下之所殺而國必喪亡矣不至於極甚則身必危難而國必滅削謚之曰幽厲之君旣謚爲幽厲以章惡於後世雖有孝子慈孫所出亦不能改此謚也厲王但止於流彘幽王滅於戲是謂身危國削矣如身弑國亡而孟子不止歸於人名者以其被所殺戮國已喪亡足以章其惡固不待爲謚而彰之矣如桀紂者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者蓋詩大雅蕩之篇文也其詩已謂殷之世所以鑒視在近而不遠者以其卽在夏后之世是也以其前代善惡足以爲明鏡而可鑒也孟子所以云此之謂也者蓋欲使周之時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正義曰書云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爲君之道盡於此矣是君道之備也舜自元德升聞以之事堯而慎徽五典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其後坐常見堯於墻食常見堯於羹蓋爲臣道盡於此矣是臣之道備也○(注)桀紂幽厲○正義曰案史記本紀云桀爲虐政

淫荒湯伐之於是桀敗於有城之墟湯王乃改正朔易服色是爲湯王爲殷之始王又云紂資辨捷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醞九侯脯鄂侯武王東伐至于孟津伐紂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殷民大悅武王於是爲天子以爲周之王又云厲王行暴虐侈傲國入謗之於是相與畔讎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帝昭曰彘晉地也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是也厲王終死于彘於是太子靜卽位是爲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官涇立幽王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爲燧火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燧烽燧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以驍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紂二十九王凡四百九十六年自武滅紂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注)詩大雅蕩之篇○正義曰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討紂今之



王何以不用爲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戒其時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註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

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

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

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

註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

樂不仁也疏孟子曰三代至強酒心正義曰此章言

身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

然者孟子言夏商周三代之王其所以得天下也以其皆以仁存心爲政於天下而得之也三代之中其所以有廢而不興有興而不廢者亦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其皆在於仁道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者孟子言爲天子者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四海諸侯不爲仁則不能安其社稷卿大夫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四體四體身之四肢也天子守四海諸侯守社稷卿大夫守宗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而言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以樂爲不仁是若惡其醉酒而以強飲其酒耳亦猶上篇所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註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

反其敬己敬猶未恭耶反求諸身身己正則天下歸

就之服其德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註此詩已

見上篇其義同疏孟子曰至自求多福○正義曰此

為責己之道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孟子言愛人而人不親之

必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責之治其人而人不

治者必吾之智有所未盡也故當反己而責之也禮

接於人而人不以禮報答之必吾之敬有所未至也

故當反己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反

求諸己而已以其身之所有未至也故當自反而責

之蓋以身先自治而正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

其德也如顏淵克己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己說於上篇此固不說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註恒常也人之常語

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

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註治天

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

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

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固在所敬慎而已疏孟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

則踣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

人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

國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者言天下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爲之根本也公侯之根本又在鄉大夫爲之根本也卿大夫之根本抑又在於私身爲之根本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此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諸侯有國謂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下有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侯謂之邦國天子謂之王國國字文從或又從國爲其或之也故國之也至於家則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不通稱之矣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註**巨室大家也謂賢

鄉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

**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註**慕思也賢卿大夫一

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疏**曰孟子

溢乎四海○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者巨室喻卿大夫之家也孟子言爲政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得罪於卿大夫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以上則近君而君所待以輔弼以下則近民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是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君民之從違而係之也故爲君不得罪於卿大夫則爲政可以行天下矣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者言卿大夫之所思慕也一國亦隨而思慕之一國所思慕則天下亦隨而思慕之故沛然大治其上之德教可以充溢乎四海如東注之水沛然流溢乎四海也此言四海猶中國則謂之天下夷狄則謂

之四海耳孟子之意蓋欲當時國君爲政直其道正其心使卿大夫慕之而不去則遠近雖異方莫不均慕之此德教所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者近者視而傲之遠者望而傲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註**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

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

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

**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註**齊景公

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

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

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強國故齊

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

**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註**今小國以

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

弟子不從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註**文王行仁政以移

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

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

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  
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美之故七年詩云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註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  
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  
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  
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  
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註孔子云行仁者天  
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

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  
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註詩大雅桑柔之篇

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爲國誰能違仁而

無敵於天下也疏孟子曰天下有道至逝不以濯○

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

濯明不可違仁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

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

天者存逆天者亡者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小德

樂爲大德小賢樂爲大賢故小德役服大德小賢役

服大賢以其德之得於已者有多少故有大德小德  
以其賢之賢於人也其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  
道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  
無道而亂則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以其  
方有大小勢有強弱故有小有大有弱有強天下無

道則力勝德勢勝賢故小役大弱役強言二者皆天  
使然也順其天者故存逆其天者故亡以其所遭之  
時然也故當順而不當逆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  
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者孟子引齊景公謂  
諸侯旣不能以令制鄰國又不能受命以制於鄰國  
是自絕於交通朝聘之事也於是景公泣涕以女事  
於吳是時吳爲強大也故女於吳此乃小役大弱役  
強者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  
恥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爲之小國者旣以師其  
大國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爲之小國者旣以師其  
以羞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  
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者言如恥  
受命於大國莫若師法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  
不過五年小國不過七年必能爲政行於天下矣以  
言其時之易也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者此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  
言其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之意也其詩言商王之子

孫雖相附麗而不足以爲強雖數至億而不足以爲  
衆至文王膺受上天之駿命而商之孫子乃爲君侯  
於周之九服中然爲君處服于周是天命靡常惟德  
是親也不特商之子孫如此其爲殷之侯者爲壯美  
之士亦莫不執裸鬯之禮而皆助祭于周之京師也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言  
孔子有曰爲仁者不可爲衆而當之也夫國君能好  
仁則天下無敢與之敵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  
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者言今也欲爲無敵於  
天下而不以仁爲之是若持其熱物而不以濯也濯  
者以水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蓋詩之  
大雅桑柔之篇文也孟子於此所以引之蓋謂詩有  
云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  
須濯手於水也如欲無敵於天下必須爲仁也○注  
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至爲婚○正義曰云景謚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  
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  
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  
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  
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在下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賤也孔  
子曰小子當聽之清斯濯其纓濁斯濯其足貴賤人  
所自取之也孺子童稚也小子則孔子稱弟子也清  
斯喻仁濁斯喻不仁言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人苟自爲可侮之  
事然後人從其事而侮慢之家自爲可毀讟之事而  
後人從而毀讟之國必自爲可誅戮之事而人然後  
從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已說在上篇○注云  
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  
小旻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懼也趙氏放之而已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

熊九岳

較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註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箠食壺漿以迎武王

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

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施爾也註

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陂魚者獺也爲叢陂爵者鷓也爲湯武陂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陂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註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陂之則歸其所樂獺獮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陂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註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註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沉溺之道也疏孟子曰桀

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陂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至心也者孟子言桀紂失天下是失其民失其民乃是失其

民之心也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得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為得天下矣所以得其民有道者得其民之心斯為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道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勿施於民則近得其民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歸親於仁人之君如水之歸就於下獸之樂趨於廣野矣故為淵而鰍聚其魚而歸之淵者是鰍為之鰍矣為叢木而鵲聚其爵而歸之叢者是鷹為之鵲也為湯王武王而鵲聚其民而歸之湯武者是桀與紂也今夫天下為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之諸侯皆為鵲聚其民而歸之亦如鰍為淵鵲為叢不為耳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欲卒而求討三年之艾草也苟為已前不積雖終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之艾也若苟不志仁於久雖終一身憂辱亦以陷於死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為之善乎但相

與其沉溺於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在於久行其仁不但欲為之王然後乃有之耳○注鰍也鵲土鵲也○正義曰案釋名云鰍形如猫居水食魚者也鰍鰍之屬也鵲鵲之屬也能食鳥雀○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芮伯刺厲王之詩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

棄也註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仁人之

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

由哀哉註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

也疏孟子曰至哀哉○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

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爲自暴者不可與之言議也有爲自棄者不可與之有所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者此蓋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言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乃爲人之正路也今有空曠其此宅而不安居之捨去此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得而哀傷之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言於當世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註邇近也道在近而求人求之

遠也事在易而求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親敬長近曰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近而人乃求遠事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所長

則天下即太平大治矣親親即仁也長長即義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註言人求上之意先從

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註授人誠善之性者天

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

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疏**

孟子曰

能動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者孟子言居下位而爲君上之臣者而不見獲於上則民故不可得而治之也以其上之所以得民者乃治也獲於上有道至不誠其身者言獲於上者有其道如不信於友則弗獲於上矣以其君之所以願乎臣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稱矣此所以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其道如事其親而弗悅其親則亦弗信於友矣以其友之所以資於已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不足稱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悅親有所望於已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弗悅於親矣以其親之所望於已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其孝不足稱矣此所以不悅於親誠身有其道如不能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以其所謂誠者亦明乎在我之善而已如不明其善則在我之善有所未明又安知所謂誠故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由此推之則

信於友是獲於上之道也悅親是信於友之道也誠身是悅親之道也而明乎善者是又誠身之道也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言此故誠者是天授人誠善之性者也是爲天之道也思行其誠以奉天是爲人之道也然而至誠而有不感動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不至誠而能感動之者亦必無也故曰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註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

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註

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

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父歸之其子焉往註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

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

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

下矣註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

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

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

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疏孟子曰至必爲政

於天下矣○正義

曰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爲政以勉諸侯  
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養老者孟子言伯夷辟紂  
之世乃辟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興  
而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  
其者老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  
紂之亂而辟居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  
歸乎來歸周也我聞西伯善養其者老者也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乃  
天下之大老也猶父也而皆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  
天下之父既歸之其爲天下之子又焉往是必皆歸  
之也○注伯夷讓國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史公  
云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  
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  
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  
伯昌善養老老盍往歸焉後因叩馬諫武王武平殷亂  
二人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死焉孔子云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山之下是也又云太公望東海之上  
人也或云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招呂尚呂尚亦曰吾

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注云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正義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今云七紀者案魯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杜註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註求孔

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

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歛賦粟故

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

徒疾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

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註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

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

以容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註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

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

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

連橫之人也疏孟子曰求也至次之○正義曰此章

也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

求為季氏之家臣不能佐君改於其德以為治國而

乃聚斂其粟倍過於他日孔子責之曰求非我之徒弟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賦歛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是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况爲之強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至在土地者次之者孟子又言故善能爲陳而戰者服於上刑上刑重刑也合從連橫之諸侯罪次之以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務廣開闢草萊而在土地不務修德者又次之以其又次連橫合從之諸侯者刑也○(注)求孔子弟子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鄭氏曰魯國人又案論語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安國云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鄭註云小子門人也云季氏魯卿季康子者案左傳云季康子魯卿季孫肥謚曰康

謚法曰安樂  
撫民曰康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註

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芻中正則眸子瞭

焉芻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註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

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註廋匿也聽

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之哉疏存乎人

者至人焉廋哉○正義曰此章言目爲神候精之所

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

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在於人者莫貴

乎眸子眸子目瞳子也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芻

中正則眸子瞭焉芻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者言人芻

中正而不邪則眸子於是乎明瞭明也芻中不正則

眸子矇矇而不明，眊而不明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觀其眸子，明與不明，則人可見。又安可廋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但觀人之眸子耳。○注：眸子矇矇，不明之貌。○正義曰：此皆釋文而言之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為恭儉？註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

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註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

聲音笑貌強為之哉？疏孟子曰：恭者至為哉。○正義曰：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

臣恭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者，孟子言為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亦不能僭奪於人。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奪，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其民不順已之所欲，安得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恭儉哉，言人為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於聲音與其笑貌為之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註淳于髡齊人也，問禮

男女不相親授。孟子曰：禮也。註禮不親授。曰：嫂溺則

援之以手乎？註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

邪？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註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

出，是為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



以手者權也註

孟子告髡曰此權此權者反經而善

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註

髡曰天下之

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註

孟子曰當以道援天

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疏

淳于髡曰至于

欲手援天下乎○正義曰此章言權時之義者也淳

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

問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

子曰禮也孟子答之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

以手乎者髡又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沉溺於水當以

牽援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言如嫂之

沉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有豺狼之心者也以其

豺狼之為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暴故以喻之也男女

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又告

淳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之沈溺

援之以手者是權道也夫權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

有時乎然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

云為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

子之不援何也者髡復問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沉

溺之也夫子之不拯援之是如之何曰天下溺援之

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言天下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註

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

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

當以道援之矣斯亦

明淳于髡之蔽也

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註父親教子

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目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古

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

祥莫大焉註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主

恩離則不祥莫大焉疏公孫丑曰至不祥莫大焉○

責則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公孫丑問孟子言君子以不自

教誨其子是如之何孟子曰勢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君子所以不教子者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之者必以正道而教之以正道而教之而子不行則續之憤怒既續之以憤怒則反傷其爲父子之恩矣夷傷也父子之恩則父慈子孝是爲父子之恩也今繼之以怒是非父之慈也且以子比之夫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子之身自未能出行其正道也如父子之間子以是言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父子既以相傷其恩則父子必相疾惡也故云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者孟子又言古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間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恩離則不祥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已之子與他人教宅人之子與已而教之是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注夷有二說一說則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爲夷狄其義皆通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未之聞也註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

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註先本後末事守乃立

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

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

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註將徹請

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

意也故曰養志會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

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

孝疏孟子曰事孰爲大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上

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至吾未之聞也者孟子

言人之所事者何事爲大以其事父母之親爲大者

也人之所守者何守爲大以其守己之身爲大也不

失其身而爲能事其父母之親則我嘗聞之矣如失

其身而能事父母之親則我未之聞也蓋以己身尚

不能守之况能事其父母乎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爲所事凡

有所事於彼者是皆爲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

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豈非事親守身為事為守之本者歟會子養會誓至事親若會子可也者孟子又言昔日會子奉養其父會誓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會子必請所欲與者如會誓問復有餘剩會子必應曰有餘剩會誓已死會元奉養其會子會元會子之子也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會元不請所欲與者如會子復問有餘剩會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酒食復進會子也如此是謂養其父之口體而已必若會子之養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也如事其親若會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會子知父欲有餘者與之所愛之子孫故徇而請其所與問有餘故復應之曰有是其遂其親之志意而不違者也故曰養志也會元反此蓋有違逆其親之志意但為養口體者也非養志者也故孟子所以言事親若會子則可以為之

孝子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註**

也時皆小人君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

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也非法度也**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註**正君

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疏**孟子曰至一正君

曰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者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事君不足適責之也所行政教亦不足間非也惟大人之為臣而事其君故能格正君心之非也○注詩云室人交徧適我○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箋云我從外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

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註**

虞度也言人之行

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陳不贍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不虞獲譽求全受毀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功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毀者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為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愠人之毀是皆行義以俟命而已矣 注尾生與陳不贍之事 正義曰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

煩故不重述耳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註**

人之輕易其言不

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註**

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已

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乃惑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為人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孟子言人之有患非它特在其好為人之師也蓋在人患在於不知已未有可師耳如務在好為人師則惑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註**

魯人樂正克

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  
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

**曰子亦來見我乎註**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註**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

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註**孟子問子來幾日乎

**曰昔者註**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註**孟子曰昔者來

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

欲亟見之深思望重也**曰舍館未定註**克曰所止舍

館未定故不即來也館客舍**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後來見長者乎註**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

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註**樂正子謝過服罪也**疏**

樂正子至克有罪○正義曰此章言尊師重道敬賢

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樂正子從子敖往齊而見孟子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樂正子來遲故曰子

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問孟子

何為於我而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又問樂

正子從子敖到齊以幾日乎曰昔者樂正子曰往日

來至若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後乃見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答乃對孟子曰是克有罪也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重道者也宜孟子以備責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

**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註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

驩者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鋪啜也樂

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

言不意子但鋪啜也疏孟子謂樂正子曰至而以鋪

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鋪啜沉浮君子不與是以

孟子咨嗟樂正子者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

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

者孟子謂樂克曰子隨右師來至齊是徒以食飲而

已我不意有如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且今隨右師之遊而以徒為其飲食也孟子所以言此蓋謂子敖我未嘗與之學古者而今子乃隨之遊是謂道以從人之謂也○注云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正義曰此蓋以經文推而為解也公孫丑篇云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卷言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也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是知為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註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

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

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註**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

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

也**疏** 孟子曰至君子以爲猶告也○正義曰此章言

有三無後爲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後世無以繼爲不孝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家貧親老不爲祿仕特不孝之小而巳舜以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故孟子乃言此以謂舜受堯之二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是爲其無後也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於舜不告而娶是亦言舜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及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爲不告猶告也○**注** 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娥皇二曰女英並堯之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註**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

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註** 禮樂之實節文事

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

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也**註** 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

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

曲哉**疏** 孟子曰至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正義曰此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



外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在事親是也義之本實在從兄是也以其事親孝也從兄悌也能孝悌是為仁義矣智之本實在知事親之孝從兄之弟而弗去之者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事親之孝為仁之實凡移之於事君者則為仁之華也從兄之弟為義之實則知凡移於從長者是為義之華也禮也知仁義為智之實則知前識者是為智之華也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為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奏為樂之華也凡此是皆從而可知矣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節由仁義之實充之至於樂則流通而不鬱日進而不已是其樂則生生則鳥可已鳥可已則得之於心而形之於四體故不知手足蹈之所以者也蓋當時有夷子不知一本告子以義為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而救當特之弊者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註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為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註舜以不順

親意為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疏

孟子曰至此之謂大孝○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為不若得意於親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者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大悅樂而將歸嚮已視天下悅而歸已但

若一草芥不以爲意者惟大舜爲能如此也不得乎  
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至此之謂大  
孝者孟子又言人若不得事親之道則不可以爲人  
若得事親之道而不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以爲人  
之子惟舜能盡其事父母之道而瞽瞍頑嚚且亦致  
樂瞽瞍旣以致樂而先天下而天下亦從而化之瞽  
瞍致樂故天下父子者親親之道定此所以爲舜之  
大孝矣故曰此之謂大孝○注瞽瞍頑父也○正義  
曰瞽瞍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  
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  
稱頑者左傳云心不  
則德義之經爲頑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漢趙氏註

明熊九岳

較

宋孫奭疏

明熊九勅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二章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此卷也此卷凡

三十有二章一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二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為下儆六章言大人不為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九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一章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十三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

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十六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  
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十八章言禽獸俱  
舍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也十  
九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章言詩  
書與春秋二十一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二十二  
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三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  
二十四章言貌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爲常二十五  
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二十六章言循理而動  
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君子責已小人不改蹈仁行  
禮不患其患二十八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二十  
九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曾子子思處  
義非謬者也三十一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三十  
二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凡此三十二章  
合前卷二十八章是離婁一篇有六十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註** 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

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

**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註**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

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在西北故曰西夷之人也

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

鄠鎬之地**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

**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註** 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之外也舜至文王千二

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王節

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疏** 孟子

曰至

其揆一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之地，其卒死於鳴條之野，是東夷之人也。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其始生岐周山下，其終卒於畢郢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岐山本是周邑，故曰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與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二百歲之久，其皆得志行政於中國，以致治如合符節，有同而無異。一為先聖於前，一為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異也。以其同也，揆度也。注：生始至東夷之人也。正義曰：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遂舉用之。五十攝行天子事。

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是為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璧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顓頊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為地名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為有虞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注：岐周畢郢至鄠鎬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義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駮案皇甫謐曰邠於周地故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後立為西伯移徙都鄠徐廣曰鄠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鄠在上林昆明北有鄠地去鄠有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謚為文王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蒙接禮曰文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

地故曰畢郢。○注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周禮有六節。○正義曰。案史記世表推之。是自舜至文王有千二百歲矣。其文煩更不錄。周禮六節。案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註云。以金為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開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註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註

子產鄭卿

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

**枉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註

以為子產有惠

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二月

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註

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遠失其道。辟除

人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疏

子產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正義曰。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

人於溱洧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國水名也言子產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溱洧之水乃不忍遂以所乘之車輿濟渡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產雖有恩惠及人而以陸地乘輿而濟人於溱洧然而不知行其不忍人之政而濟人矣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一月雨畢乾晴之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杠石橋也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月成津梁則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專輿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為但平其政事使無違失行法於人而使尊之其若此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渡之乎如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我應者有不足焉故為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之窮亦不足以濟之矣但平其政事使徒杠成於十一月輿梁成於十二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不知為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為之

惠故宜孟子言之於當有以激勸而譏諷之也○(注)子產鄭卿為政聽訟溱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卿為政聽訟也云溱洧水名者蓋鄭國之水名案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水在鄭國南入于洧則知溱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註周十一月即夏九月十二月即夏十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註)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差

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

為服矣(註)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

如則可以爲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註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隋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

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註

搏執其族

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疏

孟子告齊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調諭宣王勸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曰至如寇讎者孟子告諭齊宣王謂君之視其臣如已之手足則臣亦視君如已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畜之犬馬則臣亦視其君但以國人遇之也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賤而棄之則臣視其君亦如寇讎惡而絕之也凡此君臣施報相待以爲用矣蓋無爲於其內者腹心也有爲於其外者手足也君臣相須猶一體也此言相待施報均於厚也若以君視臣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如國人而弗親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薄也以君視臣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賤也然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宣王問孟子於



禮爲舊君有喪服何如斯可爲之服言舊君所去之國君也曰諫行言聽至則爲之服矣孟子答之謂臣之於君君有過謬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爲而言之則聽而膏潤之恩澤施之又下浹於民此得行其道也然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則國君使人導之以達其情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稱譽之去三年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業里居此三者是謂三有禮焉如此三有禮則可爲之喪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今之爲臣於國君君有過謬及其諫也則拒之而弗得行言則遣之而弗聽而膏澤又不得以下浹此不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遭事故而去之君乃不使人導之且搏執其親族而戮之又困極而惡之於其所往之邦卽自離去之日遂便收其田業里居此是謂遇其臣如寇讎之惡旣以寇讎遇其臣則臣尚何有喪服爲哉○注舊臣爲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如儀禮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是爲舊臣服喪服之

謂也○注如華元奔晉隋會奔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平乃出奔晉魚石爲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及奔晉得五月日乃反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是也云隋會奔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奔秦隋會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旣濟魏人謀而還杜註云喜得士會也是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註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鵠

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疏孟子至可以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見幾而

作也孟子謂國君無罪而殺戮其士則爲之大夫者可以奔去無他蓋大夫雖於士爲尊不可命以爲士

然亦未離乎士之類也是其惡傷其類耳國君無罪而誅戮其民則爲之士者可以徙而避之無他蓋士於民雖以爲尊不可命以爲民然亦未離乎民之類也是亦惡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總而言之皆然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稽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嘆曰割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論傷其類也今註云語曰鳶鷂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註引之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註**君者一國所瞻仰

以爲法故必從之是上爲下則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國君率衆仁義

是上爲下效者也孟子謂國君在上能以仁義率先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爲也

○**注**云上爲下則者○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是其旨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註**若禮而非禮

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爲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禮義人之

爲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爲禮有所爲非禮有所爲義有所爲非義如非禮非義惟大人能弗爲之也○**注**陳質娶婦藉交報讎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註**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

後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  
樂父兄之賢以養已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  
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註如使賢者棄愚  
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  
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疏孟子至不能以寸  
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敎而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  
言君子以性德而敎養滅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敎  
養滅其性之才能者故人所以樂得其賢父兄而敎  
養也如君子有賢父兄之道而不推已之性德以敎  
養人之不中不推已之才性而敎養人之不才是棄  
去其不中不才之人也如此則賢不肖惡能相去以  
寸哉是不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  
也賢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如孟子所謂會

子居武城而謂之爲師也父兄也是其意也注中  
者履中和之氣至養已也○正義曰中和之氣者蓋  
人受天地之中而生稟陰陽之秀氣莫非所謂中和  
也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賢以德言云俊才者俊智過千人曰俊則知才能  
有過於千人之才能是爲俊才也一云俊敏也疾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註**人不爲苟得乃  
能有讓千乘之志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貴賤廉恥乃  
也孟子言人之有不爲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爲其  
義矣又所謂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亦  
是意也以此推之則仁也禮  
也智也皆待是而裁成之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註**

人之有惡惡人言

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

疏

正義曰此章言好  
言人之惡始非君

子者也孟子謂人有好談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難及之矣故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如莊子云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論語云不校不求何用不臧亦與此同意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註**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

故不欲爲已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爲不爲已甚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同意○**注**云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泄柳閉門而拒繆公是爲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註**果能

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

必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

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

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孟子言大人者其於言不必信所行不以必果惟義之所在可以信則信可以行則行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硜硜然小人哉矣豈大人肯如是耶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是言不必信也佛肸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注**子爲父隱以其身許友也○正義曰此

案論語禮記云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註**大人謂君國

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

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

心則為真正大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所愛莫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為之大人者是其能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故謂之大人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註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

大事也疏

正義曰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也孟子言人奉養父母於

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凊然以此之孝亦不足以當其大事也惟父母終能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註造致也言

君子學問之法欲深造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

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註居之安若已所

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

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疏孟

子

至得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者此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奧之妙者是欲其如已之所有之也己之所有有則居之安居之安者是使權利不能移羣衆不能傾天下不能蕩是也居之安則資之以深則自本自

根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資之既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契誥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智有待於思言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離朱有待於明言以明求之亦不能得道也契誥有待於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註**

博廣詳悉也

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者也孟子言人之學道當先廣

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辯說之其相將又當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以得其至要之義而說之者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是非可否未能決斷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註**

以善服

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疏**

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五

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

人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屈服其人也以善教而養人者然後故能屈服其天下然以善教養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歸往爲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此則必爲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註**凡言皆

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者也孟子曰至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本者乃虛妄之言也以虛妄之言言之則或掩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爲人所惡者也故其爲不祥莫大焉不

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蔽賢直之也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是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丘知叔敖之賢而不進凡此之類是謂蔽賢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註**徐

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源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是之取爾註**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

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况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

之取也**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

**也可立而待也註**

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

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  
也可立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

**之註**

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

久也故君子恥之疏

徐子至君子恥之○正義曰此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也徐

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即徐辟者也徐辟問孟子以謂孔子數數稱道於水乃復自而嘆之曰水哉水哉云水之為水哉水哉何仲尼獨數數稱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至是之取爾孟子答之曰孔子所以數數稱於水者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滾滾勢而流不捨晝夜是流之不竭至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流進以至乎四海之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稱而必取之爾苟為無本至君子恥之者孟子又言苟為無本之水是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間天之

大雨驟降其雨之水卒然聚集乎大溝小澮皆盈盈然而滿溢則其乾涸但可立而守之也以無本源故如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注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注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仲尼常稱於水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註

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

君子存義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也註

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

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

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疏

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非行仁義也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別異於禽獸畜者無幾也

以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小人也君子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君子也所謂異於禽獸之心者卽仁義是也禽獸俱不知仁義所以爲禽獸今夫舜之爲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麋豕遊雖與禽獸雜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也而無滯之耳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旣由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人也是由仁義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於禽獸之心耳如楊雄由於禮義人自仁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斯其旨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註

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

執中立賢無方註

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

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

未之見註

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

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敢誅於紂

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註

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

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

之坐以待旦註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

行之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參諸天也

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疏

孟子曰至坐以待旦○

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  
言孟子言禹王惡疾其美酒而樂好人之善言以其  
酒甘而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惡之蓋  
儀狄造酒禹王飲而甘之遂疎儀狄是也善言談而  
難入常情之所厭者也故禹土所以好之耳蓋聞臯  
陶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言  
湯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者智者得以俯而就  
而不爲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跂而及而不爲狷者  
矣未嘗立驕伉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  
也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旨歟尚書云湯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  
之但隨其才而用之以其人之材固有長短小大不  
可槩以取之矣書云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  
總以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用人  
故無遺賢是其旨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傷

而不敢以橫役而擾動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齔寡又曰懷保小民是其事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至故不敢誅於紂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孟子言武王於在邇之臣則常欽之而不泄狎在遠之臣則常愛之而不遺忘是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非特臣也雖遠邇之民亦如是尚書云武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相成王常思念兼此三王而施行此四事以為功業矣三王即禹湯文武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則曰三王者蓋文武明父子也言其父則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者即惡者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不泄邇不忘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於事則云四蓋父子所為有不同所以別言之也言周公施為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嘗仰望而思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鷄鳴而起坐以守待其

且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  
注三王三代之王也○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湯殷之代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是為三代之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註王者

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

秋撥亂作於衰世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註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興於田賦乘

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醜惡之類興於記惡之戒

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

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  
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  
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  
**疏**孟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言詩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  
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竊取  
之矣者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風化之迹熄滅而詩亡  
歌詠於是乎衰亡歌詠旣以衰亡然後春秋褒貶之  
書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晉國所記言之則謂  
之乘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爲乘也  
自楚國所記而言之則謂之檇杞以其所載以記器  
凶之惡故以因名爲檇杞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爲  
事之名故以因名爲春秋也凡此雖曰異其名然究  
其實則一也蓋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  
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爲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  
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丘

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賞罰之意於是乎  
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立竊取之矣竊取之  
者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  
意則寓於一言耳○**注**云乘爲乘馬之事檇杞爲器  
凶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檇杞  
器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檇杞饕  
餮四凶其言檇杞乃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天下之民謂之檇杞杜預云檇  
杞器凶無疇  
匹之貌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  
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註**澤者滋潤之澤大

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  
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爲孔子門徒也淑善也

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疏  
孟子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  
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  
曰君子之澤至予私淑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  
雖有賢不肖之異然自禮服而推之則餘澤之所及  
但皆五世而斷耳以其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  
德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  
言我未得為孔子徒黨者矣我但私有所善於已未  
有以善諸人也蓋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  
予未得為孔子徒者蓋亦公孫丑問夫子既聖者乎  
則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斬  
斷也淑善也○注云自高祖至於玄孫○正義曰自  
高祖至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已身子孫  
曾孫玄孫是也今註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已  
身而推之則上自高祖至玄孫是為無服者矣

###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較

###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  
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註三者皆謂事可出

入不至遠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疏正義曰此

惠三者人之高行也孟子曰至死傷勇者蓋言凡於  
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為廉可以  
無取而乃取之是為傷害於廉也又言凡所與之道  
可以與之則與之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

之是為傷害於惠也又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為傷害其勇可以無死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此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苟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遠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

羿註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

歸自田家衆殺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註罪羿不

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

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

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

死矣夫註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閻其

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註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

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

取友必端矣註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

出必不害我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  
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  
金發乘矢而後反註

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  
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今孟子言  
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  
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疏  
逢蒙學射至乘矢而後  
反○正義曰此章言求  
交取友必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  
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后羿既學  
盡后羿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后羿所射有強於已  
於是反妬之而殺其后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

子復言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道  
者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日  
嘗曰逢蒙殺羿宜若無罪而見殺焉又鄙之公明  
儀之言曰薄乎此言爾安得謂之無罪焉昔鄭國之  
君使子濯孺子為大夫以侵伐其衛國衛君乃使大  
夫廋公之斯追捉其子濯子濯乃曰今日我瘡疾發  
作不可以執弓而敵之我必死矣遂問其御僕曰衛  
之追在我也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衛大夫廋公  
之斯者也子濯自曰我得生矣不能死我也其御僕  
乃問廋公之斯是衛國之最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  
吾生矣是何之謂也子濯乃與之御僕曰廋公之斯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  
端正之人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然後教其射矣  
廋公之斯遂追至子濯之所見子濯不執弓矢乃問  
曰夫子何為不執弓以拒之子濯告之曰今日我瘡  
疾發作不可以執弓矣廋公之斯乃自稱已為小人  
言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今  
不忍以夫子之道而反歸害其夫子矣雖然不忍害

夫子柰以今日所追之事乃君命之事也我亦不敢廢背其君命耳遂不免抽取其矢而敲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子濯至發其四矢然後乃反歸而不追之蓋去鏃利所以無害於子濯耳云乘矢者乘四矢也蓋四馬爲一乘是亦取其意也○注羿有窮至殺之○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說在梁王首篇詳矣云逢蒙羿之家衆至殺之者案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之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杜註云子羿之子也不忍食又殺之國門○注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正義曰襄公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子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他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杜預曰子魚庾公差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註**西子古之

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面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雖

**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註**惡人醜類者也

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善也疏孟子至上帝○正義曰此章言貌好行惡

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爲常也孟子言西施之女其貌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遮掩鼻而過之更不顧也如惡人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其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已雖神猶享而况於人乎然知人修治其已不可以已也○注西子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



輸金錢一文  
是西施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註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

本耳若杞柳為柶棬非杞柳之性也所惡於智者為

其鑿也註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

道以養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註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

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註如用智者不妄

改作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為大智也天之

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註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

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

在何日也疏孟子曰至可坐而致也○正義曰此章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至可坐而

致也者孟子言今天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

之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如所謂故舊無大

故之故同意以其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矣但由

利為本矣我之所以有惡於智者非謂其智也為其  
不本性之自然之為智但穿鑿逆其自然之性而為  
智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孟子言此又恐  
後人因是遂以為故與智為不美所以復為明言之  
故言如為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為智矣以  
其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自然之性引而通之  
是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  
人為智但因性之自然而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  
其為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此以為智之美又非  
所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最遠者也然  
而誠能但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後其日至之日亦  
可坐而計之也孟子於此以故為美所以又執是而  
言之耳以其恐人不知已前所謂則故而巳矣為事  
之故遂引天與星辰而言故常之故於此為美也謂  
人之言性者但本乎故常自然之性而為性不以妄  
自穿鑿改作則身之修亦若天與星辰之故常而千  
歲日至之日但可坐而致也此所以明其前所謂故  
為事故之故終於此云故乃故常之故蓋故義亦訓

常所謂必循其故之故同○〔注〕以杞柳為椽椽○正  
義曰經之告子篇文也○〔注〕星辰日月之會○案北  
安國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  
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是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註**公行子齊大夫也

右師齊之貴臣王驩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  
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誦於  
貴人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  
**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註**右師謂孟子簡  
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放  
以我爲簡不亦異乎註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

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

子敖而外順其辭也疏公行子至不亦異乎○正義

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

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國

之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王驩字子敖者公行子

家而弔慰入公行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王驩

言者又有就右師王驩之位所而與言者孟子不與

右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

見孟子不與之言乃不悅而有憤憤之色曰諸君子

之衆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我言是孟子簡畧不

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驩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

者乃是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所而相與

言又不踰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

言也子敖今以我爲簡畧而爲不禮是其言不亦乖

異於禮乎○注右師齊之貴臣○正義曰古者天子

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

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註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

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有人於

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註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

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  
人何爲以此事來加於我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註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  
獸又何難焉註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  
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  
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註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

如舜而已矣註

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

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

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註

君子之行本自

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

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

疏

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已

小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患其  
患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常敬之者孟  
子言君子之人所以有別於衆人者以其存心與衆  
人別也君子之人常以仁道存乎心又以禮存乎心  
以仁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心者是敬人  
者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蓋人

所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施報自然之道也有人於此至又何難焉孟子又託言今有人在此其待我者皆以橫逆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為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已也以其是我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此人何為以此橫逆加我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有無禮之行此人所以如是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加我又由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有忠其橫逆加我者又由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我必妄人矣如此為妄人矣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既為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已而不譴彼之罪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至君子不患矣者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慮而無一朝之患難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為無焉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為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帝既為法於天下可傳之於後世以為人所取則而我猶尚未免為鄉俗之人此則君子可憂也既

以憂之是如之何憂言憂但慕如舜為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既以無為非禮之事既以不行然而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亦不為之患矣無它以其非已之有愆過而招之也其所以有患者亦彼之患不足為我之患也前所謂橫逆待我是必妄人也已於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道加已又當反已故無患及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

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註當平世三過

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今有

**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註**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

枕也疏禹稷當平世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禹稷當平世至易地則

皆然者孟子言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爲民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爲賢故尊賢之顏淵當危亂之世不得其用居處於隘陋之巷但以一簞盛其食一瓢盛其飲而飲食之時人皆不堪忍此之憂顏淵獨樂於道而不改此憂孔子亦以爲賢孟子乃至於此乃自曰禹稷顏回三人其道則同耳以其大禹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被沉溺之者亦如已被其沉溺也后稷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水土未平而被飢餓之者亦如已被其飢餓也是以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而爲民如是之急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謂顏子在禹稷之世亦能如禹稷如是爲民之急禹稷在顏子之世亦不能改其樂是則爲同道者也若其有異但時之一平一亂矣今有同室之人至可也者孟子又以此言比喻之謂禹稷爲民如是之急若今有同室之人有鬪爭之者救勸之者雖被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可也無它以其人情於同居是爲親者也如有鬪爭而不救勸之是疎其親也禹稷當平世既達而在上亦急

於爲民也如不急於民是在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子固以同室之人救鬪爲喻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若今有同鄉之人有爭鬪者如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則爲惑者矣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宅以其鄉鄰於已爲疎非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疎矣顏子當危亂之世旣窮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是媚於世而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爲喻由此推之則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是其不誣於後世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是孔子賢顏回之謂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也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此視之孔子美南宮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然而三過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躬稼其亦主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暨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爲躬稼是二者未常不相待爲用耳孔孟交言之是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

天下雖出平南宮适之言然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孔子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註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

孟子何爲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

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註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

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中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註**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敎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註**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

**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註**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爲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疏**公都子曰至

矣○正義曰此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衆人以爲不孝孟子以爲禮貌之者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至敢問何也者公都子謂孟子曰匡章子徧國人皆稱爲不孝者焉夫子乃與之遊又從而敬悅之敢問夫子是如之何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是乎孟子荅公都子曰世俗之人所謂爲不孝之行有五怠惰其四支不作事業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二不孝也好貨財私愛妻子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三不孝也縱其耳目之所慾陷於其罪以辱及父母是四不孝也好勇暴好爭鬪好頑狠以驚危父母是五不孝也章子豈有一事於



此五不孝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言章子但失於父子責善不相遇也不遇者是不相得也其所以相責於善乃朋友切磋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賊害其父子之恩大者矣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至是則章子已矣孟子又言夫章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之豈以章子不欲有夫妻子母之爲親屬哉爲其得罪於父不得近焉故用出去其妻屏逐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爲不若是離之父故出妻屏子是陷父於不義之罪者矣是則罪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之行以此而已我何可絕而不與之邪以此論之則章子之過過於厚者矣宜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父母之養者是有逆於父母而不順父母之意耳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禮云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蒸諫然則父有不義雖熱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之間哉故章子所以離之遂用出妻屏子爲其父有不義而不可

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註

盍何不也曾

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

反註

寓寄也會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

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

將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

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註左

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

爲會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効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會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註沈猶行會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會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耳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

去君誰與守註

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孟

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註

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會

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爾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

易地皆然疏

會子居武城至易地則皆然○正義曰此章言會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曾子

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者孟子言曾子嘗居於武城之邑有南越寇賊興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者言會子欲去乃戒其所守之人曰無寓人於我此室而毀傷我薪木寇賊既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退會子反左右曰待先生

如此其忠且敬也至殆於不可者言寇賊已退曾子於是乎反居此也左右之大夫皆曰待先生如此其忠而不敢慢也寇賊至則先去以使民瞻望而効之寇退平靜則反其居殆不可如是也沈猶行曰至未有與焉者言沈猶行答左右之人曰先生之去非汝所能知者也往日沈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曾子率弟子而去之故未有與及此難也故得免其禍焉先生曾子也子思居於衛有齊國之寇賊與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子思乃自稱名答或人曰如使彼見其寇賊至則去之衛君則誰與爲守護假子思名也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至易地則皆然孟子引至於此乃曰曾子子思二人其道則同也以其曾子居於武城則師之道也如人之父兄也則去爾人不可毀無它以其無所拘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勢則微小也當赴君之難不可去也無它以其有所拘也雖然二人如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

而爲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爾無所拘也會子居於子思之所而爲之臣亦未必不能如子思赴君之難而不去也故曰曾子子思同道案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國○注假子思名也○正義曰案世家云子思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沒於衛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註**儲子齊人

也瞞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

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註**人生同受法於天地

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

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疏儲子至同耳

○正義曰此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儲子謂孟子曰齊王使人視夫子能有以異別於衆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也孟子答之曰我何以有別異於衆人哉雖堯舜之盛帝亦與人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者特以仁義之道與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爲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注儲子齊人也○正義曰蓋亦囚經而爲言之也故孟子仕於齊今此乃曰王使人來者是知爲齊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註良人夫也

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

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註妻疑其詐故

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

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

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註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

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其

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註妻妾於中庭悲傷

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

從外來驕其妻妾註

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為妻

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

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註由

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

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為妻妾所

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

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疏

齊人至幾希矣○正義曰此章言小人苟得妻

妾猶羞也齊人有一妻一妾至幾希矣者孟子記此以譏時人苟貪富貴而驕人者也言齊國中有一妻一妾者而居處於室其良人出外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為富

貴者與之也其妻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者良人皆以為富貴者與之也而未嘗見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所往妻疑之故欲視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身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談語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冢間之祭者良人乃就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饜又顧視而求之於他人以此遂為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乃若此而乞之祭者為饜足遂與其妾非訕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人未之知其妻妾非訕其已又施施然喜悅從外來歸復驕泰其妻妾孟子引至此乃曰由此齊人觀之則今之人所以誦求富貴利達者其妻與妾而不羞恥不相對涕泣於中庭者幾希矣言其少也皆若此齊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所以救時之弊不得不知是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孟子註疏卷第八下

孟子

卷八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註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

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疏

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為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章為此篇之題其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為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心四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  
熊九勅  
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保者也七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入章言君子大居正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九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各有說焉○注萬章至篇也○正義曰萬章孟子弟子已說在敘段云論語顏淵問仁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因以顏淵目其篇蓋其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註**問

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孟

**子曰怨慕也註**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

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然則舜怨乎註**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曰長

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

**也註**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

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

曰非爾所知也已**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

**恕註**恕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

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

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恕恕然無憂哉因以萬章具陳



其意耳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

愛於我何哉註

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

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帝使其子

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註

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

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

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

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

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

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

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

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天下之

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

如窮人無所歸註

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

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

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天下之士

悅之人之所欲也註

欲貪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

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解已之憂人少則

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

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

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

人之情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之矣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

衣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

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在

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萬章問舜往于田至予於

章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何為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乃號

泣于旻天是何為其號泣於此也旻天秋天之號也

以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

慕也孟子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然遭父母

之惡而思慕之也萬章曰父母愛之至怨乎萬章又

曰父母以慈愛愛息其子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

父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子亦當勤勞奉事之而不

可怨恨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恨父母乎曰長

五經九上

四

問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教命矣號泣  
 于旻天則我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此  
 非爾所能知者也以其所問不得其義故答之此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至於我何哉者  
 孟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有不得意於父  
 母為不若此恕然然而無憂也以其有不得父母意  
 故有是怨也其舜必謂我竭盡其力而耕作田業以  
 供為子之事以奉養父母而父母今反不我愛恤誠  
 於我有何罪哉故自求責於已而號泣然慕也帝使  
 其子九男二女至于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乃繼  
 其言而答萬章言舜堯帝使其子九男與二女兼百  
 官及牛羊倉廩皆備其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  
 善士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又將昏以天下而遷  
 位讓之其舜尚以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若窮  
 困苦極之人無所歸告者矣且天下之善士悅而就  
 之是人之所皆欲也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之  
 女是人之所皆欲者也妻以堯帝之二女而尚亦不  
 足以解舜之憂富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以百官

牛羊倉廩備以事之而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貴是  
 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將以天下遷而讓之而為天  
 子尚亦不足以解其憂凡以人悅之好色富貴此數  
 者皆無足以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然後可以解其  
 憂夫人少小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知好其女色  
 則思慕其少艾有妻子則思慕其妻子至於為仕則  
 思慕其君如不得遇於君則熱中心而恐懼之也是  
 則人之常情如此如為大孝者則終身思慕父母而  
 不忘也然則孟子言至於五十之歲者而思慕父母  
 而不敢忘者我於大舜見之矣故歷以此答其萬章  
 之問○注耕于歷山○正義曰上卷首章已說詳矣  
 ○注堯也至不復見○正義曰云堯典曰釐降二女  
 不見九男惟丹朱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  
 八庶無事故不見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案尚書堯  
 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孔安國云  
 胤國名子爵朱胤子之名也益稷云無若丹朱傲孔  
 註云丹朱堯之子是堯九子但見丹朱一人矣其餘  
 八子亦未詳以其經傳無見焉云如晉獻公九人以

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無所見者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婦生卓子凡此九人但見其此卽此五人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案史記世家云獻公有子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以此則知獻公有子九人而已其餘四者亦以經傳無見焉○注慕思慕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年少也艾美好也老蓋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爲少艾也案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案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謂之少又安可乎是則云艾美好也者又不知何據爲之說也始亦未可知○注老萊子七十而慕至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正義曰云老萊子者案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其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爲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爲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又云

老萊着五綵五色斑斕之衣出列女傳文今不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註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

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

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註舜父

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

怨懟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

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註禮娶須五禮父母先

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曰帝亦知

告焉則不得妻也註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

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

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註完治廩倉

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

捐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

舜浚井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拚其

井以爲舜死矣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註象舜異母

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

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

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已

之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註欲以牛羊倉廩與其

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註干楯戈戟

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

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

牀欲以爲妻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

君爾忸怩註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

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唯茲

臣庶汝其于予治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

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註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

之將殺已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

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註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

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

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僞喜者與註

僞詐也萬章言

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曰否昔者有

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

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註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

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

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

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曰得其所

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

予旣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

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

喜之奚僞焉註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

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

**疏**

萬章問曰至奚偽焉○正義曰

此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而娶是如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子答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得娶之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者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不得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致怨懟於父母也是以舜為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而不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娶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止之則不得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又問孟子

言舜之父母使舜完治舍廩舜既登舍廩即捐梯而下瞽瞍不知已下乃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又使舜深浚其井舜既浚井即其出之瞽瞍不知已出又欲從而捨之以溺殺其舜其舜有弟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時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遂因為之都君矣註曰都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舍廩與父母干戈留我琴亦留我張亦留我二嫂使治我之床以為我妻欲與父母分此故先設言為謨蓋都君者咸我績耳於是象遂往入舜之官遇舜又在床而鼓五絃之琴愕然反其辭曰我氣閉積思憶君故來此遂忸怩其顏而乃慙恥形於面容也以其恐舜知已謀其二嫂故也舜曰惟茲庶民庶汝其于予治是舜見象素不來至其官遂見至官乃曰念此臣之衆汝其來助我治耳如此故萬章乃問孟子言舜帝不知其弟象之將殺殺其已與故以此好言而答其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為而

不知象謀殺已也以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故以好言答之也曰然則舜偽為喜以悅人者與曰否至奚偽焉孟子又答之曰舜非偽喜以悅人者矣又引以子產有饋生魚事而證之言往者有人饋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受之乃使主池沼之吏曰校人者畜養於池校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命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羸乏圍圍然於水而未遊少頃則洋洋然舒緩搖尾而走趣於深處子產信之以為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言之乃嘆魚之得志於水甚快然也其校人乃出而與人曰誰謂子產為智者有知於人乎既烹煮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如此孟子故於此言故君子者可欺偽以其方類難誣罔全以非其道也彼象謂以鬱陶思君是以愛兄之道來至於官是以但欺以其方類也故舜遂必以誠深信之而喜其來故以好辭答之矣何為以舜為偽喜者焉言舜不偽也亦若校人欺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耳所謂方類者以其在疑似之間故

也○(注)完治至為死矣○正義曰云捐去其階也舜之說不若旋階之說通也案史記云瞽瞍欲殺舜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替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與象喜以為舜死矣象曰本謀者象之謀也象於是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惻不惻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凡此亦其事也以史記觀之則捐梯之說是此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為深然也當以意參默然有自判之論可矣○(注)干楯戈戟也至妻也○正義曰云干楯也者案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玄五楯干楯之屬云戈戟也者禮圖云戈今之勾戟或謂之雞鳴或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云胡子橫插微邪向上不勾不勾似磬之折殺也又云戟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論其



則別矣云彫弓天子之弓者彫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形弓一彤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所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周禮司弓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是其等也云五絃琴者史記云舜彈五絃之琴是矣云棲床者蓋取類於禽棲故也以其床則主木而言棲則主棲而言二女卽娥皇女英是也○注鄭子國之子公孫僑者○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曰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爲鄭大夫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據後而言故稱爲國僑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註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註舜封象於有庠或有人以爲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註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

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註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旣已爲天

子弟雖不仁豈可爲匹夫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註  
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  
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註象  
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  
比諸見放也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庠註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  
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  
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

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之

謂也註

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

章言此乃象之謂也

疏

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仁人之心如是

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  
也者萬章問孟子以謂象日日以謀殺舜爲事然舜  
既立爲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  
曰至在弟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  
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  
而天下於是咸服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  
極不仁乃反封之於有庠之國則有庠之國中何  
罪也仁人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惡則誅戮焉在弟  
則封之國故曰仁人固如是乎萬章之意以謂仁人  
必不肯如此也孔安國註尚書云共工象恭滔天足  
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驩兜

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摺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絲方命圮族績用不成羽山東裔在海中案史記云共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雖堯帝鴻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者也絲頤項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檇杌者也曰仁人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答之曰仁者之人於其弟也不藏怒心不隔宿怨但親愛之而已所以親之者以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舜封象於有庠者是以所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為天子而使弟只為之匹夫可謂為親愛其弟者乎有庠國之名號也政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又問孟子或人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至此之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之於庠不得施政教於其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貢賦焉故謂之為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庠之國民哉以其使吏代之故也雖然不使象得施政教而舜以兄弟親親之恩欲常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以朝貢之諸侯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

天子以政事接見於有庠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謂也○注云自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正義曰案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為之註焉蓋其文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註咸丘蒙孟子弟子

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踏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

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

乎孟子曰否註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

之語也註

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

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堯

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

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註

孟子言舜攝行事

耳未爲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

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

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

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註

日一王一言不

得並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註

不以堯爲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註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

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是詩也

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

王事我獨賢勞也註

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

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

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註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

謂皆爲王臣謂舜臣其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註尊之至瞽瞍爲天子之父養之

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註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

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書曰祇

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

也註書尚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

貌舜旣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

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成丘蒙之

**疑疏**

成丘蒙至不得而子也。正義曰此章言孝莫

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而執子之政者也成丘蒙問曰至誠然乎哉者成丘蒙問孟子曰諺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嚮南面而立為天子堯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而舜冠簪聵其容蹙蹙然而不敢自安孔子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危殆岌岌乎如也岌岌不安之貌也然未知此諺語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者孟子答以否不然也此語非君子之言也即齊東作田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至是二天子矣孟子又言堯帝既老而舜於是攝權堯行事耳未為天子也堯典之篇有云言舜攝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放勳乃徂落而死放勳堯之號也魂氣往為徂體魄殞為落大抵則死也堯既死天下百姓如喪其父母二年四海之內絕盡八百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

妣鄭註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故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孔子云天無兩日民無兩王如舜既為天子矣又幸諸侯以為堯三年之喪是則為二天子矣言口與王不可得而並也以其舜方攝堯行事未為天子故也成丘蒙曰至非臣如何者成丘蒙又言舜之不得臣堯則我既得聞致命矣然而詩小雅北山之篇有云徧天之下莫非為王之土地循土之濱莫非為王之臣而舜既為天子則是而舜既得為天子矣敢問舜父瞽瞍之非臣是如之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至是周無遺民也者孟子又答之曰此北山之詩云非是舜臣父之謂也其詩蓋言勤勞於王事而不得奉養其父母者也故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言皆是王臣也以其無非為王事者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奉養其父母也故以是而怨之也故說詩者不以文而害逆其辭又不可以其辭而害逆其詩人之志以已之心意而逆求知詩人之志是為得詩人之辭旨人如說詩者但以歌詠之辭為

然而不以已之意而求詩人志之所在而為得詩人之音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此言也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其詩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民無有孑子得遺脫不遭旱災者非謂無民也孑單也孟子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非謂舜臣父之意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至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莫大乎尊親為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為尊親之至也今瞽瞍為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舜以天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長言孝心之所思所思者維則法太王王季文王三后之所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于父夔夔然悚懼齊莊戰栗瞽瞍亦信順之見舜以瞽為父而不得子之也孔安國註云祇敬載事也允信若順也○注咸丘蒙○正義曰云為孟子弟子齊人也者他經傳未詳今案春秋威公七年

有焚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以此推之則此所謂咸丘蒙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注乃云齊人也者蓋魯國孟子時為齊之所侵故咸丘之地乃為齊之地故也注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矣○注書平秩東作○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注大雅下武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詠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注逸篇○正義曰據今大禹謨有云此非特止於逸篇文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漢趙氏註

熊九岳

宋孫奭疏

明熊九勅較

萬章章句上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註

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

否孟子曰否註

堯不與之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註

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

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

與之註

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註

孟子言天與



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註

萬章言天有聲音命

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註

孟子

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

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註

萬章欲知

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

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註

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

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註

萬章言天

人受之其事云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

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註

百神享之祭

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

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註

二十八年之久非

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

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

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

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

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註南河之南遠

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獄

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註泰誓尚書篇名

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疏萬章曰至此之

此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

之者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

帝以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答之堯不與

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

下與其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又問孟

子言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答

以爲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又問

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答之言天不以言諄

諄諄然命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

之而止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

行與事示之者是如之何也曰天子能薦人至示之

而已矣孟子答之言天子者雖能舉薦人於上天也

又不能使上天以與之天下也諸侯者能舉薦人於

天子而不能使天子必與爲之諸侯大夫者能薦人

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爲之大夫往者堯舉薦

舜於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

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

孟疏

三

下與人書云納于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  
弗迷是天受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慎微五  
典納千百揆是暴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是  
民受之也所謂百姓安之亦可知也曰黎民於變時  
雍是也然於天則云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  
上是為尊者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  
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也聖人之於民  
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之者即  
是與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言舜攝行堯  
事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能為之也乃天  
與之也堯帝既崩死舜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三  
年喪既畢舜乃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南河之南  
天下諸侯朝覲而來者不往朝覲於堯之子丹朱而  
往朝覲於舜訟獄有未決斷者不往求治於堯之子  
丹朱而往求治於舜謳歌吟詠者不吟詠堯之子丹  
朱而吟詠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國履  
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逼  
逐堯之子是則為篡奪者也非謂為天與之也泰誓

篇亦云天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亦從我  
民之所聽是此天與之人與之之謂也○述咨爾舜  
天之曆數在爾躬○正義曰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  
書亦有此何晏曰曆數列次也孔安國云曆數天道  
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  
注河南南夷也○正義曰案裴駢云劉廙曰南河之  
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知為南夷也所謂中國劉  
熙云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注泰誓尚書篇○  
正義曰孔安國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衆也  
又云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

**有諸**註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註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

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  
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  
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  
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註**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  
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

處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  
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

**也註**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人使爲也人

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

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

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註**仲尼無天子

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

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

**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註**益值啓之賢伊尹

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註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

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註周公與益伊

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

也疏

萬章問曰至其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萬

章問孟子曰世人有言至於禹之代而德衰微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否孟子答之曰否不然也天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往者舜薦禹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崩死禹以三年服喪畢遂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即崩死益以三年服喪畢益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成曰我君之子也無它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

相堯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績禹之治而益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久所以天下之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况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耶舜禹益相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人所能爲之也人莫之爲然而爲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爲而無不爲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誑命靡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之賤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薦之者故得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雖言有德然而無天子以薦之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

仲尼之德然而襲父之位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之暴虐然後無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以其時值啓太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太丁未立而喪於是太丁弟外丙立外丙卽位二年崩外丙弟仲壬立仲壬卽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太甲卽位遂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三年太甲乃自悔過而怨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于亳都反天子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若益之於夏禹伊尹之於殷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禹殷湯周武繼父之位其義則一更無二也謂其義則一而無二者蓋唐虞與賢夏后殷周與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其爲順天則一而已故曰其義一也云禪者蓋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注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正義曰案史記裴駮註云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

是也○注太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文已具在公孫丑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卽位三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注丹朱商均○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謐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註人言伊尹

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註否不是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註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

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視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聘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

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哉註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

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

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

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

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

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註

幡反也三聘既至

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註

覺悟也天欲使

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

夏救民註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

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命也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

正天下者乎註

枉已者尚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已之

身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註

不同謂所由不同大

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爾焉能免我也歸潔於身不污已而已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也註

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為王不

聞以割烹牛羊為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

自亳註

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官桀官朕我也謂湯也

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

者從牧官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

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疏

萬章問曰至自亳○正義曰此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

以濟時不枉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者萬章問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負鼎俎割烹之事而干湯有之否乎孟子曰否至朕載自亳孟子答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國野而樂行堯舜二帝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雖祿賜之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雖干駟之多

亦且不聘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諸人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問如此之賢乃使人以幣帛之物往聘之伊尹且囂囂然自得而曰我何為以湯之幣聘是為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計曰與我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如使此君成湯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為堯舜之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為堯舜之君致民為堯舜之民哉於是又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為先知以覺悟後知者也是使為先覺悟以覺悟其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樂堯舜仁義之道以覺悟今之民如非我覺悟之而誰能也孟子於此又言伊尹思念天下之民雖一匹之夫婦有不被堯舜之恩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於溝壑中也其伊尹自在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後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桀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其已身而能正人者也而况伊尹肯辱已負鼎俎割

烹之事以為正天下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  
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仕君或去而不屑就或  
不去以為爾焉能免我哉但歸潔其身而不汚已而  
已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舜之道干說其  
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  
篇有云天行誅伐始攻之罪者自桀宮起也湯言我  
始與伊尹謀之自亳地也以此詳之則知伊尹非事  
割烹之汚而要湯伐桀者也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  
有莘之野是也或近而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  
去亳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所謂  
或不去是也○注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正義曰案  
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  
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  
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  
九主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  
歸于亳裴駰云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劉向別  
錄曰九主者有去君專君授君勞君奇君等君破君  
國君二歲社君凡九品圖書其形是也○注有莘國

名至人也○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秋七月  
有神降于莘杜預曰莘號地又云號國今滎陽縣是  
也云干駟四千匹案論語孔子云齊景公有馬千駟  
孔安國註云千駟四千匹○注伊訓至牧官○正義  
曰云伊訓逸篇之名蓋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  
其文則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孔安國傳云造載  
皆始也鳴條地在安邑之西又云湯始居亳孔安國  
云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是則亳帝嚳之都也今  
湯居而言爾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

諸乎註有人以孔子主於癰疽癰疽之醫者也瘠姓

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孟子曰否不

然也好事者為之也註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

人德行者爲之辭爾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註**顏雝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于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者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

**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註**孔子以道不

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誦惡之罪故謚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瘠環者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註**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

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乎

**疏**

萬章問曰至孔子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癰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姓瘠各環者誠有諸此乎否孟子曰否至何以爲孔子孟子答之曰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爲此言也夫孔子於衛主顏讐由讐由賢大夫也爾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爾子瑕乃謂子路曰孔子如主於我則衛之卿孔子可得也子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辭遜之心退以義而有羞惡之心其得用與不得用則只有命如爲主於癰疽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者是孔子所不爲也然則孔子於衛主顏讐由者以其義也於衛不主爾子以其有命也以義則得其宜也

以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然而孔子又嘗不悅於魯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國司馬桓魋將要求孔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是遭其厄不得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爲陳侯周之臣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爲主者如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二人但卑佞之臣耳爲凡人也何得爲之孔子今以司城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由其謚而推之則司城貞子亦爲守正之臣者也非癰疽瘠環之比也然則孔子當厄不得已而主之者尚且如是况癰疽瘠環者孰謂孔子肯主之乎蓋司城者今以宋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有之者案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爲司城也○注癰疽之醫瘠姓環各侍人也○正義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推之亦誠然也○注顏讐由至靈公○正義曰案孔子世家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

鄭家是則類繼由即濁鄒也為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彌子飲衛侯酒杜預云彌子彌子取也是其有幸於衛靈公者也○注遭宋桓魋之故至陳侯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為濬公又案濬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濬公是為懷公之子濬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濬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孔子濬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濬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為濬公之臣矣今孟千乃云為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濬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

牛以要秦繆公信乎註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

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孟子曰否不

然好事者為之也註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為設此

言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

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註垂棘美玉所出地名

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實宮之奇

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百里

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

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註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曰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註人自鬻

於汙辱而已輔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爲也况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疏萬章問曰

之平○正義曰此章言若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爲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百里奚自賣五羖羊之皮於秦爲人養牛以此而干秦繆公爲之相今信乃爲實然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爲之乎孟子答之以爲否不信然也百里奚虞國之大夫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借道於虞以伐虢國虞之大夫宮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干秦繆公之爲有汙辱也苟如是不知以食牛爲汙辱可謂爲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爲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謂爲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爲智者也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

之不智也時得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繆公可與  
有行其道也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  
矣及輔相秦繆公而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  
後世不爲賢者而能如是乎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  
如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自賣而汗辱其  
身乃爲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亦不  
肯爲自鬻以汗身今乃謂百里奚爲真賢者而肯爲  
乎言百里奚不肯爲是也蓋宮之奇者案杜預春秋  
傳云虞之忠臣也○注五殺羊皮○正義曰說文云  
殺夏羊牡曰殺羊也○注垂棘至晉道○正義曰左  
傳魯僖公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  
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曰荀息荀淑也屈產生良  
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各四馬口乘史記云百里奚  
者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媵於秦百里奚  
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終公媵百里奚賢欲重贖之  
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殺羊之皮贖之楚人許  
之繆公乃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殺大夫是其  
事矣又僖公五年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  
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是  
也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官之  
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滅  
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  
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  
言易也此孟子所以據而云焉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較

熊九勅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

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註孟子反覆差伯夷伊

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

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

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註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註

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

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註

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

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

宜動中權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註

伯夷清伊尹任

柳下惠和聲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

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

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

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

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註

智者知理物聖人

終始同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

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註

智譬猶人之有技

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

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

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

意乃能中也

**疏**

孟子曰伯夷至非爾力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有常也賢者由

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至薄夫敦已說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潔其身不欲以亂色留於明姦聲留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莫不變而為廉潔之人懦弱之夫莫不變而為能有立其剛志也聞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而為寬博變淺薄而為敦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之去齊急速但漬米不及炊而即行以其避惡故如是也去魯國則曰遲遲而不忍行去此為去父母國之道也所謂父母國者孔子所生於魯國故為父母之國也大抵孔子量時適變其去國可以速則速故

於齊不待炊而行也可以以久而未去則久之故於魯國所以遲遲吾行也可以處此國則處之故未嘗有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君則仕之故有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如是也孟子曰至非爾力也孟子又曰伯夷之行爲聖人之清者也是其不以物汚其已而成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爲聖人之任者也是其樂於自爲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柳下惠之行爲聖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已異於物而無有所擇也唯孔子者獨爲聖人之時者也是其所行之行惟時適變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則和不特倚於一偏也故謂之孔子爲集其大成得純全之行者也蓋集大成卽集伯夷伊尹下惠三聖之道是爲大成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子之清而不至伯夷一於清也佛肸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一於任也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下惠一於和也然則伯夷伊尹下惠是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而孟子亦皆取之爲聖者蓋伯夷伊尹下惠各承其時之

有弊不得不如是而救也以孔子觀之又能集此三聖而爲大成者也方伯夷之時天下多進寡退而伯夷所以如是潔已不殉方伊尹之時天下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而以天下爲已任方下惠之時天下多潔已而異俗而下惠所以如是俯身而同衆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下惠承伯夷之弊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遂爲大成者誰謂伯夷伊尹下惠救時弊如此可不謂爲聖者邪雖然孟子取爲三聖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但聖之清者也以其取清而言之矣伊尹但聖之任者也以其取任而言之矣下惠但聖之和者也以其取和而言之矣孔子之聖則以時也其時爲言以謂時然則然無可無不可故謂之集其大成又非止於一偏而已故孟子於下故取金聲玉振而喻之也言集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金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而不能和而下惠能和而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是其終條理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

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其始如金聲之隆而能清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無隆殺又能清而且任而且和和而且清有始有終如一者也然則孟子於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論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而始條理者是爲智者之事也終條理者是爲聖人之事也以智者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巧也以聖人而譬之則若人之有方也如射於百步之外爲遠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夷伊尹下惠但如射於百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孔子於射能至又能中者也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善者也能清能任能和是聖人之善者也能時是備其聖人之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總意而解其始終條理也而始終條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耳蓋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注夏姬鄭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案史記云夏姬夏徵舒之母陳大夫世叔

之妻三爲王后二爲夫人納之者無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共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凡此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注伯夷清伊尹在柳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註

北宮錡衛人班

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

**聞其畧也**註

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

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

子名也畧龐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

王制則合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也**註

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

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

**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註

諸侯

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

**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註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

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  
日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  
受地視子男註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庶受采地  
之制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註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  
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  
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  
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

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  
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註伯為次國大  
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註子  
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  
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註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

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

等若今之斗食侏史除吏也

疏

北宮至為差○正義曰此章言聖人制祿

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畧紀言其大綱以答北宮錡之問也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者北宮錡問孟子以謂周家班列其爵祿高下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至嘗聞其畧也者孟子答之謂其詳悉則不可得而聞諸侯放恣憎惡其法度有妨於已之所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制也但嘗聞得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至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此皆孟

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壤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禮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焉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所以班君臣之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土地之等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卑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



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四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此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士二命則元士者卽上士也蓋以六命之卿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視五命之子男故也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侯之國是爲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祿則十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爲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卿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爲居卿祿四分之一也大夫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士之祿是爲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爲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爲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

命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爲無庸也而祿已足以代其耕矣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伯之國是爲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相爲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者是爲小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爲倍差與上同其祿足以代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者蓋耕者所得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而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養其九口上次則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則食六人下食五人其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次有此五等矣若今之斗食侏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

孟子不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爲主王制主於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爲主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視不同者亦以周制與夏商之制不同也孟子所以不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而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意也此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注詳悉也至則其合也○正義曰云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謂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錄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有也者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法浸壞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小而齊魯之始封倫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害已

而去司錄之職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道孟子所以不得聞其詳特以大畧而答北宮錡之問也云今考王制則合也者蓋自王制推之亦有不合者矣已說於前歟○注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周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爲伯鄭氏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是也○注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至曰附庸者秦周官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震者案周易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是也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氏云象日月之大亦取略同也天子方千里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自公侯百里至子男五十里鄭氏註云星辰之大小也附庸者小城口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注視比也至制也○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

視附庸鄭註云視猶此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焉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有同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用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也周禮大司職云以土圭之法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采地之制者案周禮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

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又註云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變時采地之數周末開矣是宜孟子但言其大綱而其詳所以未之聞也○注公侯之國為大國至代耕也又自伯為次國至三分之一也又子男為小國至二分之一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問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六國也立小國百二十二少卿也各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矣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

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二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又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然而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上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制爾故三十里之遂也白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宮是以成爲宮是小國之制如此也大抵上綦於大國下綦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其祿雖多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鄉之祿而已自卿以下至於士其祿各相殺以一此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大夫居於卿

祿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二分之一次國大夫居卿祿三分之一小國大夫居卿祿二分之一也其間王制周官與孟子雖有不合者亦於前言其大槩也○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至若今之斗食僮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民之產以六尺爲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耕者之所得所以一夫受田百畝也王制云農夫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鄭氏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其說是矣然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下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言之所以有三等孟子王制論所入食人之衆寡此所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者蓋上農夫足以食九人而其家七人者亦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自七人以下則不得以受上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其多寡之數

一視五等農夫爲差  
而老祿亦不外此

萬章問曰敢問友註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  
也註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

爲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  
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  
家則不與之友矣註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

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

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  
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  
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  
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  
我者也註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  
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  
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  
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註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

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  
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  
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  
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註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  
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  
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舜尚堯  
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  
夫也註尚上也舜在皦皦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

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官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  
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  
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  
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  
賢其義一也註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

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疏萬章問曰至其義  
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  
之行于載爲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是萬章問  
孟子爲朋友之道何如也孟子曰至挾也孟子答之  
以謂不挾戴年長又不挾戴其貴勢抑又不挾戴其  
兄弟有富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  
以有挾戴其勢而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

義一也孟子又言孟獻子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友五人焉其二人曰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友也以此五人無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爲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爲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爲友者亦所謂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爲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不足爲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者乃大國之君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入則入其門言坐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爲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公弗能與之共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不與食其天祿也且職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授於人也故云國君之位必曰天

位云職必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身禮下之是士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以其王公大人尊賢則當與共天位也不當以身禮下之也夫舜於往日上見於堯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宮堯亦就副宮而饗舜所設更爲之賓主然卒禪其大位此天子之友其匹夫也云匹夫者蓋舜本則耕於歷山但側微之賤者也故云匹夫云甥者蓋堯爲舜之外舅堯所以謂舜爲甥也且用下敬上加舜之上見於堯故欽堯爲友是謂貴其費用上敬下如堯館于貳室故欽舜而與之爲友是謂尊其賢貴貴尊賢禮皆所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子有五五人者乎然亦名字則未之詳○注妻父曰外舅○正義曰此蓋案禮記而云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較

熊九勅

萬章章句下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註

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

心為可也孟子曰恭也註

當執恭敬為心曰卻之卻

之為不恭何哉註

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

何然也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

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註

孟子曰今尊者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

以是為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

辭無受不可乎註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

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註孟子言其來交求

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

其可愛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

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註禦人以兵禦人

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曰不

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

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

如之何其受之註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

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者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

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

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

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曰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註

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

不由其道屢畝強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

君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曰子以為有王

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

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

而况受其賜乎註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

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

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

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

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為盜充滿至

甚也藉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為盜也諸侯本

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

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

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

獵較尚猶可為况受其賜而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

仕也非事道與註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

與曰事道也註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

道奚獵較也註

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註

孟子

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矣故以漸正之先爲

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卽其舊禮取備於國中

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

絕則爲不敬故獵較以祭也曰奚不去也註

萬章曰

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

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註

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

見用占其事治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

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意事一國也三

年淹留而不去者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

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

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註

行可冀可行

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

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

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

之也疏

萬章問曰至公養之仕也○正義曰此章言  
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

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  
敢問交際何心也萬章問孟子凡交接之際當執何  
心而交接也孟子曰恭也孟子答之曰但當執恭敬  
之心也曰卻去之而不受是爲不恭敬然也何哉者  
卻去之卻去之而不受是爲不恭敬然也何哉者  
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至故弗卻  
也孟子又答之言尊長賜已已乃問之曰其所取此  
物寧以義取之乎不以義取之乎乃方受之以此是  
爲不恭敬也但當受之不當問尊長所取不義則卻  
去之也謂宜受之故不可卻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  
至不可乎萬章又問曰郊尊長賜已之物其所取之  
不義但請無以直言不義之辭卻之但以已心卻去  
而不受爲取民之不義也然後飾以他辭而不受不  
可乎故以此問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  
孔子受之矣孟子又答之曰其以物來交已以道理  
其接待於已亦以禮度此孔子受之矣言其如此交  
接則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樂人於國門之外至斯  
可以受樂與萬章又問曰假使今有人以兵樂人於

國門之外者而奪得其貨物其來交已也以道理交  
之其餽賜已也亦以禮度如此誠可以受樂奪之物  
與曰不可至如之何萬章曰孟子又答之以爲不可  
受也且尚書康誥之篇有云殺於人而取于貨皆然  
強暴爲不畏死者雖凡之衆民無有不慙惡之也如  
此者是可不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也言卽殺之更不  
必待其教命之後也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則受殷之  
天下所不辭也無它以其夏桀紂無道義當代之  
而受其天下也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  
而受物於人爲之暴烈如之何可受之言不可受此  
之餽也曰今之諸侯至敢問何說也萬章又曰今之  
諸侯賦稅於民不以其道亦如禦人而奪貨者也苟  
善其禮以交接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謂也曰子  
以爲有王者作至而况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  
子今以爲後如有王者興作將比今之諸侯無道而  
盡誅之乎其待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待教  
之不改者也夫所謂非其所有而取之者是爲盜也  
如充取民賦稅之類至大過者但義之盡耳亦未爲

盜者也故曰夫所謂非其有而取之者是為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然孟子必以此言者其意蓋謂今之諸侯皆取於民不以義然而受教之猶庶幾能省刑罰薄稅歛為善政也此固在所教而不誅今萬章乃曰今之諸侯猶禦也殊不知與禦人之元惡不待教而誅者異矣然則萬章之所問乃云此者是其繆也宜孟子答之此耳孔子之仕於魯國魯國之人田獵較奪禽獸孔子亦田獵較奪其禽獸然而獵較而孔子猶尚可為而况受其賜而乃為不可也言此者但有道禮以交接則可受而不可辭卻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孔子之為仕也非欲事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答之以為孔子之仕是欲行其道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又問曰孔子既以欲行其道何以田獵較奪禽獸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獵較者以其孔子任於衰世不可以卒暴更變故先且即簿書而正宗廟之祭器既欲正其祭器又不以四方之珍食供簿正祭器所以獵較而

供簿正耳然而孔子必以獵較禽獸而供簿正祭器且不以四方之珍食者但為四方珍食難常有之恐後人無珍食以供之故又絕其祭之禮所以如此也曰奚不去也萬章又問曰言孔子既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更變以行其道何為而不去而其仕也曰為之兆也至淹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去而且獵較者以其假為行道之始也兆始也然假獵較為兆既足以行之矣而君乃不行之者孔子然後去之也如此是以孔子歷聘未嘗有於一國得終三年淹留而不去也是其時君不行孔子之兆故也如得行其兆孔子遂大行其道以輔佐其君雖留而弗去可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又因而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如於魯卿季桓子再三時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魯之南屯地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孔子有

見行可之仕也以其見既行之後乃且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案世家又云衛靈公問孔子來喜郊迎問伐蒲之事後又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此是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此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孝公焉公養之仕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案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謂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嘗見其無以按據故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也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二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

宜精究之○注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正義曰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也云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凡民罔弗懲註云殺人顛越人於是取貨利啓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于也於也○注諸侯滅國五十○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已在此滕文公之篇說焉○注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至啓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禮養孔子不知何據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

有時乎爲養註仕本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

老而仕者娶妻本爲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

妻而娶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註為貧之仕

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

宜乎抱關擊柝註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

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推之也或曰柝行

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孔子嘗為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註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也不

失會計當直其多少一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

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

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寧故但稱職

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

仕者不處大位疏孟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言

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孟

子曰仕非為貧至道不行恥也孟子言為仕者志在

欲行其道以濟生民非為家貧乏財故為仕也然而

家貧親老而仕者亦有時而為貧也娶妻志在為繼

嗣以傳業非為其欲奉養其已故娶妻也然而有以

親執釜爨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亦有時乎為養也

然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臣之喻故

因言為仕而帶言之也所以於下又不復敘之而獨

其尊而處卑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以其爵有尊卑祿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貧是安所而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是也抱關擊柝之職乃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委吏以掌倉廩又嘗為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為稱職耳孟子於此遂因言之曰如位處卑而言在高位者是罪之極也如立平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辱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此之謂也○注親老而仕至娶者○正義曰傳云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是其意歟○注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已說在敘

篇○注孔子至道也○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吏而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云彼蒞者蒞蒞云蒞出也蒞蒞也箋云言蘆之始出者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註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

於所託之國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

**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註謂士位非輕非

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萬章曰**

**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註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

受之乎曰受之註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註萬

章曰受粟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註氓民也



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况於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註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

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廩貧民之常料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曰不敢也註孟子曰士不敢受賜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註萬章問何為不敢曰抱關擊

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

不恭也註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

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曰君餽之

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註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

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

將之也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肉子思不

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註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肉子思

以君命道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麾也

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以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

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

臺從是之後臺不特餽來繆公愠也愠恨也悅賢不

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註孟子譏戮公之雖

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

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何

何斯可謂養矣註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曰以君

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

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鬪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

養君子之道也註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

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

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

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

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

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

賢者也註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

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疏萬章曰至尊賢

此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

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

弘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子言

也至非禮也者孟子答之以爲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不敢也如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去國不得繼祖而託食祿於諸侯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蓋爲諸侯於諸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臣道也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又問孟子士旣窮而無祿如國君餽賜之以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孟子以爲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受之是何義也曰君之於民也固周之孟子又答云君之於民固當賜其窮乏况爲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君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不敢也孟子又答之以爲是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又以此問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答之曰抱關擊柝爲盜門之吏者是皆有常職事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是無常職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爲不恭故不敢受也以其受與不受特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受

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又問以謂國君餽之以粟則可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而餽之與曰繆公之於子思至可謂悅賢乎者孟子又答之言魯繆公尊於子思數數問之而又數數餽賜其鼎肉子思以君命如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卒末後復來餽之時子思乃麾僕者出諸大門之外嚮北稽首再拜辭之而不受曰至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僕也僕子思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思如是辭之之後僕臣臺從此不持餽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譏繆公旣能悅其子思之賢而不能舉而用之又不能以祿養之可謂爲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爲悅賢之君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賢如之何可以謂之養也曰以君命將之至王公之尊賁者也孟子答之以爲始以君命賜行禮拜而受之其後倉庾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厨宰之人繼送其肉而不絕又不以君命欲使賢者不答以敬以是爲優其養所以非繆公以爲鼎肉使已數數拜而僕僕然也僕僕卽頽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

賢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女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養舜於畎畝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  
則爲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護  
繆公不能舉用于思徒使鼎肉有迫于思之煩猥也  
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者焉○注託寄也謂若寄公○  
正義曰案禮記大喪服云君之喪未斂  
爲寄公者是也註九男二女更不復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註問諸侯聘請而夫子

不見之於義何取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

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註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

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衆也庶衆之

人未得爲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爲臣

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

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註庶人召使給役事則

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

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註孟子曰庶

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

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而召之曰爲其多聞也

爲其賢也註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爲其多聞

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

欲見賢而召之也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

可往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

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

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

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

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

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

友况乎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

非其招不往也

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以旂大夫以旌

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旂士

帛也因章曰旂旂旌有鈐者旌注旌于首者以大夫

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

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

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註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

而八乎閉門如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註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

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

人能効君子守死善道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

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註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

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

官召之也註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

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疏萬章曰至召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志志

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者也萬章曰敢問不

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

何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至禮也孟子答之以謂

凡在都邑謂之市井之臣在郊野謂之草莽之臣然

總而言之皆謂之衆庶之人如衆庶之人未得傳質

爲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

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

之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爲贊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

見之何也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役則

庶人往就其役事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  
何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孟子答之曰庶人往應其  
役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法當爲之役故  
也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臣也義不當  
往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孟子又以  
此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之者何爲也哉曰爲其  
多聞也爲其賢也萬章答之曰君之所以欲見之者  
是爲多聞又爲其賢有德也曰爲其多聞也至而召  
之也孟子又曰如是爲其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  
不召其師而况諸侯可召而見之乎如是賢爲有其  
德也則我未曾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之也繆公  
亟見子思至不往也孟子又引繆公而證之言魯繆  
公數數見於子思乃曰古者千乘之國君以友其士  
何如子思遂愠而不喜曰古之人有言曰見賢人則  
當事矣豈嘗云友之乎然而子思所以不悅者其意  
豈不謂以位推之則子思是爲君尊矣而我則臣下也  
何敢與君爲之交友也以有德論之則子思事我爲子

之師也奚可以與我爲友是則千乘之國君求賢者  
與之爲友而尚且不可得也而况諸侯於今可召賢  
者而見之乎齊景公至不往也說於上篇矣此更不  
云白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見孟子言齊景公招虞  
人之事遂因問之曰招虞人當用何物而招之曰以  
皮冠庶人以旃至賢人乎孟子以答之曰招虞人當  
以旃如以大夫之旃招虞人虞人雖死亦且不敢往  
應其招也以其士之旃而招庶人庶人豈敢往而應  
之哉而况以不賢之招而招賢人乎不賢之招卽不  
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  
又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是若欲人入  
其門而反閉其門也如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  
是若路也禮若門也惟君子之人能由行此義之路  
出入此禮之門上今乃反塞其義路而閉其禮門使  
君子何由而出入哉此孟子亦卽此謂今之諸侯欲  
見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邪而小雅大  
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亦

所常履行此平直之道而為小人所常視而則法之矣然以此證之者蓋謂賢人所以不往見於諸侯者是所守以義而為衆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待駕而後行如此則孔子誠為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其當於為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為非耶○注賈執雉之屬○正義曰已說於前矣○注孟子曰至首者○正義曰案士冠禮註云皮弁以白鹿為之象舊禮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旂通帛為旟析羽為旌鄭註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旒旌之上所謂註旄於首是也○注詩小雅至善道也○正義曰此詩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東註云如砥貢財予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勵履而行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

之共之無怨也○注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至欲召見也○正義曰語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文也箋云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

士註鄉一鄉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註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



爲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疏孟子至尚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者也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孟子謂萬章言一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斯亦一鄉之善士者也一國之中有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四海之內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也如友天下之善士者爲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古之人而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當論其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是尚友之道也孟子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孔子

云無友不如己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與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註王問何卿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註孟

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

有德命爲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註問貴戚之

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註

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

更立親戚之賢者王勃然變乎色註王聞此言愠怒

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

以正對註

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

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註

王意解顏色

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

而不聽則去註

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反覆諫君而

君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

疏

齊宣至則去○正義曰此章言國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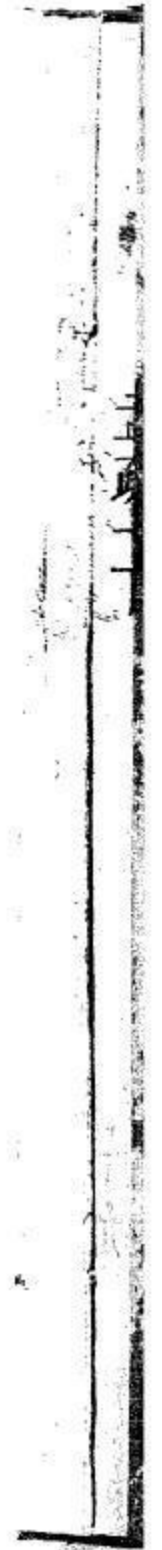
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齊宣王問卿是齊王問孟子為卿者如之何也孟子曰王何卿之問孟子答之以謂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宣王見孟子以為問何卿故問之曰然是卿有不同而異之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又答之曰卿不同也以其有貴戚內外親族之卿有異姓有貴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宣王又問貴戚之卿是如之何也曰君有過謬則諫諍以至反覆數諫

君不聽從則欲更易君位更立其君者也主勃然變乎色宣王聞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又曰王勿怪異我之言也王之所以問臣臣不敢不以正義對王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宣王見孟子此言顏色遂解而心且安定故無驚恐然後又問其異姓之卿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又答之曰國君有過謬則諫諍之以至反覆數諫而不聽從則去而之他國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子比干諫之而不聽一則雖為之見剖一則抱祭器而從周伊尹發於有莘之野而為殷湯與治天下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以是而告齊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漢趙氏註

明熊九岳

較

宋孫奭疏

明熊九勅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註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

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

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

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疏正義曰此篇首

也故此篇首以告子之言性遂為篇題次於萬章不

亦宜乎此篇凡三十六章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

爲器變而後成二章言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  
躍失其素真三章言人之性與善俱生四章言明仁  
義由內以曉告子五章言公都告子受命然後乃理  
六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其  
七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莠  
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八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予猶  
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九章言奕爲  
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若竭其道何由  
智哉十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十一章言由路  
求心爲得其本十二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十三  
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十四章言養其行治其  
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  
禮十五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十六章言古人脩  
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待也得人棄天道之  
忌也或以招之小人事也十七章言所貴在身人不  
知求十八章言爲仁不至不反求諸已謂水勝火熄  
而後已不仁之甚終爲亡矣十九章言功毀幾成人  
在慎終五穀不熟黃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二

十章言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人由是二教先  
其法而行之者也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  
敘焉○注告子者至以題篇○正義曰云告子名不  
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爲告子姓名不害以  
浩生爲字趙註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爲二人其它  
經傳未詳甚人云論語子罕言命蓋論語第九篇首  
云也故以  
題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楛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

杞柳爲柷楛註

告子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猶

以杞柳之木爲柷楛也杞柳柷柳也一日杞木名也  
詩云北山有杞柷楛柷素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

性而以爲柷楛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柷楛也註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

其性而成其栝椹平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栝椹

乎言必殘賊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椹則亦將

戕賊人以為仁義與註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

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栝椹率天下

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註以告子轉性為仁

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

必子之言夫蓋嘆辭也疏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

殘木為器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告子曰

至為栝椹告子言人之性譬若杞柳義若栝椹也以

人之性為栝椹乎至必子之言夫孟子乃拂之曰子能

順杞柳之木性以為栝椹乎其將以斤斧殘賊其

之栝椹是亦將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為仁義與且

言也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

比之栝椹以杞柳為之也注杞柳拒柳至素也

○正義曰案說文云杞枸杞柳少楊也栝匭也椹屈

木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詩云北山有杞南

出有臺是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

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註

湍水園也謂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

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孟子曰水

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

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

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

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註孟子曰

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

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

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頽額也

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頽激之可使上山皆迫於勢耳

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爲

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疏告子至是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

折爲小人者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

言人之性猶縈迴之水也湍園縈迴之勢也縈迴之

水決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使之流西方則西流

之而人之性無分於爲善爲不善也如縈迴之水亦

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

於東西上下乎言有分於東西上下也人性之善也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性之不善者水無有不就下

善乃利欲而誘迫之也亦搏激其水之謂也○注湍者園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廻之水者言其水流沙上縈廻之勢湍湍然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註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孟子曰生

**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註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

無異性曰然註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註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

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

邪曰然註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註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

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疏告子曰至人之

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以其為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孟子見告子以其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物之白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為誠如是也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孟子又言是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歟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然告子不知為有異故亦以為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曰又如是則犬狗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亦猶人之性與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俱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也故其



性能柔能剛是爲不同者  
告子不知但知其麤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註人

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

已身出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註孟子怪告

子是言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

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註告子言見

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

白色見於外者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

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

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註孟子曰長異於白白

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

邪且謂老者爲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且敬老

者已也何以爲外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

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註告子曰愛

從心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者在外故曰外也

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者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

也然則者多亦有外與註孟子曰者多同等情出於

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

已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

邪言楚秦喻遠也

**疏**

告子曰食色至亦有外與○正義曰此章言事者雖從外行其

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言人之嗜其并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在我為內非自外而入者也義在彼非在我故為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為仁內義外故問之曰何以謂仁內義外曰彼長而我長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彼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長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我從而白之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又闢之曰彼長而我長之異於彼白而我白之

也於白馬之色白無以異於白人之色白也是則同也不知長老馬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老乎以其是則有異也蓋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者彼白而我白之耳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固無異也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有欽不欽之心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長者有欽長馬之長者無欽是則長者在彼長之者在而我而義自長之者生非自長者生也如此告子何得謂之外乎故問之曰且謂長者為有義乎長之者為有義乎曰吾弟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是愛以我為悅者也愛主仁故謂仁為內也敬長楚人之長者亦敬長吾之長者是以長為悅者也長主義故謂義為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至亦有外與孟子又以秦人之炙而排之曰好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好吾之炙為物耳則亦有如是也然則好炙亦以其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為悅則是矣吾之長者吾

長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長爲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炙與吾之炙雖不同而耆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者也云炙者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爲炙是也秦楚所以驗外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註季子亦以爲義

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註公都子曰以敬在心

而行之故言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註季

子曰敬誰也曰敬兄註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

先註季子曰酌酒則誰先酌曰先酌鄉人註公都子

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註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

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註

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

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

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註孟子使公都子答

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

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註

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

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註

湯水雖異名其得

寒温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

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疏

孟季至食亦在外也正義曰此章言凡

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猶若告子以為義外故問孟子弟子公都子曰何以謂義為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答之曰所敬在心而行之故謂義為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鄉之人有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己之兄也酌則誰先季子又問之曰如在筵則酌酒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酌鄉人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

又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酌在鄉人是所長在彼是義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之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公都子於此遂無言以應答而乃告知於孟子孟子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季子將曰敬叔父則問之曰弟為主則誰敬彼季子將曰敬弟則又問之曰如敬弟則安在敬其叔父也彼季子將曰弟在位故敬之也子亦與之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亦以在賓之位故先酌之也言常敬者在兄斯須少頃之敬在鄉人也季子聞之至非由內也季子聞孟子此言故謂之曰敬叔父則敬之敬已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有則敬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至亦在外也公都子因孟子教之以此乃曉其理故自又以冬夏所飲比喻而曉季子之惑也言冬寒之日則飲湯夏熱之日則飲水如是則飲食亦有在外者也蓋謂湯水雖異名然得其寒熱而飲之者在我之中心然也猶敬叔父敬弟雖有異然而能敬之者在我而已敬在我則敬在心而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在外乎季子即

下卷所謂季任  
為任處守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註公都子道告子

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

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註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

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

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

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

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註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為

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

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

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

者矣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註公都子曰告子之

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

為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註若順也性與情相為

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

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

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  
罪物動之故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  
能盡其才者也註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  
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  
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筭者不

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  
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  
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  
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  
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  
也故好是懿德註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

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彝彝常也常好美  
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疏公都子  
德○正義曰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  
善惡異衡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

者也公都子曰至然則彼皆非與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人之所為如何耳或有謂人性可以為善又可以為不善但在上所化如何耳如此故文王武王興起常以善養人則民人皆好善至幽王厲王興起常以政暴虐於民則民亦皆好其暴亂或有人又謂人有性善有性不善非在所化稟之於天而已如此故以堯帝之為君而有象之傲為臣以瞽瞍之頑為父而有舜之聖為子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為臣今孟子乃曰性皆善是則彼告子與或人之言者皆不是歟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至好是懿德孟子言人之乃順其情則皆可以為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為不善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為不善者乃自汨喪之耳故言非稟天才之罪也且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則善之而欲為善者非性也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為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

動則為情而情者一嘗不好善而惡惡者也其不欲為善者乎而才者乃性之用也而才者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為善者乎此孟子所以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智也者已說於前矣蓋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是心也人皆順此而為之是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即善也然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外銷鑠我而亡之也我有生之初固有之也但人而不求之耳故曰求則得而存舍而弗求則亡之矣然人所以有善有惡其善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於不可計其多少如此之絕遠者是不能自盡其性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為善者矣但不能盡其才而為之耳故詩大雅蒸民之篇有曰上天之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民之秉執其常善故好是美德而已所謂常即善也所謂善即美德也謂美德者即仁義禮智是也孔子嘗亦云為此詩之人其能知道者也故言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也然所謂

物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者豈非人性皆善者邪故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能秉其善是謂才也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能順其情以為善而才從之者也○(注)紂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微子啓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又云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是知有兄弟之親矣○(注)大雅蒸民之詩○正義曰此蓋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正義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註富歲豐年也凶歲饑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

才性與之異也以饑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

今夫薺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註薺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

薺言人性之同如此薺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

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註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

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註

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作

屨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

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

者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

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

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註

人口之所者

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然

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註

耳亦

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

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

目者也註

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

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

之同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

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

乎註

言人之心性皆同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註

心所同者者義理也理者得

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

之悅口誰不同也

**疏**

孟子曰至我口○正義曰此章

所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然者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至猶芻豢之悅我口者孟子言豐熟之年凡人子弟多好善賴善也凶荒之年凡人子弟多好暴惡然而非上天降下才性與之殊異也而其所以由飢寒之厄陷溺去其良心而爲之惡也無他所謂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是也且譬夫今之大麥也人播種而耰鋤之其地高下以同藝殖之時又同淳淳然而生長秀茂至於日至可以收割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爲不熟者則是地有肥薄與雨露之不均而人事之所加有不齊也故凡物有同其類者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爲不然雖聖人亦則與我同其類者也故龍子之賢人有曰人不知天下人之足而爲草屨者我知其不能爲之黃也黃草器也其所以爲屨皆相似者以其天下人之足則同也故口之於食味人有同者也然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好者也如使人口於味

其性之所好與人殊異有是若狗馬之與我不同其形類也則天下何以者其味皆從易牙所好之味也至於食味天下所以皆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人口相似也不特口之於味然也惟耳於聲亦如是也耳於聲天下之人所以皆期指於師曠爲知聲之妙者是天下之人耳相似也又不特耳如是也惟天下之目亦如是也至於子都者天下之人無有不知其姣好也不知子都之姣好者是無目之人也故曰人口之於味其有所同好者焉耳之於聲以其有同聽者焉目之於色以其有同美者焉至於心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言人心性亦若口耳皆有同而無異也然人心有所同然者何也是謂理也義也唯聖人者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曰理義之有喜悅於我心者如芻豢之味有悅於我口耳蓋理出於性命天之所爲也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爲也而理義又出於人心所同然也是則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天命之謂性性是性命本乎天故爲天之所爲也天之所爲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理焉如此豈非其理有出於性命者

乎人能存其性命而不失之者是所謂有其道德也故爲人之所爲者也人之所爲道德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義存焉如此則豈非其義有出於人心者乎合而言之則性命道德是爲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道德者耳○注楚麥至薄也○正義曰釋云楚麥大麥也又短粒麥也詩云貽我來楚此蓋周頌思文之篇言后稷配天之詩也說文云礲石地名也○注易牙爲知味○正義曰案左傳云易牙齊桓公大夫也淄澠二水爲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是易牙爲知味者也○注師曠爲知聲之妙○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已說在離婁篇首左傳杜氏註云晉樂師子野者是也○注子都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正義曰案詩國風山有扶蘇之篇文也註云都世之美好者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往觀子都反往觀狂醜之人凡此是知子都爲美好者也○草性曰芻殺養曰豢○正義曰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是其解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較

熊九勅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註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

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  
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  
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註存在也言雖在人之  
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  
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  
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則其旦晝  
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  
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註旦晝日

晝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  
也梏之反覆利害干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  
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本性此非人之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註  
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  
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

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  
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爲若是也

**疏**

孟子曰至之謂與  
○正義曰此章言

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  
人則稱仁也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孟  
子言牛山之木嘗爲秀美矣然以其爲郊國之外也  
殘之以斧斤之伐可以爲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  
之則不可爲美也雖爲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  
長息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芽絲蘗生焉奈何萌蘗  
既生而牛羊之畜又從而牧養於其間是以牛山若  
彼濯濯無草水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草木以爲  
牛山未嘗有材木焉是豈牛山之性無草木哉言牛  
山之木嘗有其材木耳其所以無之者但斧斤牛羊  
從而殘滅之矣言雖存在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  
然人之所以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之  
伐於牛山之木也是日日而伐滅之可爲美材乎言  
不可爲美材也言牛山日夜之所息長草木與人平

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不遠矣以其牛山日夜  
所息長草木莫不欲秀茂爲美而惡其斧斤牛羊殘  
害之爲惡也人之平旦之氣尚未有利欲汨之則氣  
猶靜莫不欲爲之善也而惡爲之惡也但人平旦之  
氣則其旦晝之所爲利欲有以枯亡之矣平旦則未  
至於晝旦晝所以爲日之中矣且人於平旦之時其  
氣靜未有利欲事緒以動之則未必不善矣以其善  
固存於此時也亦如牛山日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  
牛羊殘害之則未必不美矣以其萌蘗生焉而美固  
已有矣奈何斧斤牛羊又從而殘滅之亦若旦晝所  
爲利欲以枯亡之者焉枯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  
得爲猶楛之制手也楛之反覆其情緒不一則夜於  
平旦之氣不足以存既不足以存而爲利欲萬緒楛  
而亡之則其違異於禽獸之行不遠矣以其近也人  
見其爲禽獸之行者而爲未嘗有才性焉是豈人之  
情爲如是哉言非人之情也言人情本欲爲善矣其  
所以終而爲者但利欲從而楛亡之矣故苟得其所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山苟日夜

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平旦之氣是得其所養者也  
是則無物不長矣如牛山苟為牛羊從而牧之與旦  
晝所為而枯亡之是失所養者也是則無物不消矣  
孟子又引孔子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  
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惟獨心為若是  
也凡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但當有常操而存  
之者矣○注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蓋亦以理  
推之亦自可見故傳所謂齊景遊於牛山之上是亦  
知之為齊  
之山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註**

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

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雖有天下易  
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  
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註種

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

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  
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今夫

**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註**

弈博也

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

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

**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

**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

**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註**有人名

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其一人  
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焉  
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  
智亦若是疏孟子曰無或至非然也○正義曰此章  
惡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者也孟子曰無或平王之  
不智也至非然也孟子言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  
以其孟子不輔佐之故云之此言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如一日溫煖以暴之乃十日寒涼以殺之是以未  
有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者然於我見之亦少矣我  
自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姦佞語說齊王者至多矣然  
而我尚如有心欲使王萌而為善是如之何哉孟子  
言之以此者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所  
以言時人無或乎王之不智也嘗輔佐君為之而已  
孟子輔佐齊王既退而姦佞之臣又陷君於為惡故

有激而云此也蓋天下易生之物譬齊王以為善也  
一日暴之渝孟子一人之輔齊王也十日寒之喻姦  
佞臣之衆陷君於為惡也陷君於為惡者如是之衆  
則齊王所以不智也喻未有能生者也今夫譬之弈  
秋但為技數雖小技如不專一其心致篤其志則亦  
不得精也是故弈人名秋者通一國皆稱為善能弈  
者也使秋誨其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弈秋之  
言是聽一人雖聽之其一心以為有鴻鵠之鳥將至  
乃思援弓繳矢而射之雖與皆學夫弈秋然亦不若  
其專心致志者精矣為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弗若  
也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弈秋之誨故也此所以曰  
為是其智弗若與繼之曰非然也言不然也孟子所  
以引為此者蓋謂齊王如能專心致志惟賢者是聽  
則孰不與王為善乎柰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  
聽但為姦臣之所誑佞所以如有鴻鵠將至思援弓  
繳矢而射之者故弗若彼之精而遂不為善矣然則  
時人亦不可謂齊王不智特當輔之而已然既輔之  
亦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

既退而尚如有萌焉奈何終輔之而齊王姦佞諂諛之衆而不能聽從爲善耳此故以弈秋喻已而以鴻鵠喻姦佞其一以爲有鴻鵠思援弓繳而射之喻齊王雖聽已之言然不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注弈博也至不得也○正義曰案陽貨論語第十七之篇云不有博弈者乎而解弈爲博也說文云作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古者鳥會作博圍碁謂之弈說文弈從升言速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碁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注有人名秋善弈○正義曰案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有過者止而聽之則弈敗笙汨之也又云隸首天下之善筭也有鴻鵠過鸞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註

熊掌熊蹠也以

喻義魚以喻生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入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註

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

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



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註有不用

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患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

賢者能勿喪亡之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嗥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註人之賤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

嗥爾猶嗥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已

故不肯受也蹴蹋也足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

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

得我與註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

有禮義與否鍾量器也萬鍾於已身何加益哉已身

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

所知之人窮乏者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

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

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註鄉者不得簞食而食

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三者爲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疏**

孟子曰魚至失其本心○正義曰此章言舍生取義

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至失其本心者孟子言魚之爲味我之所欲者也熊蹯之味亦我所欲者也然而魚與熊蹯二者不可兼得但捨去其魚而取熊蹯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也魚在水之物能蹯在山之物欲在水不可兼得於在山者在山又不可兼得於在水者故爲二者不可兼得也魚所以喻生也熊蹯所以喻義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然而生與義二者亦不可兼得之但捨生而取義也以其義又有勝於生也如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不忘在溝壑有殺身以成仁是皆以義有勝於死也是捨生而取義也然而生亦爲我心之所欲其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爲我心之所欲其以所欲有甚於

死者故患禍有所不逃辟也如今人之所欲者無有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而行之也今人之惡者無有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擇而爲之也蓋可以得生可以辟患者皆是不義也故不爲苟得故患有所不辟也者是皆有義也由此言之則生而有所不用也是不苟生也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不苟爲惡以辟患也如此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者有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但賢人能常存之而勿喪亡之耳蓋所欲有甚於生者是義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也且以一簞所盛之食一豆所盛之羹得而食之者則養其生不得此而食者則餓而死然而嗥爾叱咄而與之雖行道塗之中凡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爾踐蹋而與之雖乞丐之賤人且以爲不潔而不肯受而食也言萬鍾之祿則不責辨禮義而受之者雖萬鍾之多然於我何足爲益焉於我何益以其已身不能獨食之也已不能獨食則爲宮室之廣美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已如是則向日不得簞食豆羹則

身死尚不受今乃為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施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受為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言此可以止而不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忘其義者矣故本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耳○注熊蹯○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宰夫膾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裴駟註云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注鍾量器也○正義曰齊大夫晏子云已說在梁惠篇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註

不行仁義者不出路不求心者也可

哀憫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註

人知求鷄犬莫知

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

疏

孟子曰至而已矣○正義曰

章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鷄犬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蓋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仁者是人之心也是人人皆有之者也義者是人之路也是人人皆得而行之者也今有人乃舍去其路而不行放散其心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且人有鷄犬放之則能求追逐之有心放離之而不求追復然而學問之道無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矣能求放心則仁義存矣以其人之所以學問者亦以精此仁義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

**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註無

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註**

心不若人可

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

**疏**

孟子曰至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子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為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為事也。如有人能伸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之以為惡其指之不若人也。且以無名之指為無用之指則恥惡之不若人其心不若人則不知恥惡之是之謂為不知其類者也。荀子云相形不如論心同其意也。蓋云秦楚者以其秦楚相去最為遠者也。故取為已言指屈尚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况心即在於已為最近者也。尚不能求之邪。此孟子所以為不知類者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

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

**註**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

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

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

有是以言之歟

**疏**

孟子至甚也。正義曰此章言莫

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可拱把之時人誠欲其生長皆知所以灌溉而養之者至於已之身而不知以仁義之道養之者豈人之愛保其身反不若桐梓之為急哉。但人弗思忖之而已。故以甚者也。宜誠之以此。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

註人之所愛

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所以考其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註考知其善

否皆在已之所養也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

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註

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

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爲

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故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

其槭棘則爲賤場師

註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

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槭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

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養其一指而失

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註謂醫養人疾治

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爲狼

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

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

尺寸之膚哉

註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爲其養口腹

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

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

其道德也

**疏**

孟子曰人之於身至膚哉。正義曰此

屬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者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至於已取之而已矣。孟子言人之於一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必兼有所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愛焉。則亦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必兼所養而已。然而所以考究其有善其有不善者亦豈有他為哉。但亦於一已自取之而已矣。所謂願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已自取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一寸之膚者則心存乎中。又有居待而言者也。且心為一身之君。所謂心為天君者也。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人既愛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愛焉。既養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養焉。所謂愛養心者亦以仁義之道愛養之而已。人之心由人所趨向如何耳。故曰所以考其善不善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至尺寸之膚哉。孟子又言人體有貴亦有賤。有小亦有大於人之一身合

而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又有耳目口鼻形心者也。以貴大則心為一體之貴者。大者以賤小則耳目口鼻形為一體之賤者。小者言人之於一體不可務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如養其小者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其耳目口鼻形五者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遺。俱存於其間。是以養心者為大人。君子養耳目口鼻形者以利慾為小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圃者。如舍其梧櫨之良木而特養其槭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櫨也。槭棘小酸棗也。梧櫨可以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之木也。是賤木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也。又如養其一指之小而失其肩背之大。則為狼疾藉亂。而不知醫治者也。此所以比喻養體不養其大者而養其小者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者矣。無他是為其養小而失去其大也。如飲食之人亦無有失其養大。則口腹豈但肥長適尺寸之膚為哉。言是亦懷仁義之道者也。○注梧櫨棘為桐梓

酸棗○正義曰說文云梧楨山楸又云楸梓也楸棘小酸棗也是所以案此爲之云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註鈞

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

其小體爲小人註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註公都子

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註孟子曰人有耳目

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

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

故失其道而陷爲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

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

惡不能奪之而已矣疏公都子至已矣○正義曰此

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也公都子問曰鈞

是人也至何也者公都子問孟子曰世之人皆是人

者也或有名爲大人或有名爲小人者是如之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孟子答

之曰從事於大體而以仁義養其心是從其大體故

謂之大人也從其小體以利慾養其耳目之官是從

其小體故謂之小人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

或以從養其大体或從養其小体是如之何曰耳目之官至大人而已矣孟子又答之曰人有耳目之官不以心思主之而遂蔽於嗜慾之物既蔽於物則已亦已失矣已矣矣則是亦為物而已是則物交接其物終為物引之喪其所得矣惟心之官則為主於思如心之所思則有所得而無所喪如不思則失其所得而有以喪之耳是以天之所與付於我者所以先與立其大者則心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斯不能奪之矣小者則耳目是也是以為之大人而已矣蓋耳目主視聽是以為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亦主思故亦為官矣荀子云心君也房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是以心思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耳目不為利慾之所蔽茲所以從其大体而為大人也彼小人者以其不思而為利慾所蔽故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註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

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註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

惑之甚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註棄善忘德終必亡也

疏孟子至已矣矣。正義曰此章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曰有天爵者至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言有所謂天爵者有所謂人爵者仁義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厭倦者是所謂天爵也自公卿大夫者是所謂人爵此孟子所以自解之也自古之人脩治其天爵而人爵自然從之如舜耕於歷山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堯自然禪其祿位是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又如伊尹之徙亦是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求人爵既得其人爵而又棄其天



爵則蔽惑之甚者也如登龍斷以罔市利乞墜間之  
祭者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如此  
者終亦必亡其人爵而已矣是  
故孟子所以有是言而勸誠之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註

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  
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  
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  
自有也者他人不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音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

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註

詩大雅既醉

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  
之膏粱矣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疏

孟子

曰至人之文繡也○正義曰此章言所貴在身人不  
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  
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文繡  
也孟子言凡所願欲其貴者世人所同其心也以其  
人皆欲之也然而人人有貴只在其已者但不思之  
耳凡人所貴者非是良貴也良貴者不以爵而貴者  
是謂良貴如下文所謂仁義廣譽者是也且以趙孟  
晉卿之貴雖為所貴者然而趙孟又能賤之是人之  
所貴者非為良貴也此孟子所以引而喻也以其趙  
孟者即晉襄公之臣趙盾者是也為晉卿然人為  
晉卿出則為盟主是謂貴矣奈何其賢則不及趙襄  
其良則不及宣子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

賤邪故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有云既醉之以酒既飽之以德是言飽乎仁義者也是亦所謂德將于醉之意同謂德則仁義是也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乎案禮云公食大夫則稻粱爲嘉膳則膏粱味之至珍者也然而不願人之膏粱則以仁義爲膏粱令聞廣譽之名聲既施飾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案詩以一裳爲顯服則文繡爲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願人之文繡則以令聞廣譽爲文繡也蓋令聞者以其內有仁義之德則人將不特見而善之又何以聞而善之者也故云今聞令譽令善也聞名聲而人所聞之也廣譽者亦以內有仁義之德則不特近者美譽之而遠者又有以美譽焉故云廣譽廣遠大也譽美稱也凡此孟子所以教時人之云耳故論君子貧而樂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者是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

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註水勝火取

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

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

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

疏孟子曰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爲仁不至

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者也孟子言爲仁勝強於不仁也若水之勝火矣今之爲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爲仁如以一杯杓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不熄滅則謂水不勝火以爲不仁勝仁此又與於不爲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爲仁者也是亦終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也今之爲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爲仁而望民多於鄰國以羊易

牛之仁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吾孟子所以有激而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註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

則不如萑稗之草其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疏正義

曰此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萑稗是勝是以為仁以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種之美者也苟五穀不成則不勝萑稗之所奮夫仁者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苟為仁不成則不勝不仁之所害故云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前章相類亦若齊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梁惠有移民之仁而民不加多於鄰國是為仁不成之過也五穀已說於前矣云萑稗者即禾中之莠草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毅學者亦必至於毅註羿

古之善射者毅張弩付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

得射者之張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

矩註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

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

以規矩者也疏孟子至規矩正義曰此章言事各

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羿

為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於在勢勢者張弓也張弓

以其力分之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亦必求

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為

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

以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

於法度內也羿教人既求之於力分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大匠誨人既求之於法度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內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內者以其力分所不到則射亦未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是矣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亦不得矣○(注)羿古之善射者與匠爲攻木之工者○正義曰此已說於前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  
熊九勅  
較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為下

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  
有偏殊從其大者二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由不患  
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膝下一  
體而分當親而疎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  
為愆也四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五章言君子交  
接動不違道享見之儀亢谷不差其六章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七章言王道浸衰轉  
為罪人八章言招携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為上戰勝  
為下九章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  
觀十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

十一章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十二章言民無信不立十三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祭十四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十五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十六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凡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六章矣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註

任國之人問孟子

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爲重

曰禮重註

答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註

重如上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

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註

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

待禮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於答是也何有註

於音烏嘆辭也何有焉不可答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

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註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

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

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

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

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

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往應

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

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

得妻則將摟之乎註教屋廬子往應在人如是紵矣

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疏任

至摟之乎○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

禮為先食色為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

孰重任人任國之人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

食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屋廬子答之以為禮重屋

廬子孟子第子也任人又問色與禮二者孰重曰禮

重屋廬子又答之以為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至

必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飢

餓而死不待禮而食者則得其食而不見飢餓必待

以禮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為不待禮而食也行親迎

婚之禮則不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待

親迎之禮任人意又以為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

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

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

案禮云及民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戶凡此

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為重故以食色並而問之屋廬

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屋廬子未有言以答

則方寸之木不能過於岑樓一帶鈞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色爲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可使高於岑樓積墨一車之毛羽可使重於一鈞金也是則任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爲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人誰不以食爲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爲重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曰終矣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終矣之則不得其食則將可以終矣兄之臂平踰越東家之牆而牽其處女則得爲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爲之妻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子言之所謂東家則托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注)任國○正義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孟子居鄒之段○(注)岑樓山之銳嶺○正義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卽知爲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知其重

高之意也○(注)云處女○正義曰未嫁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註曹交曹

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

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

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註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

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曰奚有於是

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

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

任是亦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



耳註

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爲之乃

爲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

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鳥獲

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爲鳥

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爲之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

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註

長者老者也弟順也

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

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註

孝弟

而已人所不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

堯行孝悌之行桀服誦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

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爲堯似堯爲桀似桀而已矣曰

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註

交欲

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

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註

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

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

館學也疏

曹交至餘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

辭之者也。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曰：君之弟也。姓曹，名交。然曹交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為堯舜，二帝有諸？孟子曰：然。孟子答之，以為誠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又言：交嘗聞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長九尺四寸，但獨食粟而已，當如何則可以為堯舜？曰：奚有於是？至是桀而已矣。孟子答之曰：何有於此？言之謂乎？言非論身長短之謂也。所以為堯舜者，是亦為之而已。且託今有人於此，其力不能舉任一匹雛之小，是則為無筋力之人也。今又曰：能舉任三千斤之重，則為有筋力之人也。如是言之，則能舉鳥獲千鈞之重任者，此亦足為鳥獲之徒而已矣。且夫人豈以不能舉勝一匹雛之小而為憂患哉？但不為之耳。如用力舉之，則勝矣。以言人之所欲為堯舜者，豈患其不能為之哉？亦但不為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長者，是謂之悒。順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悒。順

夫徐緩而行者，豈凡人所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為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孝弟而已。子今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淫虐，如此是亦為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誦桀詭儒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為桀而已矣。交得見鄒君，至於門，曹交問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鄒君，可以因而假館舍，願留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答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也。豈為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以答之，此者蓋謂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也。○注：鈞三十斤。○正義曰：已前篇說之矣。○注：鳥獲有力人也。○正義曰：秦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方之士，鳥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鳥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孟子假是而開闢曹交之

蔽而  
已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註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

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爲詩也註

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爲

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

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

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

達詩人之意也曰凱風何以不怨註詩邶風凱風之

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

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慕註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

過小也小弁日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關已知

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耳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達矣疏公孫丑至而慕○正義曰此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齊人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高子曰孫丑又問孫丑以謂高子何以言為小人之詩曰怨孫丑又答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又至為詩也固陋也高子老孟子稱曰叟蓋叟長老之稱也孟子曰陋哉高叟之謂此詩為小人

之詩也今且託以有人於此是為越南蠻人被入弄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此無他是與越人疏也其兄如被人奪弓而射之則已見之必垂涕淚號泣而道之此無他是與兄為親也小弁之詩其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高子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之深謂高子不達詩人之意之甚者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風亦孝子之詩也何以獨不怨凱風邶風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至五十而慕者孟子又答之曰凱風之詩是親之過小者也以詩觀之有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為親之過小者也小弁之詩是親之過大者也以詩觀之有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是則怨以責已為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慕之是益疏其親也親之過小而怨之是懟其親也是謂父母不可以磯激之者也親之過大者以其幽王信褒姒讒言疏太子宜曰之親非特放之又將以殺之是以小弁為太子之傳作焉而著父之過為大者也親之過小者以其先王

制禮夫死妻穉子幼然後其妻始與適人今七子之母則非穉齒子幼者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嫁是以飢風美孝子以著母之過為小者也故曰益疏其親而不然慕之者是不孝者也謂父母不可激之者是亦不孝者也云磯者蓋磯激也若微切以感激之以幾諫者也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耳今乃謂親之不可幾諫安得謂孝子乎所以云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又引孔子有云舜其為至孝者耳以其但亦五十之年尚能慕親矣孟子又引以此蓋謂至孝則當怨慕之也然則小弁之怨安能謂為小人乎宜高子所以見諸於吾孟子矣○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至何辜于天○正義曰案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以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後立為平王者是宜曰者也以此推之則伯奇宜曰也故小弁之詩註云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曰又取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曰將殺之故也○注飢風至小弁曰行

有死人尚或墮之○正義曰飢風美孝子之詩也云莫慰母心者註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之心也云行有死人尚或墮之者註云墮路塚也箋云相視投之行道也視彼人將小兎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囊墮之成其墮者言其心所不忍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註**宋牼宋

人名牼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

問欲何之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

**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

**遇焉註**牼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曰**

**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註**孟子敬

宋經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其指欲如何說之曰

我將言其不利也註

經曰我將爲二王言與兵之不

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註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

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註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

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

疏

宋經至何必曰利○正義

曰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宋經將之楚孟子遇於石

丘曰先生將何之宋。輕宋國之人，姓宋名輕。孟子尊老之曰：先生宋輕將欲往楚國，孟子相逢於石丘之地。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將有遇焉。宋輕答孟子曰：我聞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如楚王不悅，我說我將又見秦王說而罷之。秦楚二王我將有所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至將何如？孟子敬宋輕，故自稱名曰軻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說之將如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輕答之曰：我將說之以言其與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至何必曰利？孟子又答之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衆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之衆，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從於仁義也。罷兵而悅，利也。為人臣者苟懷抱其利以奉君，為人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抱利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皆亡去仁義之道。特懷利以相接，待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待然而不

身亡者未之有也。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道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從仁義而罷去三軍之衆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從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君，為人子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為人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乃去其利而抱仁義相接待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待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弟兄弟如此，則不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以為王矣。何必曰利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亡身，為仁義則其利至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輕事其秦楚，譏其欲以利說秦楚也。○注：宋輕，宋人名輕。○正義曰：案荀卿非十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宋鉞也。楊倞云：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口莖反，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註

在薛之同姓小

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亦

不答之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

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

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註

連屋廬子名也見孟

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處儲子者以季子

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

享也註

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尚書洛

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關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

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

儲子得之平陸註

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服故悅也

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遙



交越為其不尊賢故禮答而不見之也疏孟子居鄒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

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者也孟子居鄒

至而不報言孟子居處鄒國季任為任國居守者也

以其任國之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居守其國也季

任為居守以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孟子受而不答孟

子為齊卿相之時居處於平陸齊之下邑儲子為齊

相以幣帛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答他日由鄒之

任至不見儲子言孟子異日自鄒之任國乃見其季

子自平陸往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至為相

歟屋廬子見孟子於此二人見與不見故喜而言曰

連於今日得間隙與夫子為語矣故問孟子曰夫子

往在國乃見季子往齊國乃不見儲子是為其儲子

為齊相故欲輕之歟曰非也至為其不成享也孟子

答之曰非為其為相故不見而輕之耳以其尚書洛

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如儀不及

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但

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以

我不見儲子者為其儀不及物不處享也我所以受

之幣而不見答也屋廬子悅至得之平陸屋廬子已

疏

孟子居鄒至平陸

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註**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

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註**伊

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

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貢人雖異道所履則一

也一者何也**註**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註**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

於屢仁而已髡爲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

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註**髡曰魯繆公時公

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伋也

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

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爲曰虞不用  
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荆何可  
得與註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

亡何但得荆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

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  
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  
無其功者髡未嘗視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

識之註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頽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

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族也杞梁杞殖也

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

俗化之則効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

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

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曰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

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

識也註

孟子言孔子爲司寇爲賢臣不用不能用其

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

膊炙者爲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

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爲不得燔肉而溫也知者以

爲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

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爲誠欲急去

也衆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爲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

也疏

淳于至不識也○正義曰此章言見幾課以功  
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而作不

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淳于髡曰至固如  
此乎淳于髡齊國之辨士也淳于髡問孟子曰先名  
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言名生於實者也有  
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國濟民則名利在  
所先故先名實者爲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所  
後故後名實者爲自爲今夫子嘗處於三卿之中而  
名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髡之  
意以爲仁人必不如是也故以此識之蓋名實未加  
於上下以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  
濟於民也孟子曰至其趨一也者孟子乃答曰居臣  
下之位不肯以賢而奉事不肖者是伯夷也所謂伯  
夷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於桀者是伊尹  
也所謂何事非君治亦進亂亦進是矣不恥惡汗君  
不辭小官者謂柳下惠也所謂爾爲爾我爲我爾焉  
能免我哉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子者  
雖進退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一者何也覽  
又問孟子所謂其趨一者是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  
而已矣何必同孟子又答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

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夷之仁則見於必退以爲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爲任下惠之仁則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爲和如此則君子進退行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爲仁也孟子所以引此三子而喻者蓋謂我之去齊是亦伯夷之清者也是亦有仁而已故以是答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泄柳孔伋爲師傅之臣而魯國爲敵國所侵削益盛如此是賢者不能拯救之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至何可得與者孟子又答之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而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爲霸是則不能用賢則國亡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故曰削何可得歟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而繆公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首卷之末詳矣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至識之者髡又曰往日衛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而西河之人皆善謳齊之善歌詠者絳駒居於高唐而齊右之人皆

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華周杞梁皆死於戎事其二妻哭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而皆効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俗則有諸中必見於外如爲其事無其功者髡未曾見之也如此是故無賢者也有賢者則髡必知之矣淳于髡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不能師公儀休泄柳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以爲不賢又以此明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言之復譏於孟子淇水河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曰孔子爲魯司寇至不識也孟子又答曰孔子嘗爲魯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祭祀之冕而適宅國不知孔子者以謂孔子不得燔肉故爲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爲司寇大夫之官凡有祭則大夫之黨黨從君祭旣從祭之禮有不備所以有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爲者庸衆之人固不能識而知也孟子言此者又有以譏諸髡也意謂吾之去齊是亦

君子之道也豈淳于髡所識也○注淳于髡至然也○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於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之左右莫敢諫淳于髡曰國中有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注髡口魯繆公至賢爲○正義曰云公儀休爲執政之卿者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專也云子柳泄柳也檀弓云子柳鄭註云子柳魯敬仲皮之子子碩兄也子思孔伋已說於前矣○注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正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者卽經所謂知虞之將亡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君是也云何但得削者如楊子云或人問魯用儒而削雒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川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亦是意也○注王豹衛之善謳至知之○正義曰云豹衛之善謳者註案衛詩淇水在衛地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其北山東人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衛國之詩也云高唐齊西邑案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祝河縣西北是也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案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還自晉不人遂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註云近莒之邑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杜註云杞梁杞殖也華周卽華族也或云齊莊公襲莒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爲之崩○注孔子爲魯賢臣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定九年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

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問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於是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定公日息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屯屯魯國之南地也王肅曰燔祭肉也孔子因適衛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較

熊九勅

告子章句下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註五霸者大國秉直道

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是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註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

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措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註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措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

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爲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邊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註齊桓公五



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载書  
不敢歎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妻也尊  
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  
客驛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  
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  
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  
而以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  
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

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長君  
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  
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註君有惡命

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  
迎也君有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爲非

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疏

孟子至罪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爲  
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傳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孟

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人也者又  
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  
楚莊五霸者乃爲夏禹商湯周文武之罪人也今之  
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乃爲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亦謂孟子時之大夫乃爲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  
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人也者此一段是孟子  
自解五霸爲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至  
動不給已說在惠王篇言入其疆謂古天子行巡守  
之禮巡諸侯所守之地至入其諸侯疆境見其土地  
開辟而不蕪田野耕治而不荒又能養其耆老尊敬  
賢者有俊傑之才能在位行政事如此則有慶賞以  
其慶賞益其地也入其封疆見土地荒蕪而不開辟  
又遺棄其耆老失其賢人惟以培克多取聚斂之臣  
在其位以殘民如此則有責讓不特責讓之又其一  
不朝覲迷所職則貶損其爵至二不朝則削減其土  
地以至三不朝則命六師以移易其位也以其不能  
保安社稷也是故天子於諸侯有其罪則討而不行  
兵征伐諸侯之於諸侯則行兵征伐而不討蓋彼有  
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  
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牽率諸侯者也故曰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其五霸擅自專權不待天  
子錫之弓矢然後征錫之鈇鉞然後殺者也特牽率

諸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人歟故齊  
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侯  
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是  
攘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五霸桓公爲盛至五霸之罪  
人也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今之諸侯乃五霸之罪人  
也言齊桓公爲五霸最盛者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  
之衆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已也以是期約諸侯爲  
葵丘之會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有葵丘魯地也  
諸侯皆束縛其牲但加載書而不殺敢血歃血歃血  
也言不敢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  
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樹子言世子已立更不得  
擅自變易也無以妾爲妻言不得以愛幸之妾而立  
嫡妻也其再命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言賢者當  
尊之於朝以崇其才德者當養之於學以成其德是  
所謂以彰明有德者也其三命之曰敬老慈幼無忘  
賓旅言當敬重其耆長慈憫其幼少又當無忘忽其  
賓客羈旅其四命之曰士無世官不得兼攝其職也  
以其一官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言所取之

士必得其賢不得使之羣小蔽亂之也無專殺大夫  
言大夫有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  
之也其五命之曰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  
也當通水利而防障之而已無遏糴言不得遏止穀  
糴不通於鄰國也無有封而不告言不得有私自封  
賞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告之曰凡  
我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好  
無更構怨也然今之諸侯皆犯此桓公之五禁故曰  
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五禁卽五命是也長君之  
惡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此一良孟子自解今之大  
夫爲今之諸侯罪人者也蓋自諸侯之下皆爲大夫  
者也不能距逆君之命也君之惡未著而爲之臣乃諂  
媚逢迎而導君爲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以啓之也  
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啓之故曰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五霸至是也○正義曰  
云齊桓晉文至楚莊五者今案史記諸侯年表云周  
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卽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

諸侯於甄周惠王二十二年率諸侯伐鄭周襄王元  
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襄王  
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二年始霸至卒凡得四十二  
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卽位是爲霸五年  
率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薨卽位凡得九年而  
已宋襄公茲父自周襄王三年卽位十三年伐楚十  
四年死泓戰是歲襄王十五年矣秦繆公在好自周  
惠王十八年卽位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  
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報殺于穀三十九年  
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楚莊王偁自周  
頃王六年卽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伐陳夏  
徵舒立陳成公午三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  
矣云夏禹商湯周文武說於前矣○注齊桓至罪人  
也○正義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左  
傳云夏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盟  
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是之謂也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矣云誅不孝者如  
衛世子輒拒其父蒯瞶楚世子商臣弑其父凡此之

類是不孝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妃曰嫡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恤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云賓客羈旅無忽忘者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闔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羈旅也云仕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郤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註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馬得儉所以

議請之矣云取士必得立賢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立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鞞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義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遏籜則無曲防是為無曲防障其水以專利者也故先王制賦遂溝洫所以為此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為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為為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無止籜如秦饑晉閉之籜是也云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案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遏籜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

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畧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郵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禚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註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

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

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註

滑釐慎子名不

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

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

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註**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之制如

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爲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

### 當道志於仁而已註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

當王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疏**

慎子至而已○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者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道而用之戰鬪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殘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世民皆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欲使慎子爲將軍雖爲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况有不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慎子見孟子此言乃勃然變顏而不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自稱名爲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爲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至於仁而已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天子之地方闢千里不闢千里則其中無可以待諸

侯諸侯之地方闕百里不闕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之典籍典籍常籍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籍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其地爲方闕百里者也非其地不足而僉用於百里然以不敢縱欲以敗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然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五以其方五百里者也子今且以爲有王者興作則此魯國之地在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爲而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又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王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注慎子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是慎子卽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註云慎子與宋鉞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爲善用兵者矣云山南曰

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卽太山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制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爲上公之封則百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兼附庸也自廣而已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大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信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註辟土地侵小國也充

府庫重賦歛也今之所謂良臣於古之法爲民賊者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

富之是富桀也註

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桀也謂

若夏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

古之所謂民賊也註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不

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註說與上

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

也註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

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

也疏孟子至一朝居也○正義曰此章言善為國者

不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朝

居也孟子言今之世為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

君廣關土地充實府庫以其皆培克之人也今之所

謂忠信良臣者皆古之先王治世所謂為殘賊民者

也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慕於道其心之所之

又不志於仁是為惡也而為臣者又培克聚斂而求

富之是加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為君期約

敵國戰鬪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

謂民賊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

求為之強戰鬪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

之道又不能變更今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

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註

白圭周人也節以貨

殖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平註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

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



可乎以此喻自圭之所言而已矣曰不可器不足用

也註自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餐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

足也註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

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

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

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註今

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効夷貉無人倫之歛無君

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

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

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

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爲大桀而子爲之小桀也

疏自圭曰至小桀也○正義曰此章言先王典禮萬

世可遵什一供貢丁富上尊喬土簡惰二十而稅

夷狄有君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

也自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自圭周人也自圭

言於孟子曰我今欲省賦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如

之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

乎孟子欲闢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一之道乃

荒服北裔貉之道也故託喻以問之曰萬家之國但

以一人陶瓦器而供使用則可乎否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答之曰一人陶器而供萬家之國則器不足用也是爲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桀小桀也者孟子又與之言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而五穀不生長惟黍早熟於寒燥故生之又以其無中國之城郭官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又無幣帛饗殮之費又無百官之衆供贍朝食曰饗夕食曰殮如此無有費用供贍故於貉但二十而稅一亦足給也今居中國之地如去人倫之敘使無君子之道如何爲可乎然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爲供國之用况於國而無君子之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一而稅也今欲輕於堯舜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一則夷貉爲大貉而子爲小貉也如欲重於堯舜什一之道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爲大桀而子爲小桀也以其桀暴於賦歛者也此孟子所以闢白圭也○注白圭周人也○正義曰察班固志貨殖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武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

吾治生與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又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易爲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曰夏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一者衆矣杜預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旣以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是什取其二故魯哀公問有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周禮戴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取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曰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云方百里爲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

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田方百里是為八九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為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是為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郊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註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註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

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孟子曰

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註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

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疏白圭至過矣○正義

昔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趙註所以知其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以受害而又有逆其水道且

逆水者所以謂之洿水謂洿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爲  
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  
子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  
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  
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孟子辭而闕之以爲過  
謬者矣即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註**

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

順若爲君子之道捨信將奚所執之邪

**疏**

正義曰此章言重信

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爲主則君子  
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  
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爲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  
君子之道惟明爲能明善在信爲能誠身不明乎善  
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  
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是  
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註**

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

於國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註

喜其人道德得行

爲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

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註

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

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然則奚爲喜而不

**寐註**

丑問無此三者何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

**善註**

孟子言樂正子之爲人也能好善故爲之喜好

**善足乎註**

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干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  
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註孟  
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  
優之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聞善之  
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  
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  
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士止於千  
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

### 國欲治可得乎註

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

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  
得乎疏魯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  
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  
故言於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遂喜而不  
寐以其樂正子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  
乎至曰否公孫丑見孟子此言以為為喜而不寐乃問  
孟子曰樂正子有強力勝乎曰否孟子答無以力勝  
也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孟子又答之曰  
無用智慮謀也公孫丑又問曰有多聞見識乎曰否  
孟子又答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  
其為人也好善孟子曰樂正子為人能好善言故為  
之喜也好善足乎又問言樂正子但好善言足以治  
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至可得乎孟子與之曰能好  
善言足優為於天下也而况魯國乎夫人苟好善則

四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也苟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訑訑自足其智不好善言我既已知之如此則訑訑之人發聲音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士既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讒惡諂佞面從之人至矣然而與讒惡諂佞面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可得乎言不可得而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希意導言以為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注樂正子克○正義曰已說於前矣○注聞善言虞舜是也○正義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禹聞讜言答之以拜○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訖於前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註

陳臻問古之君子謂何

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

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註

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

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疏

陳子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文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滿此三利，無疑者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進。爲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答之曰：古之君子爲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解之者，是也。自迎之，致敬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去就有三矣。言國君迎接之，致其敬，以有禮言將行，用其言也。則就而仕之，是所謂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以其爲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次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所謂際可之仕也。及其國君接之，不以禮，又無樂賢之容，是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爲禮而仕，禮既衰則去矣。其下朝旦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以至飢餓困乏，不能出其門戶。國君聞之，乃曰：吾大爲之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餓於我之土地，吾羞恥之也。如此國君有以周賜之，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其餓死而已矣。以其

爲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昔之孔子去就如是。此孟子答陳臻之間，所以執此而詳悉告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註：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傅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

道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

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會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註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中而後作與

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人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註八謂國

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

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疏孟子曰至安樂也○正

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敎者也孟子曰舜發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



言舜初起發自歷山猷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傳說築於傅巖之間而高宗舉之為相膠鬲鬻販於魚鹽之中為商文王舉為賢臣管仲為士官之囚而桓公舉為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濱而楚莊王舉為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之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人也必先所以如是苦楚其心志劬勞其身已餒其體使之焦枯瘦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不遂而拂戾其所為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心也危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興作其大憔悴枯槁之容而驗於色而後有吟詠嘆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又言國君者入為國內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為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諍之士出為國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為危難之警如是者其國未為不喪亡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安樂怠慢而死也故曰生於憂患

而死於安樂也。○注舜耕歷山至不能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為相也是皆案史記之文也。○注若屈原憔悴與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為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疎平復逐放之平乃遊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與出入移舉世皆濁何不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啜其糟而鋪其漓原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長沙王太傅過湘投書以吊之甯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祭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爵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以為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註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潔也我不潔其

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義

是亦教誨之一道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恥

教誨之方或析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一者也孟子

言教人之道非特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

不潔人之行而不教之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

使彼感激自勉修為之而已是以亦為教誨之者也

蓋謂教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隅不反則不

復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謂子之

歸求有餘師或為挾貴

而不答是教之多術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漢 趙氏註

宋 孫奭疏

明 熊九岳 較

熊九勅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五章註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

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

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

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

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已之  
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

心也此篇凡八十四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卽有  
四十五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爲仁由已  
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四章言人有  
仁端達之爲道五章言遠辱不爲憂六章言不慕大  
人何能有恥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  
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  
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一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  
人欲以生之十二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  
德小民人速覩十三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四  
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  
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章言容悅凡臣社稷  
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己十八章言育養賢才樂過  
萬乘十九章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  
章言王政普大二老闍歸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  
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  
好善從舜好利從跖二十四章言楊墨放蕩子莫執  
一二十五章言饑不妄食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二  
十七章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二十八章言仁在性

體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攝取伊周有爲凡人  
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色以立於世三十  
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  
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  
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  
之異三十五章言輿服器用人同不殊尊貴居之志  
氣以舒三十六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七章  
言聖人賤形三十八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  
急厭思滅其日三十九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  
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窮達卷舒  
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己四十三章言賞僭  
及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  
有所思四十五章言振裘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  
九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注盡心者至篇題  
○正義曰云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  
之猶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生於性天莫  
之爲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爲主  
者心也則人之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

法天也云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五行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此四土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註云北辰常不移而衆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案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是衆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註性有

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

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

善者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註能存其心養

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

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

**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註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

而已雖見前人或歿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歿若

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

以立命之本疏孟子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盡心

立命之道惟是爲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

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也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歿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二也既天壽不二而脩其身以待其在天者何如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歿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此而不二也不可徵求之矣但脩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歿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脩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商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註**

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

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是故知命**

**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註**

知命

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註**畏

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

**疏**

孟子曰至非正命也○正

義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牆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修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為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為

桎梏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脩身之道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梏手械也今刑獄匣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是刑其殺之也以少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者○註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云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伯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註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正義曰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爲人善畏明月而宵行自

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背而走此至其家失氣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子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之言其趨則一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註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

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註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疏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已富貴

在天者也孟子言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是求之在我者也以其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為在我者也是為天爵也求之有道則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既修其天爵而人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為在外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是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註物事

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當

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

無虛則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註當自彊

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疏孟子至莫

義曰此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已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為樂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也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已不在物其為樂也大又言勉彊以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近故傳有云仁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亦力行近乎仁之意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也**註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



愛而不能者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實也孟子言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用而行之而不知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也是則為凡衆者矣故孟子以此憫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註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已有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註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疏

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恥也人能無恥而尚有羞恥是為遷善遠罪之人終身不復有恥辱累之矣察禮云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善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有此言而救時之弊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註

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註不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不慕

大人何能有恥者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恥者以其為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是為恥之於人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藏兵之巧以為攻戰者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之也如不恥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  
(注)隰朋顏淵○正義曰凡於趙註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勲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隰朋齊大夫也史記註云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年卒顏淵慕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歎也  
趙註所以引而為解文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註**

樂善而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

**之勢註**

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

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公不致敬盡

**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註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

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

臣之者乎

**疏**

孟子至之乎○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

心者也孟子曰至而况得而臣之乎者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不然以其能樂己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猶尚以為不可而况得臣之而卑下者乎○注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尚書說命

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  
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  
名說稟受也命令也○(注)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  
勢○正義曰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  
聞之躬聘焉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  
曰吾欲飲牛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  
而隱是也○(注)亟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  
夷伊尹者此蓋本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  
者七人者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註云凡七人長沮  
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  
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是此七人者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  
人不知亦囂囂註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  
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曰何如斯可以囂

囂矣註

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

曰尊德樂義則可

以囂囂矣註

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

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註

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

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

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註

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

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

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

善天下也

**疏**

孟子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內定常

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至囂囂宋句踐宋人姓宋名句踐孟子謂句踐曰子好逸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已亦但囂囂然自得人不知已亦但囂囂然而自得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囂囂然自得矣曰尊德樂義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囂囂自得矣蓋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爲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不知斯囂囂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失義而不爲苟得達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窮不失義而不爲苟得故得己之本性達不離道而常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志遭遇其

時則布恩澤而加被於民不得志則脩治其身以立於世間是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得行其道而兼善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徒得志而澤加於民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註**

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

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

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

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

王之化而乃能興起以從善道者凡民也以其無自知者也若夫才有過於千萬人之豪傑者雖不遭遇

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  
從善而正立其身也已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註**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後

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

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 **疏**正義

章言人情富盛莫不為充有若欲然謂不如人非但

免過卓絕平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後附益以韓魏

晉六卿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義之

道欲然不足則超絕有過乎眾人遠矣 **注**韓魏晉

六卿百乘之家 **正義**曰已說於梁惠首篇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註**謂教民趨農役有常

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

屋之類也故曰不怨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註**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生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

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疏**孟子至殺者

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

孟子言國君如使民趨於農耕是以佚道使民是農

耕時雖為勞然後有所獲稼則又有以佚樂矣如是

則何怨恨其勞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言

國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恐有害於民故殺之而意

有在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被殺雖死且不怨恨

殺者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注**若亟

其乘屋之類 **正義**曰已於滕文公說之矣 **注**大

辟之罪 **正義**曰孔云大辟之罪死刑也前已說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註霸

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脩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大道者也

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

曰小補之哉註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

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

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子

至之哉○正義曰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流霸者德小民人速視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

小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驩虞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難

知難見者也故民皞皞然自得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民殺之而不怨以其生道殺之故也利而不知為王

者之功以其佚道使之故也自迹觀之則君子過之而不守拘其一自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終乎冬而萬物皆得

以移易者也天地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測之者是也然則王者之於民所過者以化所存者以神宜其與天地上下同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之化以神而存之豈曰使萬物知其有小補益哉

王者之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有小補益之哉如此故王者之民所以皞皞如也蓋虞之爲樂必待虞度無患然後爲驩則其樂淺皞皞如也以其使民舒適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虞又有以間矣此孟子所以抑區區之霸而尊崇其王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註**

仁言政教法度

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

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註**善政使

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註**畏之不逋

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

親故歡心可得也

**疏**

孟子至民心○正義曰此章言

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孟子曰至善教得民心孟子言仁言爲政教法度之言不若仁聲樂聲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又不若善教得民之易也以其善政出於法度之粗有刑威以行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懷之故民有以愛之亦以善政有九職任萬民有九兩以繫萬民九職在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地山澤生黍稷禾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之九穀二曰園圃以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鄭司農云珠象玉石金木革羽是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鄭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九兩繫萬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

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仁聲之人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得民之心矣○蓋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所以同其趨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註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註孩提二三歲之間在

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也註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道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疏孟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怨乎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至達之天下也

者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知者也孩提襁

褓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不知欽順其兄是則親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即

良知良能者也言人欲為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注襁

褓者○正義曰釋云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為之廣入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者是亦知孩提為

二三歲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註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

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

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也註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

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

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疏孟子至禦也○正義

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

舜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之間以其近木石故

也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而舜於此其

所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善言

周易乾卦之文也趙註引之以解其經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註

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

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己

仲尼之道也孟子言人無為其所不為以其所不為

者不義也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為不善也人

能無為不義又不欲其所不善則人道於是足矣故曰如此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註人所以有

德行知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

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

慮患也深故達註

此卽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

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爲仁義故至於達也

疏

孟子至故

達○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止多用沉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有德慧術知者常在於疾疾之人也疾疾人之其操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疾疾也此孟子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也孽子不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爲道德故能顯達也操心常危慮患常深是人之疾疾常需在身而不去也是孟子所以爲疾疾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而非謂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疾疾者但常存乎疾疾之人而已蓋有得於已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存

於疾疾之意有同歟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註

事君求

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

稷爲悅者也註

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爲悅者也有

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註

天民知道

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

也註

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

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

疏

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爲悅凡臣社稷股肱

天民行道大人正己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孟子言有人事

其君以求君之意者是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孟子又言有忠臣為安社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為之先覺者志在於行道然而既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為利害之所移動是則自正治其已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凡此是其四科優劣差等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註天下之樂不得與此

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

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註君子重言是美之也疏

孟子曰至存焉○正義曰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凡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為一章再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為王天下者不得與於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無罅隙之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於己而仰無以有愧恥於天俯無以有慚忤於人此乃二樂也己之有所獨得天下英才大賢而推己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憂楊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註廣土衆民大

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礼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  
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君子所性雖大行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註大行行之於天

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  
體不言而喻註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

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

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疏孟

子曰至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莅天下君國子民君

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外充身體履方四體不言

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

同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

之大衆人民之多以爲大國之諸侯君子者心欲好

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申而立以安四海

之民是爲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而稟天性不在

此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故

也然其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

而已雖樂在於申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以行道

於天下柰何所性不在此焉是所性者特在仁義禮

智耳故言於下文是也是則君子所稟天之性雖大

而行道於天下且不能加益其性雖窮居在下且不

能損減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於天有其分定故

也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

諸德容其生於色則睟然潤澤見於面又有光輝乎

其前盎盎然見於背又有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休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人以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休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人乎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漢趙氏註

明熊九岳

較

宋孫奭疏

熊九勅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註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註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

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註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註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疏孟子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乏二老聞之歸身自巳所謂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之類者也孟子曰伯夷辟

紂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亦此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註易治也疇一井也庶民治

其田疇薄其稅歛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註水火能生人

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疏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至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利其在在上者又薄其賦歛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屈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敵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為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注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為耕治之田也  
不知一井何據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註

所覽大者

意大觀小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註

瀾水中

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註

容光小邾也言大

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註

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

行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疏

孟子至不達○

正義曰此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為言者孟子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太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

下亦莫大於太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為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王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楊子云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有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波瀾是為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幽隱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在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為物所流遇於科坎不盈實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充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為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為之喻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

**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註蹠盜蹠也蹠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疏正義

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孟子曰至問也者孟子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黨也如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為利者乃為盜蹠之徒也儻言欲知舜與盜蹠為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注盜蹠○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云盜蹠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註楊子

楊朱也為我為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

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註墨子墨翟



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爲之也

**子莫執中**註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

**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註 執中和近

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

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

**一而廢百也**註 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

而廢百道也 **疏** 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楊墨放

子行止唯義所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至爲之孟子謂楊朱所取以爲己雖拔已之一毛以利天下且不爲也墨翟兼愛他人雖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爲之子莫執

中子莫魯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者也以其無爲己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爲近之言子莫執中爲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若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一者是爲其有以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廢其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

**害之也**註 饑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註 爲利欲所

害亦猶饑渴得之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

**及人不爲憂矣**註 人能守正不爲邪利所害雖謂富

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疏

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饑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孟子曰：饑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饑，餓則易為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為飲，故以甘之。然而不得飲，食味之正者也。以其但為饑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於口腹為有饑渴以害之？言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之害，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為可憂矣。蓋無以饑渴為心害，則孟子以饑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言之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註介大也柳下惠執

弘大之志不恥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疏

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貴為賤者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

易已之大志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乃百僚之師帥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註有為為仁義也仞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

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疏正義曰：此章

必在究之九仞而輟，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今之有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掘井至九仞之深而不及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也。喻為仁義之道而不及之，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注仞八尺也。○正義曰：案釋云：七尺曰仞。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註性之

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  
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註五霸

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

**也疏**

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其  
次假道者也孟子言堯舜安而行仁本性之自

然也湯武利而行仁視之若身也五霸強而行仁則  
力假之而已然而久假而行之而不歸止安知其非  
真有也楊子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  
三月不歸孰口非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  
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  
則固可放與註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註

人臣秉

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  
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

可放也

**疏**

公孫至篡也。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家  
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

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  
我不適于順已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心大悅及  
太甲悔改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君  
位商民大悅且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  
固可以放之與孟子答曰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  
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秉忠心以愛君則放君而生  
篡奪君位之心者  
也以爲不可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註詩

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  
有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  
**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  
**大於是註**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  
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  
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疏**公孫丑至於是○正義  
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遇者化又何素餐之  
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  
兮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  
祿者是如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  
用之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  
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今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為而

不可食祿○**注**魏國伐檀之篇○正義曰此詩  
蓋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註**

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

事者耶**孟子曰尚志註**尚貴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  
**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註**孟子言志之所向仁義而

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

者仁為貴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疏**王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  
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者王

子塾齊王之子名塾也問孟子曰爲士者當以何事爲尚也孟子曰尚志孟子答之曰爲士者當以志爲尚也曰何謂尚志王子又問孟子何以謂之尚志曰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又答之曰尚志則以仁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爲尚則爲尚志也如殺一人之無罪是爲非仁也非已之所有而取求之是爲非義也如此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如仁以爲居義以爲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此孟子所以欲使王子塾於無過之地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

**食豆羹之義也註**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

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萬鍾則不辨

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註**

人當以禮義爲正陳仲子避

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

以爲大哉疏孟子曰至奚可哉○正義曰此章言事

信大未之聞者也孟子言陳仲子以不義雖與之齊國之大而且不受國人皆信之以爲廉是爲舍簞食豆羹之小義也人之所尚當以莫大焉尚焉者是其知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陵而不仕是棄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爾徒取其辭受之小節而已而信廉之大又安可哉以其非義之本耳宜孟子以是闕之○注陳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註**

劉熙曰從草履也可履

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

而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註孟子曰

臯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註桃應以舜為天子使

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

所愛之也註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

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然

則舜如之何註應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

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詎然樂而

忘天下註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草履

也微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詎然忽忘天下

之為至貴也疏桃應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奉法

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桃應問

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問

孟子曰舜為天子命臯陶為士官以執罪人舜父瞽

瞍殺人則臯陶之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孟子答之但當執而不縱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

口如是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禁之耶曰

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夫

舜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

舜如之何桃應問口如是舜不敢禁止臯陶無執其

父則舜將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至忘天下孟子又

答之曰舜視天下如捐棄敝屣而不惜也必將竊負

戴其父而逃循海濱而處以逃之且終身詎然樂而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註范齊邑王庶子所

對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體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疏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喟然嘆息之曰夫

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衆之人豈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亦人子也下文觀宜合此章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註言王子宫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

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况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註埳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

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

耳疏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為一不當分而為二也孟子言王子所居官室與車馬之乘衣服

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之也然而王子若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尊位使之如是與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泥居天下之廣居以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入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我君也言大亦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垤澤宋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人之所居者處已而與大人相似者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註人

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

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

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

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

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食為備而歡意弗加者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為豕交之也犬馬者人所愛而畜養者如愛誠雖至而敬心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為獸畜之也然而恭敬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為先而幣帛從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以虛拘矣以其禮不可以徒虛而行耳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為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為之末則君子交接之道畢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註形謂君

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



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  
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  
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體德  
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  
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  
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之象色為道之容  
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幸性是以形之與  
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  
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  
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  
為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  
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  
關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  
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耶蓋形則一定而不  
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也不可

以踐之矣亦以聖人吉凶與人同何踐之以為異哉  
是又孟子之深意然也○**注**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  
也○正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之一者也  
孔安國云貌容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  
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篇文也註云舜木槿也易曰  
君子黃中通理者蓋坤之卦文也謂君子黃中通理  
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  
也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而  
抑陰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椿之喪猶愈於已乎****註**齊

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  
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椿年差愈於  
止而不行喪者也**孟子曰是猶或紕其兄之臂子謂**

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註

終矣也孟子

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令欲行其替喪亦猶曰徐徐之類

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

曰若此者何如也註

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

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註

孟子曰如是王

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

况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疏

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滅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

替之故譬以終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替之喪猶愈於已平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丑勸之以為替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矣替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或有終矣其兄之臂者子以謂之姑且徐徐然終其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復戾兄之臂也今子欲勸齊王短其三年之喪而且謂為替年之喪亦若徐徐然之謂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公孫丑又復問孟子曰王子有母死之者其傅相者為之請行數月之喪如此者是如之何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者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至

弗為者也孟子答之曰是王子欲終夫喪有所禦而不可得而為者也雖加益一日亦足勝於止而不為者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而見謂暮年之喪猶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自弗為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孔子所以責之曰予之不仁也汝安則為之是亦孟子於此不取公孫丑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註**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

**時雨化之者註**教之漸漬而浹洽也**有成德者有達**

**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註**私獨淑善艾治也君

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此**

**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註**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

道也**疏**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其

誨人者也孟子曰君子所以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之道有五品也有如時雨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澤也是其潤之以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敷秀性有其材則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為有若時雨而教者也有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德但教而成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己復禮能勇不能怯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者也有達財者以其有材之具而不能用者則教而達之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是為有達財之教者也有答問者以其在於答問之間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為有答問之教也有私淑艾者以其獨善其身使彼法之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

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教乃君子之所以教者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註丑以為聖人之道

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

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

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

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註大匠不為新學拙工

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

其彀率之法也彀率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

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

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

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疏公孫丑至從

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在執德

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正欲下之非也公孫丑曰至

孳孳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謂聖人之道則至高至美

矣學者跋扈之宜如登天之難似其不可得而跋及

也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

孳孳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至能者從之孟子答之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

改去其繩墨之正羿之善射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

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註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

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

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窮達

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實也以其身顯而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饗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註滕

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

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

不答也滕更有二焉註挾接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

有賢才接已長老接已當有功勞之恩接已與師有

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

而答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

矣疏

公都至二焉○正義曰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者也公都子曰

至何也公都子問孟子謂滕君之弟滕更者樂在門人中宜若在所禮敬之然而有所問而夫子不答是

如之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至滕更有二焉孟子答之曰有挾已之貴勢而問者有挾已之賢才而問者有挾已之長老而問者有挾已有功勞之恩而問者有挾已與師友故舊之好而問者凡恃此五者而問我皆所不答也今滕更有二於此五者之中以恃已之貴勢與恃賢才我所以不答之也挾接也此孟子於滕更所以不答者是亦不屑教之道也  
柰何公都子不知以此故有復而問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註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

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

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疏

孟子曰至退速○正義曰此章言賞僭及

淫刑濫傷害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而後行之者也孟子言人君於不可棄去之者而反棄去之是其餘之類無所不棄也不可棄者以其無罪之人也所以棄之者以其有罪者也故棄之使人有所懼也如堯去四凶之罪是可以棄而棄之者也其於賞當所厚者反而薄之是其餘之類亦無所不薄也所以厚賞之者以其有功故厚賞之使人有所勸也如舜舉八元八愷是所厚而厚之也其於無所不棄無所不薄之君得銳進而為仕則其被退黜亦必急速矣無他以其君不能鑒其賢否不能信任所以如是矣故詩之商頌所以於殷武之篇有云不僭不濫論語翔而後集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註物謂凡物可以

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

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註臨民以非已族類故不得

與親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註先親其親戚

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者也疏正義曰

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孟子

言君子於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

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

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

仁愛其民然後愛有其物耳是又見君子用恩

有其倫序也故揚子所以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爲務註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

急親賢也註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

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註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

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歎長歎也齒決斷肉置其餘

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歎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

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歎而問無齒

決類也疏孟子至不知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

要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至是之

謂不知務者孟子言爲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

而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爲惡耳。爲之仁者以  
其汎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賢  
爲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之事  
但急於知賢之爲先務也。爲仁不能徧愛於衆人但  
能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  
喪爲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總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  
也。放飯流歃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  
小者也。如不能以知賢爲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  
爲之先不能以親賢爲急務而務徧愛衆人之爲急  
是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  
小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  
問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爲緩急乎  
蓋總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  
挈裘領屈三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  
網疎提其綱則衆  
目張與此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熊九岳  
熊九勃  
較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九章疏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

三十九章一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  
及所親二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  
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  
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  
章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七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  
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閭梁譏而不征  
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十章言務利蹈姦務德  
蹈仁十一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  
正禮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  
章言得民爲君爲臣重民敬祀治之所先十五章言

伯夷下惠變貪厲薄十六章言仁恩及人人能弘道  
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子固窮  
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十九章言正己信心  
不患衆心二十章言以明照闇闇者以闇以闇責明  
闇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  
身當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二十二章言前聖  
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休何得相踰二十三章言可  
爲則從不可則凶非時逆措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  
有害也二十四章言尊德樂道治性勤禮二十五章  
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猶下二科二十六  
章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  
甚之以爲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欲君子道也二十  
八章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二十九章言小知自私  
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三十章言教誨之道  
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三十一章言善恕仁  
義克其大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言道之  
善以心爲原三十三章言君子之行動合中禮湯武  
之隆不是過三十四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

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三十五章言清  
淨寡欲行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禍濁  
者速禍三十六章言會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  
終身不嘗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  
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而內荏鄉原之惡聖人  
所甚戒三十八章言三皇已來人倫攸敘聖人不出  
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止於  
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凡此三十九章合前四十  
五章是盡心篇  
有八十四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註 梁魏都也以用也

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  
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

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

人故孟子曰不仁哉公孫丑曰何謂也註丑問及所

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

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註孟子言惠王貪

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

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

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

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

焉疏

孟子曰至其所愛也○正義曰此章言發政施

戒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

者孟子言世稱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

其用恩於所愛親幸者以加及於所不親幸者是自

近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以其用不仁之政加於所

不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也公孫丑

曰何謂也者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及所愛

之狀是何所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及其所愛

也孟子解其旨以曉公孫丑之問也言梁惠王貪利

鄰國之土地而戰鬪其民戰死於野糜爛其骨肉及

兵大敗將欲復戰之恐懼其不能戰勝以其士卒之

敗於齊長子死焉。○正義曰此蓋首篇說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註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

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正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之反正誅亂征伐故不自王命曰無義戰者也孟子曰至敵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國

未嘗無也是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以上伐下無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相為強弱以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於我師者也其勢皆足以相抗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國不相征也註孔子舉毫毛至春秋也○正義曰此蓋言春秋無義戰之謂也如有之則孔子必書故有是之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註

書尚書經有所美言爭或過若康誥曰曷

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

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  
武成之篇各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  
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  
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  
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文之  
意也是故取於武成二三策而已孟子言尚書之文  
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不若無書而已  
以其辭之有過適所以疑惑於人也故孟子言我於  
書之過辭多矣所以不暇具言之故於武成但取二  
三策而言耳曰仁人用兵故前徒倒戈無有敵於我  
師也是以至仁之人而誅伐其至不仁之人而何其  
武王誅紂戰鬪殺人乃至於血流春杵也此孟子於

武成所以執此而言書之不可盡信矣○注書尚書  
至不取也○正義曰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者蓋成王  
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此康誥也云我西  
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孔安國云我西土岐周  
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  
也云甫刑曰皇帝清問于民者蓋呂侯見命爲天子  
司寇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此篇蓋以穆王命作夏  
禹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于民者孔安  
國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  
子子孫孫永保民者蓋康叔爲政之道亦如梓材治  
材故曰梓材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孔註云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  
子孫累世長居國以  
安民也餘見前說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奚爲後我註

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

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

上篇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

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

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註

革車兵車也虎賁武

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賚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

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

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

也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疏

孟子曰至焉用

戰○正義曰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以仁伐暴

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至焉用戰者孟

子言有人謂我善爲行陣我善爲戰鬪以其是欲勸

諸侯以攻戰者也是爲大罪之人也且國君好行仁

政以及民人凡有所征天下無敢有敵者也故南面

而征則北狄然東面而征則西夷然曰奚爲後我說

已在上篇矣武王之誅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賁

之勇士有三千人武王令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我

來安止爾也故不敢抗敵之百姓皆崩摧其角若無

所容頭乃稽首拜命故征之所以言正彼之罪也百

姓各欲武王來征已之國焉用爲善戰者乎此孟子

所以有是而戒時君好仁以爲無敵之道而已是又

戒時之臣無以戰事言於時君耳○注革車至戰陣

者○正義曰革車者以皮爲飾者也牧誓言武王戎

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

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

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又

案太誓篇云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孔安國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啻若崩厥角無所容頭者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註梓匠輪

輿之工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

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

以善疏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

輿之工能與人規矩法度而不能使人之巧以其人

之巧在心如心拙雖得規矩法度亦不能成美器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

被衿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註糗飯乾糲也衿書

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

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

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疏正義曰此

不憚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舜降聖德所以殊者也孟

子言舜初於耕歷山陶河濱之時以糗而飯以草而

茹若終身如是焉及堯禪位為之天子所被以畫衣

黼黻絺繡鼓五絃之琴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自

當有之也注糗乾糲也至黼黻絺繡也正義曰

云糗糲也按釋名云糗乾飯屑也云衿書也說文云

衿玄衣也孔傳云黼若斧形蔽為兩已相背葛之精

曰絺五色備曰繡云果侍也按許慎謂女侍曰保今

釋果為侍謂二女之侍舜是以有惑於許慎之說

孟子曰晉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

**耳註** 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

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與自殺其親

何異哉 **疏** 正義曰此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

身者也孟子言我於今然後知殺人之親之為最重

者也殺彼人之父彼人亦殺已父而報之殺彼人之

兄彼人亦殺已兄而報之如是則非已之殺但一間

耳以其與自殺之無異也 **注** 父仇不同天兄仇不

同國 **正義**曰案禮云父之讐弗與共戴天交遊之

讐不同國兄弟之讐不及兵蓋所以避之也周官云

父之讐避諸四海之外所謂不與共其國蓋非周禮

歟又周官謂人凡殺人而義者勿令讐讐則殺之而

不義在那法不可殺者必避之而已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註** 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閔非常也今之為關反

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 **疏** 正義曰此

閔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式懼將為暴故譏

之也孟子言古之為關譏而不稅將以禦暴亂非常

之人而已今之為關乃征稅而不譏將以為暴亂之

道也按周禮司閔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閔則為之告

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是以為閔將以禦暴

也孟子之時司閔征取其稅適所以為暴此孟子所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註** 身不自履行道道德而欲使人行道道德雖妻子



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願其道理不能使妻  
子順之而况他人乎疏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  
不履其道德雖妻子之間且有所不行以其無所  
做法者也使人如不以道理雖妻子且有不順况能  
行於民乎荀况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  
一妻一妾而亂亦與同意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亦其意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註

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

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疏

正義

曰此章言務利蹈姦務德陷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  
者也孟子言人積備其利物以為周于利者則所積

常厚故凶荒之年且不能殺死喻人之能盡其性以  
為周于德者則所守彌篤故姦邪之世不能亂其志  
蓋以戰國之時無富而救之  
之術此孟子所以救之以此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註**

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

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

子染指鼈羹之類是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廉貪相殊  
名亦卓異者也孟子言好

不朽之名者則重名輕利故云能讓千乘之國而且  
不受苟非好名之人則重利而輕名而簞食豆羹之  
小節且見爭奪而變見於頰色注伯夷季札與鄭  
公子之類○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  
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案春秋少陽

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世家云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千乘之國也云鄭公子染指龜羹者案魯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故經書曰鄭公子弑其君夷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

**則財用不足**註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

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混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孟子言人君不親信仁賢則仁

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爲空虛之國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混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乏而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用於是乎不足此孟子言之亦其敘之然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註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

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

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  
焉疏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世有不仁之人而得其國而為君者有之矣不仁之人而得天下而為王者故未之有也是以桀紂幽厲雖得而終亦失之亦且不為者也注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與丹朱商均者○正義曰云象封有庠孟子於萬章篇言之詳矣云叔鮮叔度者案世家史記云管叔鮮蔡叔度周文王子而武王之弟也武王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世本曰居上蔡丹朱商均者丹朱堯之子也商均舜之子也又言於上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

**天子註**

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

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得乎天子

**為諸侯註**

得天子之心封以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

**夫註**

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

**變置註**

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註**

犧牲已成肥膃梁稻已成精潔祭祀社稷常

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

而更置之疏

孟子至社稷○正義曰此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論君民社稷之輕重也孟

子曰至則變置社稷者孟子言民之為貴不可賤之者也社稷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猶以為輕者如此者也如此故得乎四邑之民以樂其政則為天子以存天下得乎天子之心則為諸侯以有其國得乎諸侯之心以為大夫有其家如諸侯不能保安其社稷而以危之則變更立置其賢君是社稷有重於君也犧牲既成以肥腩粢盛既成以精潔祭祀又及春秋祈報之時然而其國尚有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於民者為之也是民又有貴於社稷也此孟子所以自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教也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為社杜為稷及湯之旱以棄易其杜是亦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注君輕於社稷至於殷湯周文也○正義曰此云丘十六井也者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井而一井為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

四百畝為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云殷湯周文者蓋引此二王皆自百里而起為天下王是得乎民心也者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註伯夷之

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註頑貪懦弱鄙狹

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

能感人若是驗聞尚然况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疏

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於親炙之者乎者此言伯夷下惠之為聖人也言聖人之道無窮為百世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惠二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化而為廉儉懦弱之夫化而有立毅之志聞下惠之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為敦厚寬大是則二人清和之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之下莫不興起者也聞而化者尚如此况當時有親見熏炙之者乎○注頑貪至美其德此蓋於上篇言之詳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註能行仁恩者人

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疏正義曰此

須人人能弘道也孟子言為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為人也蓋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

與人而言之則人道盡矣楊子云仁以人同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註遲遲接淅說已見

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疏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周

見上篇

**孟子曰君子之處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註君子

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

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

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

厄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見厄謂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孟子言孔子見厄

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已以其上無所事雖死不為諂下無所可與雖死不為瀆是為無交接也論語衛靈公之篇云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豈非窮不變道者能如是乎○注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所謂乎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是三者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註**

貉姓稽名仕者也為衆口所

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也孟

**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註**

言審已之德口無傷也

離於凡人而仕者亦益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

**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註**

詩邶

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羣小怨小

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

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縣之篇曰肆不殄厥愠

殄絕愠怒也亦不隕厥問隕失也言文王不隕絕昆

夷之愠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

**疏**

貉稽至文王也

○正義曰此章言正已信心不意衆口衆口誼譁大聖所有况於凡品之所能禦者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姓稽名亦當世之士也貉稽自稱名問於孟子曰稽大不能治人之口使不訕其已者如之何孟子曰無傷也至文王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審已之德已修雖人之口訕亦不能傷害其已之德也以其為

士者益此多口不能免人之訕也故邶風柏舟之詩有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言憂悄悄常在心見怒于羣小衆小人也以其孔子刪此詩亦不能免武叔之毀故曰孔子尚如是憎多口也大雅絲之詩有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言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然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故曰文王尚如此亦憎多口也此所以答貉稽大不理於口以為無傷也○注邶風柏舟之篇至聲問也○正義曰此篇蓋言仁人不遇也註云愠怒也悄悄憂貌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云大雅絲之篇者蓋此篇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注肆故今也愠患隕墜也昆夷狄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註

賢者治國法度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

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

使人昭明不可得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以明照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

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孟子曰至昭昭者孟子言有諾已然後求諸人之道也賢者之君治國以其昭昭明已之道德然後使人昭昭今之治國者乃以昏昏不能自明已之道德而欲使他人昭明微不可得也是亦所謂曲其表而求影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清同其旨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

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註

高子齊人也嘗

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日

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

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

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

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聖

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者也孟子謂

於高子曰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如用

而行之則蹊成大路不用而行之茅草生塞之不能

成其路也喻高子之爲善止於中道而其心爲利欲

之所充塞亦若茅塞其路矣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

蓋高子嘗於爲詩而不通乎意是塞其心之一端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註**

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

以爲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鈕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禹

爲尚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註**孟

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

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

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

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

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疏高子至力與○正義曰此

章言前聖後聖所向者同

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

將以啓其蒙者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者高

子言於孟子曰禹王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之聲樂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見高子蔽惑故難之曰何



以言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曰以追蠡高子曰以其  
追蠡鐘鈕之銳欲絕故云然也孟子曰是奚足哉城  
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又以此解高子之蔽也言  
此追蠡何足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乎且譬之城  
門之軌鬻其限之深處豈以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亦  
以積漸之久故使然也非特兩馬之力即如是之深  
也言禹王至文王其鐘用之亦以日久故能磨銳至  
於欲絕也此又見高子之蔽不獨於詩也所謂太山  
之溜久而穿石單極之縛久而斷幹其來非一日  
也兩馬即如註所謂春秋外傳云國馬公馬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註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時  
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  
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是**

**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  
**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  
**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註馮姓婦名

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  
名也故進而為士之於野并復見逐虎者撻迫也虎  
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  
迎攘臂下車欲撻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  
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  
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

疏齊饑

至笑之。○正義曰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齊饑陳臻曰至殆不可復者蓋齊國之人時皆被饑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饑而孟子不復發棠邑之粟以賑陳臻為孟子之弟子乃問孟子言齊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將復發棠邑之粟以賑救之今夫子不復發棠殆為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至其為士者笑之者孟子乃以此馮婦之喻而比言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棠是為馮婦者也馮婦能暴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善能搏虎後為之善士則之於野外見有衆人逐其虎虎倚山囁而怒衆人皆莫敢攖而搏之者望見馮婦來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之衆人皆悅其勇猛其為士之黨者知道則笑其不知止也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囁以難合之說述於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為發棠非不足以悅衆自君子觀之亦若為士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矣。○註棠齊邑也。○正

義曰棠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妻好非駟云賈述曰棠公齊邑大夫也是棠之為齊邑明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註口之其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

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若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

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註仁者得以

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智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壹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疏孟子曰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

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者也孟子曰至君子不謂性也者孟子言人口之於美味目之於好色耳之於五聲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安佚無事以勞之凡此五者皆人性所欲也然而得居於此樂者以其有命存焉君子以為有命在所以不求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至君子不謂命也者孟子又言仁以恩愛施之於父子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主智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具四端聖人兼統四體而與於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歸之於命也然而有是五者皆稟乎天性也以其有性存焉君子以為有性在所以不求而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之命也孟子言之所以分別凡人君子以勸戒時人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註**浩生姓不害名齊人

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

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註樂正子爲人有善

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註不害爲善信之行謂何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註已之可欲乃使人欲

之是爲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已乃謂

人有之是爲信人不億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

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

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

智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

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疏浩生至下

曰此章言神聖以下憂劣異差樂正好善猶下二科

是以孟子爲之喜者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

也者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等人也以其見

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之也孟子

曰善人也信人也孟子答之以爲樂正子是善人信

人者也以其有善有信故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

問之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曰可欲之謂善

有諸已之謂信至四之下也者孟子又答而詳焉之

解之曰已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爲善有是善於已謂

人亦有之是謂之信所謂善即仁義禮智也是爲可

又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為神人故謂之神  
凡是六善而樂正子能善能信是在二之中而在美  
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充實而至神也。注孟  
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篇

###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明

熊九岳

較

###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

矣註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疎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

道為已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  
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  
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招之註**

豈欄也招賢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  
 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豎之  
 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  
 甚疏孟子至招之○正義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正斯  
 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歸斯受之而已矣者墨  
 翟無親疎之別楊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毀傷之義  
 儒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已壯而行之所以為人故能  
 逃去兼愛無親疎之道必歸於楊朱為已逃去楊朱  
 為已之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  
 受而安之矣今之與楊墨辯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  
 還入其欄又從而豎之者也以其逃墨而歸儒則可  
 受之而已而乃又從而罪之無以異於追放逸之豕  
 豚既入其欄又從而豎之也以其為亦太甚矣此孟

子所以比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註**

征賦也國

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

紕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

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父子離註**

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

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

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疏

孟子曰至父子離○正義曰此章言原心長力政之  
善者徭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孟子

曰有布縷之征至用其三而父子離者此所以薄稅  
歛之言而有以救時之弊者矣孟子言有布縷之征  
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布所以為衣縷所以絺纈  
甲粟米所以為糧力征所以荷負廩養之役然而君  
子為政其於此三者之賦未嘗並行也用其一則緩  
其二今夫三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其二則有  
傷財而民至於餓死用其三則有害民而至於父子  
離散是豈君子之為政然歟蓋征之者義也緩之者  
仁也惟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充類之至而  
義之盡者君子所不為也此孟子不得不權時而救  
時之弊也

###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

身註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  
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

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  
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於

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孟子言諸侯之  
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  
其封疆是寶其土地也撫恤寡寡獨使民以時民  
不離散是寶人民也脩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不  
此三者為寶而寶珠玉者殃禍必及身矣此孟子見  
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賦重斂不以土地人民政事  
為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注和氏之璧隋侯之  
珠○正義曰案韓詩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中  
獻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非也王怒刑其左足後成  
王即位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成王使人琢之果得  
寶名曰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  
蛇在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  
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憚是  
夜夢腳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為隋侯珠矣

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註

益成姓括名也

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

嗟嘆曰死矣益成括知其必死益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註

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

也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註

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

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疏

益成括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小智自私藏怨之府勞謙終吉者也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者益成括嘗學於孟子未達其道而去之後仕於齊國孟子聞之乃曰死矣益成括以其益成括之

必見死也益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者言益成括果見殺死門人乃問孟子曰夫子何以知其益成括將見殺死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者孟子答之曰益成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聞君子仁義謙順之大道是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

孟子之勝館於上官註

館舍也上官樓也孟子舍止賓

客所館之樓上也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

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註

屨扉屨也業織之有

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窓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

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廖廖匿也孟子與門

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曰子以是



為竊屨來與註

孟子謂館人日子以是衆人來隨事

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曰殆非也註

館人日殆非為

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

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註

孟子

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

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

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

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

疏

孟子至而

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

答者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官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

止於賓客所館之樓上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

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者言業織之有次

業而未成之屨置之於憲牖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

之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此屨之不見為從

者之屨匿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者孟子見館主

乃問已以為從者之屨匿其屨乃謂之曰子以是從

者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子之屨故來與曰殆非也館

主自知責已問之過也乃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

夫子之設科也至斯受之而已矣者孟子又曰夫我

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

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

亦且不保其異心也然則不拒從者之匿屨亦何

累之有論語云不保其往有教無類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註

人皆有

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

人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註人皆有

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

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人能克無欲害人

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註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克

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窬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註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

心能克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受爾

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註爾汝之實德行可輕

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克

大而以有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

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

皆穿踰之類也註餽取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

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

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

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

穿踰之類也疏孟子曰至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善

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之類者也孟子曰

人皆有所不忍至是皆穿踰之類也者孟子言人皆

有所惻隱而不忍如能推之所不忍於其所忍者仁

有所不喜爲謂貧賤也如能推之所不喜爲而達之於所喜爲謂富貴也是爲有義之人也人能充大不欲害人之心而爲仁則仁道於是乎備故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無穿踰姦利之心以爲義則義於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夫其不受人爾汝之實是不爲人所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爲義者也言所爲皆可以爲義矣蓋惻隱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不爲者義也但能充而大之則爲仁義矣人之於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而與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失之諂也可以與之言而不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是以其失之敖也如此者是皆爲穿墻踰屋趨姦利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

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

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曾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身正物正天下平矣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

**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

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孟子曰至自任者輕○

以心爲原當求諸已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况以妄芸言失務者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至所以自任者輕孟子言辭之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爲善言者也所守簡約而所施博大者乃爲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是所謂言近而指遠也是孟子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於其言也皆在曾臆以其不遠於

心而道存焉蓋帶者所以服之近於人心也故取而  
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抑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口  
說而已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所謂守約而  
施博也是孟子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之所守持  
在脩身而天下由是平矣是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  
且人病在舍其己之田而耕耘他人之田也是所求  
於人者為重而所以自任其在己者太輕耳芸治也  
田所以喻人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己身而治他人  
之身也故  
為是云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註堯舜之體性自善

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  
民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註人動作容儀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註死

者有德哭者哀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  
**非以正行也**註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

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  
性不忍欺人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註君子順

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疏

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  
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  
也孟子曰至於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者孟子言  
堯舜之體性自然善也湯王武王反之於身身安乃  
以施人謂加善於人而反之者也一則體性之自然  
一則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無非是禮也故動容  
周旋中禮者是為盛德之至也至者以其盛德至矣  
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蓋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是為

動容中禮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哭其死而哀之者非爲其生者也以其動容中禮德性然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是謂周旋中禮者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行德不回邪非欲干求爵祿而然也以其周旋中禮德行然也言語必以正非欲以正行爲名故然也亦其周旋中禮德言如是也君子者順性蹈德行其禮法脩身以俟命而已然則堯舜湯武爲盛德之至亦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註**大人謂當時

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而已**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註**仞八尺也椽題屋雷也堂高數仞椽題數尺蒼太之

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室無尺寸之限故言數

仞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

**註**極五

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般**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

**註**般大

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于遊田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

**彼哉**

**註**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爲也在我所行

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爲當畏彼人

乎哉**疏**

孟子至彼哉○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

蕩心 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吾何畏彼哉者孟子言說當時之尊貴為之大人者當輕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尊貴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展得盡其言也又言堂高數仞八尺也至雷高數尺是為奢泰之室也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不為此室也食之前有方丈之廣以極五味之饌而列之又有所侍之妾至數百人之衆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有後車千乘之多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以其在彼驕貴之事者皆於我所恥而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王之制度者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彼之富貴乎哉是以說大人則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註 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

者謂遭橫暴若單豹卧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

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註 謂貪而不

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

者衆註 孟子至寡矣。正義曰此章言清淨寡慾德

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

子曰至雖有存焉者寡矣者孟子言此以教時人養

心之術也言人之治其心莫善於少欲也其為人也

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汨喪雖有遭橫暴而亡者蓋亦

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是如單豹

為人少欲獨隱處於深山而卧乃遭遇於飢虎而亡

之是也其為人也多欲則常為外物之所汨喪雖間

有不亡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

子同其  
旨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註

羊棗棗名也會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

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

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孟子曰膾炙哉註言膾

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

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註孟子言膾炙雖美人

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

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疏**曾皙至獨也。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

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之曾皙嗜羊棗而

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者

曾皙曾子父也會皙為人專好羊棗羊棗名也會

皙既沒而曾子常思念其親而不忍食羊棗公孫丑

怪之乃問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為美孟

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於羊棗也而羊棗何可比

於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

羊棗公孫丑又問孟子曰如是則曾子何為獨食於

膾炙而不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

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又答之曰膾炙

雖美人所同好者也羊棗獨會皙好之故曾子所以

思念之而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者

以其姓為族之所同名為君父之所獨故諱之也。

註羊棗棗名也。正義曰蓋棗與棗一物也然而有

二名是棗小而棗大棗酸而棗甘耳云羊棗則羊棗

之爲大棗其者矣其類則楸棗之屬也曾皙者曾子父也案史記弟子傳曰曾藏音點字皙是也孔傳云會參父名點○注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曾子爲非義而乃不知贈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曾子之心言之是或一於孝道故云然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

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註孔子在陳不

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爲思魯之狂士者也孟子

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猥乎狂者進取猥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註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猥者能

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猥次善者故思之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註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

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註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

張也子張之爲人蹇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也



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何以謂之狂也

註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在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

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註嚶嚶志大言

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

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

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註屑潔也不潔

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惡行

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孔子曰過

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

之賊也註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

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何

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註萬章問鄉原之惡何如曰何

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

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註孟子言鄉原之人言

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

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

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室

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闔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註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註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

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汚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人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

**德也註**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

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

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衆似有

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

**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註**

經常也反歸也

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

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為邪

惡之行也

**疏**

萬章問至斯無邪慝矣。正義曰此章

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  
身行民化於己子率以正也夫不正之謂也萬章問

曰孔子在陳至何思魯之狂士者萬章問曰孔子在

陳國有危不遇賢人上下無有交者乃歎曰盍歸乎

來言我黨之為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中道者也

亦以不忘其初而思故舊也故問之孟子謂孔子在

陳國何為而思魯國之狂士者也孟子曰孔子不得

中道而與之至故思其次也孟子答之曰孔子不得

中正之道者而取與之必也思其狂狷者乎狂者以

其但進取於大道而不知退宿於中道狷者有所不

敢為但守節無所為而應進退者也孔子豈不欲中

道者而與之哉不可以必得中道之人故思念其次  
於中道者為狂狷者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  
又問孟子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之狂矣曰如琴  
張會督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又答之曰如  
琴張會督牧皮三人者孔子謂為狂者也蓋論語嘗  
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琴張會督牧皮三者皆  
學於孔子進取於道而躐等者是謂古之狂者也  
琴張曰君子不為利疚我曾督風乎舞雩詠而歸是  
皆有志於學亦志於仕以為進取者也牧皮經傳並

無所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於會稽琴張二人耳此孟子所以皆謂之狂士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以謂此三人爲之狂士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其志嚶嚶然大言乃曰古之人古之人乃考驗其所行之行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言過於行爲之狂者也孔子思與狂者又不可而必得之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汚行不潔者而與之是爲狷者也是又次於狂者也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者其惟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爲賊害於德者也然則孔子如以自非鄉原而過其門而不入室者是則恨之矣此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也所以思於中道而不可得則思其狂狷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又問何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答之曰鄉原之人其言何以是嚶嚶然若有大也以其言不顧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行何爲踴踴涼涼有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

鄉原之人外欲慕古之入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踴踴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也但當取爲人所善則可矣故闔然大見媚愛之於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者矣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者萬章曰不解孟子之意故問之曰如一鄉皆稱爲原善之人是無所往而不爲善人矣孔子乃以爲有賊害於德是爲德之賊者何爲者哉曰非之無舉也至斯無邪惡矣孟子又答之曰言鄉原之人能掩蔽其惡使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無可爲譏刺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人所行又合於汚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忠信也行其身若有廉潔而實非廉潔也衆人皆悅美之而自以爲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堯舜之正道者也是無德而爲有德故謂之爲德之賊者也孔子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莠之莖葉秀茂者以其似苗恐有亂其苗種者也惡佞詐飾者以其似義恐有亂其義者也惡利口辯辭以其似信恐其有亂於信者也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

於雅樂也惡紫之間色以其似朱恐其有亂於朱者也惡鄉原之惑衆以其似有德恐其有亂於德者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以其似是而非者也君子者乃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利口鄉原者是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以立而不爲佞亂信以立而不爲利口亂德以立而不爲鄉原亂此庶民所以興行又不爲兩疑之惑矣庶民旣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注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正義曰案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語而有誤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蓋不當引此爲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爲之黨是其旨也○注孟子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爲人蹉跎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者案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註引爲顛孫師亦

未審何據而琴張曰師張曰會皆會參之父蓋言於前矣牧皮者未詳○注似真而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案論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序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苗莠朱紫聲樂所託以爲喻者也是所以爲異者也○注色厲內荏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蓋本論語之文而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註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

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

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間前聖所行追  
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註  
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日仲虺是也春秋傳  
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八等  
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  
**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註太公望呂尚  
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  
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

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  
**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註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  
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  
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鄰近之甚  
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  
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  
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  
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

秋必至獲麟而止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故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氏云麟仁獸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春秋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孟子之書終於是言者蓋亦憫聖道不明于世歷三皇以來推以世代雖有歲限然亦有遇不遇焉故述仲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終於篇章之末蓋亦深嘆而不怨之云爾